

人獸關頭

社會小說

徐枕五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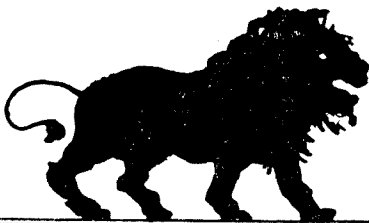


上海大通書局印行



說小艷香

人獸關頭



人獸關頭

——次目第二第——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十六回 | 惟自與戎名伶寫稟友 | 因材施教美妓嫁孌童 |
| 第十七回 | 串尼殿花自芳報仇 | 借陽臺汪海生得趣 |
| 第十八回 | 匿迹銷聲三天打泡戲 | 憐新棄舊一段惡姻緣 |
| 第十九回 | 梨花春雨飛掌擊紅顏 | 執扇秋風傷心吟白首 |
| 第二十回 | 狗盜鷄鳴開門揖客 | 雲停雨停下榻延賓 |
| 第二十一回 | 打秋風良朋獻計 | 投濁流請帖遭殃 |
| 第二十二回 | 判罰金雉妓上公庭 | 討孀賑冤家逢狹路 |
| 第二十三回 | 窺池浴書生工諧謔 | 闖房問娼女費躊躇 |

人獸關頭

——第二集目次——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二十四回 | 鴛鴦待闕淚灑蕭郎 | 鸞鳳換巢情牽蕩子 |
| 第二十五回 | 鯉魚開眼一夜碎郎心 | 嬌鳥依人片言知妾意 |
| 第二十六回 | 嫩蕊嬌花摧殘丙夜 | 愁雲慘霧籠罩申江 |
| 第二十七回 | 噴熱血氏命等鴻毛 | 碎芳魂蠻音聽鵲舌 |
| 第二十八回 | 報嫌隙力索標販 | 窺祕密亂闖房間 |
| 第二十九回 | 燈旛酒闌迷離蕩子夢 | 花晨月夕憔悴女兒心 |
| 第三十回 | 女學生暢談同性愛 | 情樓長痛扑假郎君 |

社會長篇
香豔小說

人獸關頭

張恂子著

第十六回 惟口興戎名伶罵票友 因材施教美妓嫁變童

蔡一吊和魚乾兩人一先一後上了空花老七家的樓梯。那知上面湊巧有一個人拾級下樓。和蔡一吊撞了個滿懷。那人哎喲了一聲。便在樓梯步上坐了下去。蔡一吊留心看這人時。只見一張橘皮臉。兩條掃帚眉。正是自己的朋友莊蹺。因爲此人癩了一條腿。走起路來。未免一蹺一拐。所以這位莊先生。便以蹺自號。大概和近時的吳大鰲唐駝。同一把身上的特點。做了自己的名號。蔡一吊見了莊蹺。忙一把將他扶起道。蹺兄。你到那裏去。那莊蹺滿口甯波土話道。因爲等你主人不來。所以想到振興舞台去一次。莊蹺還沒把話說完。身體已是回到了樓梯上。這時樓下相幫早已撤過了電鈴。所以空花房間門口。早有幾個做手站在那裏。見了蔡一吊。不其然而地都回過臉去。懶洋洋地叫了一聲。蔡大少。蔡一吊鼻子裏哼了一聲。便招呼莊蹺和魚乾到大

房間裏坐。這時房間裏的人拿香烟倒茶。鬧得鴉飛雀亂。莊蹻雖然短了一條腿。可是生平就歡喜跳跳縱縱。動的時候多。靜的時候少。所以便站在當地。指手畫脚地說道。一吊兄。你這裏坐枱面。起碼要晚上十二點鐘。今天振興舞台小湘紅演全本義妖傳。我必須要去伺候她上妝。因爲小湘紅臉上擦完了粉。那櫻口上的一點胭脂。必須我莊蹻去替她點上。有一次我莊蹻被做業師林麓山人。多灌了半杯三星老牌白蘭地。所以到振興舞台的時間晚了些。那小湘紅的白素貞。業已上場。後來戲完了。小湘紅一把鼻涕。一把眼淚的埋怨我道。都是你不來。我嘴唇上的胭脂。只得胡亂找個背包的點了。及至上了場。那拍手和喝采的聲音。便少了許多。我自己也覺得渾身不舒服。連唱戲都是沒精打采的。推原其故。都是爲了你沒有來替我點胭脂啊。下一次你要是再誤了。我定然要請業師林麓山人。用拐杖把你那癩的腿。也打得它一蹻一顛的。才出我心頭之恨咧。我那時聽了小湘紅又嬌媚又忿怒的話。直嚇得魂飛魄散。所以今天時候將到。只得做我這條癩腿不着。奔得去咧。莊蹻說完話。兀是得意非

凡又高高舉起他一把摺扇來道。我這把扇子上的書畫。便是小湘紅姊妹的親筆。一吊兒可要賞鑒賞鑒。蔡一吊還沒答話。魚乾却已伸手上前道。請賜一觀。莊蹻鄭而重之地。把摺扇交給了魚乾。魚乾便拿向電燈光下。拉將開來看時。不禁笑得打跌。原來小湘紅畫的是一朵菊花。把扇子上塗滿了紅綠的顏色。好似印刷的甲馬一般。泥水匠在人家粉牆上畫的天官。比它還要高明些。再一看反面時。原來是小湘紅的妹子小蘭紅寫的字。大概才寫過描紅格。所以把莊蹻先生法正的蹻字。寫成了一個繞字。那絞絲旁。又和堯字高低了許多。簡直都是鬼畫符。那裏是書畫。莊蹻見魚乾看了發笑。以爲一定是魚乾十分欽佩。所以才這樣笑容滿面的。忙問道。魚兒你看這書畫出之於小女子之手。委實是不容易的事情。而且這兩個妮子。又是惜墨如金的。除掉我莊蹻。因爲替她們點胭脂不無微勞足錄。所以送了一把之外。簡直全中國找不出第二把來。你想珍貴不珍貴。魚乾聽了。不便當面譏笑。便也隨意敷衍了幾句。莊蹻這時從身上摸出一隻鷹格索的夜明表來看了一看。哎喲了一聲道。怎麼我這表又停了。

呢邊說邊便向梳妝台上一隻擺鏡上低着頭仔細辨認那羅馬字道。不好了。時候已是七點。再不去。小湘紅的一頓排揎。如何免得了呢。吊兄對不起。停一會子來坐枱面吧。那知蔡一吊却張開雙手攔住去路道。蹺脚你要走。原不留你。不過買票的六塊錢。你須放下了去。莊蹺蹺着臉道。吊兄。你我都是小報同行。你可曾瞧見過小報主筆出來吃花酒。還有買票的道理嗎。一吊道。不行不行。不是小報同行請你。你可以不買票。是小報同行請你。你却不能不買票。你今天不拿出六塊錢來。便須揭你的皮子。莊蹺這時倒被蔡一吊弄得沒了主意。魚乾也怕他們鬧翻了。忙着上前解勸。正在不可開交之際。只聽見樓梯上一陣皮鞋腳聲音。上來了一個西裝少年。嘴裏唱那珠簾寨的李克用道。擘拉拉。打罷了三通鼓。房間裏的人。便紛紛叫道。蔡大少朋友來。一吊倒也怔了一怔。及至細細一看時。却看來是別署慘綠館主的何許人。便招呼他坐下。好一個莊蹺。却趁蔡一吊不防備之際。便一溜烟逃下樓去了。等到蔡一吊覺察了。便也洒開大步。追將上去。那知直追到跑馬廳。却還是不見莊蹺的影子。只得罷了。這裏何許

人便把外表脫去。裏面祇賸一件翻領襯衫。便伸手到袴袋裏去。摸出六塊錢來。道：「一吊買票。蔡一吊見逃走了莊躑。却來了何許人。失之東隅。收之桑榆。自然快活得眉花眼笑。道：老何。怎麼今天身上這般血旺。何許人笑了一笑道：你不要在門縫裏瞧人。把人都給瞧扁了。今天在小馬那裏。握了二寸血來。花酒倒有三拾可吃咧。蔡一吊豎起大拇指來道：佩服佩服。你說的小馬。不是北京來唱戲的那個回子嗎。何許人道：怎麼不是。那馬回子陰陽怪氣的聲調。他的拿手戲。也不過是三聲啊啊啊。前幾年一連到上海來了三五次。經票房一捧。便把他捧紅了。誰知他却把根本完全忘却。有一次到杭州去。有人問他說：聽說上海的票友。很有勢力。這話究竟確不確。誰知那馬回子冷笑了一聲道：您別提啦。上海的票友。是個什麼東西。後來這句話給傳揚開來了。那些票友。自然不服氣。可是小馬縮在北京。老不到上海來。所以沒有辦法出這氣。一口惡氣。這一次。那不知趣的桂花舞台。偏又把他請得來了。票友們自然一致反對。有幾家票房。還在依違兩可之間。便有人去運動。聯合了站在一條戰線上。是我告訴了小馬。」

教小馬用釜底抽薪的法子。各處去叩頭求拜。才把反對的聲勢減殺了些。我一面又在小報上出力的捧他。有一家次老牌的小報。收到了一篇攻擊小馬的稿子。被我偷了。總之。這一次我用盡心机。那小馬才不致十分坍台。難道這一點功績。還不值二十塊錢嗎。蔡一吊點頭道。你敲他這一點小竹槓。我看還嫌太少。要是換了我。那就非二百不可。所以我的資格。就在你老何之上。何許人笑道。告訴你得知吧。唱花衫的陳雨青。想在上海搭班。你可以去轉轉他的念頭。蔡一吊聽說有念頭可轉。不禁提起全副精神來問道。這陳雨青是甚麼路道呢。何許人嘆了口氣道。說來也話長。這陳雨青和我。是同鄉。都是徽駱駝。他從小就流落在漢口當像姑。出出條子。留留夜廂。弄幾個錢。實在不夠澆裏。才一溜烟到了上海來。可是那時候上海的像姑堂子。還沒有現在流行。甚麼鐘惜琴孫桂芳。那時候怕還拖着鼻涕。在他媽懷裏吃奶呢。所以陳雨青到了上海。幾乎流落到卑田院裏去。幸虧陳雨青人還聰明。便拜了一個先生。學拉胡琴。從此便改業做烏師了。也是命中註定。陳雨青不該終身沒沒無聞。所以在堂子裏混飯。

吃了一年光景。便被一位婊子所賞識了。這婊子叫做花自芳。本來鶻兒愛鈔。姐兒愛俏。當過像姑的人。那臉蛋兒還有不俏的道理嗎。花自芳賞識了陳雨青的臉。便顛倒價吊起陳雨青的膀子來。常言道。男想女。隔重山。女想男。隔重單。陳雨青這就口饒頭焉。有不吃之理。兩下裏一拍就合。花自芳手裏原積蓄了幾文。便索性租了房子同居在一處。花自芳便和陳雨青商量道。現在我們雖然快快樂樂在一處。可是我手頭積蓄。祇能吃這們三年五年。我和你都是二十歲左右的人。到老死至少還須三十年。若是不學一點隨身本領。俗話說得好。坐吃山要空。決非久長之計。我看你臉原生的不錯。倒不如學唱花衫去。不過戲子總是北京來的。值錢。北京目前花衫的泰斗。要數汪瑤青了。連伶界大王都是他的門人。趁我這時私蓄還沒有花。光不如一同進京去。你就拜在汪瑤青門下學戲。你看這主意可好。陳雨青這時一交跌在青雲裏。花自芳便是他的衣食父母。花自芳說往北。他自然不敢要往南的。因此便滿口應承。當下花自芳擺擋擺擋。帶了陳雨青到了北京。拜汪瑤青爲師。學了一年多的戲。還不到出師的

時候。花自芳又有些不願意了。原來汪瑤青本人脾氣倒還不壞。惟有他的老婆。是個吸旱煙嘴碎的人。女人們胸襟狹窄的居多。花自芳不幸和汪瑤青的老婆同屬女人。自然時常要發生一種利害上的衝突。可是汪瑤青的老婆。却也要時常擺出師娘的架子來。把花自芳壓倒。花自芳有氣也只好往肚子裏咽。日子一多。實在有些耐不住了。便和陳雨青商量停當。兩個人一溜烟。逃回了上海。在上海一住三個月。只因上海的生活程度高。花自芳積蓄有限。便慢慢地覺得支持不住起來。好容易求祖宗告奶奶的。託了法租界的一位大人物。才在一家舞台搭了班。這家舞台。沒有好旦角。自然排陳雨青的大軸戲。唱了幾天。這家舞台原請的有一位旦角。本來請假着的。此刻便銷了假。兩雄不並立。也就各顯神通。那旦角倒也很有本領。當下他便自己拿錢出來。定了許多位置。在小報界裏大分請帖。請了二三百人來聽戲。準備看完了這旦角的壓軸戲。便大家開鬧。憑你陳老板唱大軸。唱得怎樣有精彩。他們却給你一個陰乾大吉。這個法子。原是最兇的。陳雨青聽了。頓時慌了手脚。這個時候。却又用得着他夫人

出馬了。花自芳不敢怠慢。忙到她小姊妹的生意上去。招呼了許多相幫包車夫烏師之類。也有二三百人。準備那旦角拉來看戲的開鬧時。他們便坐將下去。也就依舊可以撐一個滿堂。好容易。才算把這場風潮彌縫過去了。可是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。那個舞台。因爲請了陳雨青。賣座依舊不見起色。所以想排演本戲。便派人去和陳雨青商量。想教他在新戲裏起一名角色。誰知陳雨青要拉京角的架子。竟完全拒絕了。不過拒絕儘管拒絕。演戲却也發生了問題。因爲上海流行的本戲。大都是時間演得很長的。從八點鐘演起。要演到十二點鐘。才得終場。陳雨青的戲。要是排在前頭呢。差不多便是開鑼戲。他拿了上千的包銀。如何肯幹有失京角面子的勾當。要是排在本戲的後頭呢。看戲的可沒有這樣的精力。本戲唱完。並不是和陳老板開頑笑。他們自然而然地要開鬧走路的。所以陳雨青便要求把本戲切做兩半。自己的戲。便夾在中間唱。誰知舞台老板。因爲陳雨青不肯唱本戲。所以故意和地搗蛋。當下回復陳雨青說。你的戲。不是排在前頭。便是排在後頭。可以任從尊便。要是把本戲切做兩半。便是一百

個辦不到。陳雨青碰了這頂子，便賭氣不唱了。那時一衆捧陳雨青的人，便紛紛議論。說陳雨青所以在上海唱不紅的原因，歸根結底，還是爲了他在汪瑤青那裏，沒有出師的緣故。藝術上畢竟錯了一點，所以爲陳雨青本身的前途計，就非重上北京，再求深造不可。陳雨青明知這話不錯，可是他的夫人花自芳，不答應這樣辦。他便不能攬作主張的。陳雨青的朋友，知道這權衡操在花自芳手裏，便來和花自芳商量。誰知花自芳咬定牙關說道：雨青到旁的地方去都可以，惟有上北京去從汪瑤青，那是自己誓死不肯承認的。因爲那個銜旱煙管的北京老太婆，今生今世自己是不願意再見她的了。所以甯可在上海少拿包銀，要是想到北京去，除非是等自己伸了腿，那才沒人來攔阻咧。那些朋友見花自芳說的斬釘截鐵，簡直連冷水都潑不進一點，也就不便再說了。却悄悄地來找陳雨青，勸他私自逃上北京去，好容易說得陳雨青答應了。便大家分頭替他預備行李，購買船票。臨到開船的那一晚，便在花自芳跟前撒了一個謊。大家把陳雨青送上了輪船，內中有一個時間報主筆姓徐的，最人熱心。這時在

輪船上。陪着陳雨青談了一夜。看看時候將近三點鐘了。再隔一點多鐘。那船便要拔錨出吳淞口去。料知不會再出聲麼岔枝兒的了。便道了一聲珍重。上岸而去。陳雨青送到了甲板上。才回到艙裏。脫了衣服。想睡一會子。預備到了天津。再行起早上北京去。船上的茶房。也分頭催促送行的人。快些上岸。說離船時候不多了。那些送行的人。正是合着古人的一句話。叫做送君千里終須別。便也只得硬着頭皮。紛紛上岸。那一種離情別緒。叫陳雨青看了。不禁又想起花自芳對待自己的一片深情來。正在情思迷離之際。忽見一個蓬頭散髮的女人。進了艙門。便把全身向陳雨青懷裏撲來。陳雨青吃驚不小。忙大叫一聲。欲知陳雨青何事喊叫。這女人又是甚麼人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

惟口興戎名伶罵票友

因材施教美妓嫁蠻童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行頭有了着落。便把心事放下。到了這天。姓徐的一面在後台化妝。一面便派人到陳雨青家裏去取行頭。誰知派去的人。去了半天。空手回來道。那陳老板不在家裏。有一個老騷狐似的女人。出來大罵道。姓徐的他掉槍花。要拆散我的人家。虧他到今天還有這一付嘴臉來借行頭。這種玩票。我看還是免獻醜的好。你回去上復姓徐的便了。說陳老板他是肯借行頭的。倒是我姓花的不答應。這許多行頭。都是我姓花的出錢所做。他有功夫。頑票便該自己花錢製行頭。我姓花的不把行頭借給他。看他能咬我的鳥。這人回來。把這話一說。直急得姓徐的圓睜着雙眼。半晌說不出話來。他不急旁的。只急此刻離上場。只差半個鐘點了。沒有行頭。如何能唱戲。總不能臉上抹了脂粉。便這般長衫馬褂出台去。被人家看了笑話的啊。姓徐的想到這裏。只是跌足道。這便如何是好。這便如何是好。那台上的鑼鼓。又敲得像雨點一般。姓徐的聽了。正如萬箭攢心。正在不得開交之際。恰恰的來了一位救命王菩薩。原來便是這家戲館的後台經理。他見姓徐的額上汗珠。有黃豆般大。他實在看不過去了。便上前說道。徐先生。不

用發急。等我慢慢的替你想辦法吧。姓徐的聽了這話，便好似舊小說上，甚麼忠臣綁上了法場，忽然被黎山老母一陣清風攝了去。從此便得救了的。一般。只是向那後台經理道謝不迭。那後台經理一。眼早瞧見了本台有一個女戲子，叫做張麗雲的，立在門帘裏面，偷眼望着戲台上的票友們。這後台經理，便眉頭一縐，計上心來。上前喊了一聲張老板。張麗雲答應不迭。後台經理道：張老板，你會唱罵殿嗎？張麗雲點頭道：會的。後台經理才放了心道：張老板，有一位票友，要借罵殿的行頭穿一穿，請您派個人到家裏去取得來罷。張麗雲聽了後台經理的說話，如何敢違拗。當下真個便差背包的立刻回去，把罵殿的行頭取來。姓徐的千恩萬謝，接將過來。可是往身上一披，那衣服竟是短得異乎尋常。原來女人的身材，當然要比男人短小些。所以姓徐的穿在身上，綁得緊緊地，幾乎連氣都喘不過來。這倒還在其次，最覺得礙眼的，是那衣服長短，竟和現在那些時髦女郎穿的旗袍，短得連大腿都露出在外面的。絲毫沒有兩樣。姓徐的知道再要借是沒處借第二身的了。所以也只得硬着頭皮，穿著齊全，又值台上的

鼓手。蹙蹙地敲個不住。單等他上場。只得勉強揭起門帘。走了出去。那台下的觀衆。望了望姓徐的身上。不禁哄堂大笑起來。羞得姓徐的。只恨沒有地縫可鑽。好不容易才把這戲敷衍着唱完了。從此恨那陳雨青和花自芳倆。恨得牙癢癢地。你想陳雨青在報界裏。有了忘恩負義的名聲。自然乾擱在上海。休想再有戲館去請教他咧。可是吃飯穿衣。那一樁不花錢。此刻陳雨青想搭班的心。恰十分熱烈……何許人說到這裏。便笑了一笑向蔡一吊道。一吊兄。你何不利用陳雨青想搭班的心理。去敲他一下子小竹槓呢。蔡一吊搖頭道。這種桂花戲子。身上血又不旺。我看放他過了門吧。老鼠尾巴上生瘡。就是出膿也不多。我們一樣壞名壞例。總以多弄幾個子爲是。倒是你適才所說唱花旦的髦兒戲子。叫做張麗雲的。老何你也認得這人嗎。何許人道。那不是以前唱武生的時候。叫做張月軒。改花旦沒有多少日子。胖得像水牯牛般。一個屁股。就有巴斗那麼大小的嗎。蔡一吊點頭道。一點不錯。不過老何你瞧了這張麗雲。可中意不中意。何許人尙沒回答。魚乾在旁。他也是瞧見過張麗雲的。便哈哈大笑了幾聲。插口

道。騷若有餘。胖若無骨。簡直尊範不堪承教。蔡一吊猛可裏把大腿一拍道。你們休得小覷了人。這樣一隻浪貨。自有請教他的人。在着咧。何許人忙問是誰。蔡一吊便伸出一隻右手的小指頭來道。還有誰呢。滬江畫報的汪海生。居然和她梁鴻接了孟光案。你道奇也不奇。何許人驚道。是幾時的事。蔡一吊道。好多天了。這一次秋老八爲了他兒子。所以就將同舞臺接手過來了。請了兩個旦角。一個叫做趙萍艷。一個便是這張麗雲。那趙萍艷據說發祥之地是在無錫。他的艷聞逸事。至今從惠泉山底下來的人。還約略能說些。可是久在外灘碼頭流轉。所以上海人不很知道這個人。這一次秋老八蜀中無大將。廖化作先鋒。便請了她。她也興高采烈。準備上臺充臺柱子。所以由同舞台請了一次客不算。還自己掏出腰包來請報界吃大菜。誰知幾位報界同文。跑得去一看。趙萍艷和一個西裝的男子回來。兩下裏形影不離。旁人連和她說話的機會都沒有。那男子也眼中好似要出火般。只怕眨一眨眼。這趙萍艷便被旁人搶去了。那一種狼形。就是吳道子復生。畫也畫不出來。大家問這男子何人。便有人告訴說。這男

子便是趙萍艷的妍頭。大家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。便有一位記者先生笑着低低地說道。我們報紙上捧角。有一個分別。有男人的和沒有男人的女戲子。有分別。做過像姑的和沒有做過像姑的男戲子。也有分別。因為捧角的人。無非爲了那調調兒啊。說得大家捧着肚子暗笑。只有林麓山人。因爲喝了趙萍艷幾瓶白蘭地。沒法子打銷。所以在他自己辦的小報上。做了一篇二三百個字的短文。這一晚。他便擎着這張報紙。給這個瞧。給那個瞧。兀是得意非凡。你想這種角兒上台。還會受人家歡迎嗎。自然不到一個禮拜。便給看客轟下台來了。那張麗雲卻比趙萍艷交際手段要高明多了。因爲她沒有妍頭。人盡可夫。便和滬江畫報的汪海生有了一手兒。汪海生平日專門拍林麓山人和莊赤子的馬屁。究竟爲了甚麼呢。無非是爲了想弄個女戲子頑頑罷咧。可是來的那些京角兒。連正眼也不瞧他一下。休說如此如此了。所以翻着兩隻近視眼。只氣得鵝鵝兒似的。湊巧那張麗雲一個拷老大的屁股。也不知向誰的懷裏放了好。汪海生忙伸出兩隻手去。都把大傢伙一捧。這一捧自然捧得張麗雲非常舒服。兩

個人便開房間成其好事。可是張麗雲是個唱武生的出身。兩條腿多們有勁。汪海生癆病鬼似的。又那裏是她的對手。所以一夜夫妻。汪海生的兩腿。便好似棉花做的一般。兀是提不起來。直到第三天。還是步履遲鈍。打從大馬路走過。一交跌在地上。四平八穩。賊的一聲。便有一輛汽車。開將過來。幾乎不把他老人家輾成一個肉餅子。幸虧汽車夫眼快手快。忙把機殺住。才將汪海生一條性命。從閻王手裏搶了回來。汪海生既是要不過張麗雲。在理該知道懊悔了。誰知他簡直服膺牡丹花下死。做鬼也風流的兩句古詩。所以依舊鎮日價帶了張麗雲。東奔西走。張麗雲拜在林麓山人膝下。做了乾女兒。還不算。又由汪海生介紹把莊赤子也拜了。那莊赤子是個老滑頭。平日就是一副假痴假呆的面孔。聽說張麗雲要拜他。他也不答應。也不拒絕。見了面。總是嘻嘻哈哈一陣。使你開口不得。汪海生還以為莊赤子是歡喜張麗雲咧。所以沒一天不雙雙地拜望這位乾老子去。這莊赤子也是個很有趣的人。他自己的家眷在蘇州。每三天五天便溜回蘇州一趟。在上海有報館可住。有學堂可住。他都一概都不住。却另

外在八仙橋鹹肉莊的窠裏。借了一間小樓面。孤鬼似的住在那裏。汪海生和張麗雲不銷說是天天到他那裏去的了。有時瞧莊赤子出去了。他們倆便闔了房門。借莊赤子的榻上。睡了一個中覺。便省了一次開房間的錢。莊赤子却宛如睡在鼓裏一般。只覺得他平常用的那條三角牌毛巾上。有些兒魚腥味罷了。有一天莊赤子在家裏沒有出去。汪海生和張麗雲又來了。兩人在莊赤子面前。打情罵俏了一會。那張麗雲倏地扒向莊赤子床上睡倒。仰面朝天。手脚都是直僵僵的。裝做死人模樣。道我死了。乾爺快來哭我吧。汪海生便搶了桌子上一大疊莊赤子臨的急就章。都是四尺五尺整幅的宣紙。割了一枝自來火。燒將起來。權做紙錠。那莊赤子是忌諱很深的人。所以面上雖然不說甚麼。可是心裏頭兀是非常厭惡。他想三十六著。走爲上著。第二天便忙不迭的逃回蘇州去訖。……蔡一吊正在滔滔滾滾演說。捧角界的秘聞時。忽聽得樓梯上一陣脚步聲音。房間裏的人。便又連聲喊着蔡大少朋友來。接着門帘一揭。進來了許多人。也有肥的。也有瘦的。也有長的。也有短的。黑壓壓擠滿了一屋子。蔡一吊便

讓衆人吃點心。各人提起筆來。在局票背後。胡亂點了幾樣大菜。這裏願意打麻雀的。便湊了一局。坐將下去。打牌消遣。總算應了個景兒。不打牌的。便叫堂唱。抽鴉片。談閒天。各樂所樂好容易等。那牌局散場擺起檯面。衆人一窩風各自揀副座頭坐下。蔡一吊便提筆在手。問在座的人。叫那個堂唱。衆人一一說了。只有一個戴眼鏡的少年。却搖搖頭說。我不叫局。原來這少年也附庸風雅。在小報界裏廝混。可是胸中只缺少了些墨水。有一次在報上做了一篇東西。說白香詞譜是白香山編的。因此衆人便順口都喚他做白香山。蔡一吊道。白香山是不叫局的。當下却替自己一連寫了七八張局票。原來蔡一吊是個垃圾馬車。他不問精粗美惡。只要是女人。是在堂子裏吃飯。他便夾七夾八地亂叫。反正到了節邊。他便拍拍身體。也算了事。從來沒有開銷過一次的。便樂得多叫幾個。這一大疊局票發了出去。霎時間粉白黛綠。便紛至沓來。一會兒們帘揭處。進來了一個半老徐娘。只因鴉片烟抽得太多了。所以鼻孔裏都是墨黑的。臉上也和鴉片烟同化。又青又黑。長長的身裁。濃濃的眉毛。那兩面的肩胛。也高高的聳

起。加上一顆腦袋。便宛然是個山字。她本來是個小脚。叵奈近來婦女界裏行流的是大脚。脚越大越時髦。所以她便在兩隻絲襪裏。塞了半磅棉花。裝做大脚。幸虧裝大脚裝慣了。所以倒並不覺得怎樣不方便。可是走起路來。不免胸脯上前。兩腿退後。成了個彎弓式。扭扭捏捏。十分好看。衆人見這老妓到了。便異口同聲。稱她做副總統。欲知這副總統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 串罵殿花自芳報仇 借陽臺汪海生得趣

第十八回 匿迹銷聲三天打泡戲 憐新棄舊一段惡姻緣

原來這老妓叫做梅菊秋老二。以前那些無賴文人。在上海辦花選的時候。梅菊秋老二。曾經花過二千塊錢。當選過花團副總統。所以至今這副總統三字。還是在衆人口中。嚼念。當下梅菊秋老二。進得房來。向蔡一吊。嫣然一笑。道：是你叫的嗎？這一笑。便似死人臨嘔氣時一般。十分可怕。再一瞧。蔡一吊時。却已筋酥骨軟。忙道：請坐。請坐。我知道你二阿姐。是從來不肯失我面子的。果不其然。話聲未絕。你二阿姐。已是婷婷嬈嬈地來了。我蔡一吊。旁的不敢誇口。至於上海灘上的紅倌人。我却要一個一個。叫過明白。咧。梅菊秋老二。也不說甚麼。只是嘻嘻地笑。露出一口焦黃的牙齒來。旁的堂唱來了。和客人們有說有笑的。惟有梅菊秋老二。除掉進門口的時候。和蔡一吊說了一句話之後。便正襟危坐。一聲不發。只是從小皮包裏。摸出鏡子和粉撲來。抹粉。等到那粉抹畢。時候。已是費了兩分鐘。便立起身來。拍拍蔡一吊的肩頭。道：對不起。妮要轉堂唱。

去了。停一會再來叫罷。邊說邊也不待蔡一吊回答。早已一步三扭扭出門帘去了。大家等梅菊秋老二出了門口。便吐了吐舌頭道。好辣的架子。座中便有一位。就是適才說他渾號叫做白香山的。便噉的一聲笑道。梅老二近來和一個唱花旦的打得火熱。自然枱面上坐不住。要緊回去陪伴那花旦了啊。她平常在枱面上坐五分鐘的。此刻便打了一個四折。只賸兩分鐘了。蔡一吊聽了愕然道。是那個唱花旦的。沒聽見說過啊。這老蟹架子雖辣。可是人老珠黃不值錢。我們這種二十不到的小夥子。喚她一聲好婆。倒也使到。怎麼那花旦倒會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起來。若說貪她的錢。我更不相信了。梅老二早已外強中乾。虧空拉得一塌胡塗。那有閒錢來貼漢。一不是臉好。二不是血旺。除此兩項。那戲子還貪甚麼呢。白香山見蔡一吊不信。不免發急起來。指天誓日的說道。你不要以為這是謠言。要知道還是有對有證的咧。近來同舞台不是貼海報。說請到一位名角。叫做方冠南的嗎。這個名字很生。人家都不認識他。和梅老二打得火一般熱的便是他。說起他們兩人結合的歷史。正是合着一句俗話。叫做說來

話長呢。原來那位方冠南方老板。據說也是北京汪瑤青的門生。這一次是和陳雨青一同到上海來的。他在汪瑤青門下的資格。比陳雨青還要淺。更兼高鼻子深眼睛。那臉兒宛然是個外國人。唱花旦是不行的。喉嚨又不很好。不知汪瑤青如何會收這樣一個蹩腳門生的。他隨着陳雨青到了上海。吃着喝着住着穿着。都是陳雨青的。陳雨青要帶他上台充一個配角。他又拉架子不願意。也是合該和梅老二有一段孽緣。那陳雨青的老婆花自芳。因爲陳雨青上了台。怕上座不盛。所以親自帶了戲票。到堂子裏託幾個小姊妹分銷。她自己是堂子裏出身。自然多年手帕之交。都有些兒面情難却。因此倒也銷掉了不少的戲票。這梅老二和花自芳也是當初在一處長大的。所以花自芳也一併託了她。梅老二總算不辱使命。居然親手替花自芳銷掉了五十多張戲票。過了幾天。花自芳便想到梅老二那裏去收這一筆戲票的錢。可是家裏湊巧來了幾個小姊妹。不得脫身。她便託了方冠南道方老板。您閒着沒事。就託您去跑一趟吧。方冠南領命。便到梅老二生意上來。湊巧這一天因爲天下雨。梅老二那裏堂唱也

不多。就是有人來叫。她也教小阿媛去代了。正自一個人百無聊賴。拿了一隻金挖耳。在那裏扒耳朵。只覺得眼睛前霍地一亮。原來是一個衣服麗都的少年。她還當是那一個打茶圍的客人咧。誰知仔細一看。却是方冠南。她和方冠南在花自芳那裏原見過幾面。可是一晌不很留意。這時在電燈底下看去。方冠南便是個美男子。本來美人要在燈前月下賞玩的。因爲那時本來面目。便可以有了躲閃。自然能殼增加幾分成色。所以白天看方冠南。原也不過如此。如今一到了晚上。却十分教人魂銷魄醉起來。梅老二平日看花自芳和陳雨青倆成雙作對。形影不離。正自異常羨慕。她想婁子嫁給戲子。原是門當戶對的好姻緣。自己只恨沒有機會。如今見方冠南一表人材。不免又觸動了這一段心事。想想自己年紀也一年年的老將上去了。若不趁這將老未老之時。趕快摟住一個小夥子。將來真到了鶴髮雞皮之日。連老頭子也要討厭我們這種過去的名妓了呢。因此見了方冠南。便存心和他勾搭。那方冠南因爲沒在上海搭班。所以不會和上海的妓女牽絲過。平常見了花自芳的許多小姊妹。一個個都是翠繞

珠圍粉裝玉琢。想想自己這張照會也不過如此。自然見了梅老二，便會情人眼裏出西施起來。兩下裏一個乾柴，一個烈火。焉有不燒着之理。當下梅老二見方冠南來替花自芳收戲票子的錢，她却不肯就拿出來。一雙媚眼，在十年以前原是水汪汪的。如今可惜那水已經乾涸了。可是她還不肯暴殄天物，依舊運用着這一對眸子，瞅着方冠南道：請坐，坐，坐。方冠南臉上一陣子發燒，便真個在椅子上坐了下來。梅老二是個老狐狸精，自然有一搭沒一搭的想出話來。逗着方冠南說笑，便問他幾時到上海來的。和陳雨青怎麼住在一起。平常唱些什麼戲。方冠南一一回答了。梅老二手段何等老辣，她找了機着會，如何肯輕輕放過。便逼緊了一步道：像你方老板這樣一個漂亮人物，爲甚麼不在上海搭班唱戲。却躲在陳老板家裏吃黃米飯呢。方冠南見梅老二問着了他的心事，便好似一拳被她打中，在心窩裏一般，低頭嘆了口氣，半晌無語。梅老二便挪動自己的椅子，和方冠南促膝而談道：方老板，這裏沒有外人，你但說無妨。方冠南這時兩個膝蓋和梅老二的下身碰個正着，自己兩條大腿，便被梅老二

的大腿夾在核心。方冠南低頭看梅老二穿着一雙綉花鞋子。那腳瘦瘦的最惹人看。便是脚尖兒也和天足舢板船般的不同。他不知想到了甚麼去處。禁不住心裏蕩了一蕩。忙收攝住心神答道。不瞞二阿姐說。在上海地方搭班也真不容易。運氣最好的是北京的紅角兒。他們養尊處優。住在北京也不必到上海來活動。上海戲園子的老板。自會幣重言甘地來聘請他們。他們仰着頸子向着來人。來人自會一五一十加他們的包銀。其次便是差一點的二路角色。在北京要是希望上海派人來專誠邀請呢。那是決計不會有的。除非趁他們邀紅角兒的時候。帶在紅角兒的腳上。一同到上海來頑一次。或者打聽得上海邀角的人。住在那家旅店裏面。便轉輾託人介紹。送上門去。這種角兒跑一次上海。回北京去也儘夠快活這們一年半載的了。再講三路角色。在北京沒人邀請。便自己跑向上海來。靜候着搭班。包銀當然賣不起大價錢。況且還要人頭熟悉。擅長交際。才能彀弄着個吃飯的地盤。否則就是在上海白候了三年五年。依舊是沒人請教的。你瞧陳雨青。他靠着老婆。上海人頭很熟。却還是東飄西泊。沒

有確定的地盤。何況我姓方的。在上海睜開眼睛來。都是陌生人。自然候一輩子也不會有人請教的了。梅老二聽說。便微笑道。原來如此。憑我梅老二這一點在上海的牌子。也不見得會比花自芳輸了。旁人不肯幫你方老板的忙。至於我梅老二。却是要路見不平。拔刀相助的。但不知你方老板要不要我幫忙咧。梅老二說完話。便故意用腿向方冠南身上捱擦。方冠南這時。胆子也大了。梅老二吃得下人似的那一種心理。自己也揣摩得熟了。忙也陪笑道。你二小姐肯幫忙。那是再好沒有的事。我如何會不願意呢。邊說邊便也把膝蓋向前挪移了一步。却抵住了梅老二身上的不知甚麼所在。只抵得梅老二格格地笑個不住。兩人這樣一席話。便入港了。梅老二果然託人把方冠南去介紹給同舞台。那時同舞台因為趙萍艷和張麗雲都走了。所以很歡迎他去。方冠南便趾高氣揚地。回到陳雨青家裏來搬行李。陳雨青問知備細。便笑着說道。老弟。你這一次上台。還是專唱花旦戲的好。在陳雨青這一句話的意思。知道方冠南對於花旦戲。比較青衣戲擅長些。所以才有這話。也是盡一點朋友忠告義務的意思。那

知被方冠南一聽。那氣就大了。他還以為是陳雨青有意奚落他。說他不會唱青衣戲。咧。可是當下却也不便說甚麼。只得忍耐。把行李搬到了梅老二小房子裏。雙宿雙飛。好不快活。同舞台便派代表來和他接洽。說請方老板先唱三天戲。打一打樣看。要是對勁的。便再商包銀的數目。方冠南答應了。那代表便請示三天打泡戲的戲目。方冠南因為陳雨青的一番說話。受了激刺。所以咬一咬牙關。暗道你說我不會唱青衣。我偏排三天青衣戲給你。當下便定了第一天六月雪。第二天宇宙鋒。第三天罵殿。牌子掛將出去。方冠南便很高興地上台了。誰知大凡是個人。便必須要有自知之明。切不可用違其長。方冠南這三天要是唱的花旦戲。或者可以叫座些。叵奈他偏要唱陳雨青門氣。偏要唱青衣戲。却不知道自己唱青衣戲。千真萬確地是不很高明。自然一上台。那倒采的聲音。便震動屋瓦了。沒半齣。座客聞鬧。已是散了大半。這樣叫成績。戲館老板。還有不把腦袋搖得像博浪鼓般的道理嗎。方冠南也只好躲向梅老二小房子裏。享他的柔鄉艷福去。梅老二因為小房子裏藏着這樣一個寶貨。自然連出堂

唱都沒有心相了。這些情節都是有對有證的。一吊。你還要說我這話是編着騙你的嗎。蔡一吊點頭不迭道。相信你是真話。適才我是嘔着你頑的。不過想嘔你把這話說出來罷了。白香山道。可惜莊蹻不在這裏。否則戲一和婊子的交涉。倒還有一樁咧。蔡一吊道。提起莊蹻。真要把人都氣死了。適才你們未來之前。莊蹻第一個先到。可是他票都沒有買。便悄沒聲兒偷跑了。你想這人。憊賴不憊賴。不過你這故事。如何又牽涉起莊蹻來呢。難道小湘紅又鬧了甚麼笑話不成。白香山搖搖頭道。不是的。莊蹻捧小湘紅。是現在才捧起的。以前他在甯波一家報館裏當校對的時候。曾經捧過一個男戲子。這男戲子是個甯波人。叫做綠萼梅。你想甯波人連那秦陳兩字。都念不清楚。莫說學唱京調了。所以這綠萼梅便學成了個一口倒字。滿嘴飄音。因為甯波地方沒有好角兒。所以村中無虎犬爲王。那綠萼梅比較的覺得平頭整臉些。莊蹻也就拚着性命去捧他了。這個倒是綠萼梅該感激莊蹻。要是沒有莊蹻用全副精神捧他。怕綠萼梅至今還是一個賺二三十塊錢一月的戲子咧。自從莊蹻今天也談綠萼梅。明天

也評綠萼梅。那些皇皇大文。發表在報上之後。甯波人才一個個把這三字深映腦筋。講到綠萼梅的扮相。雖然不能如豆蔻梢頭的女郎一般嬌嫩。可是扮什麼三四十歲的女人。倒也是活龍活現的。更兼兩條蛾眉倒豎了。便自然而然地有一股殺氣流露出來。那殺子報雙釘記這一類淫婦潑婦的戲。倒也不輸似王克琴。因此便慢慢地把甯波人瘋魔了。說起戲子來。誰也會把大拇指頭一揚道。阿拉甯波第一個出了小阿友。第二個要數綠萼梅了。這綠萼梅在甯波唱得那樣紅。不久也就得隴望蜀起來。原來戲子在外碼頭唱紅了。便有一個通病。不論是誰都要想到上海來漏漏臉。這綠萼梅自然也未能免俗。便鑽頭覓縫。四處託人介紹。居然不久便被他鑽到了一條路。便受了上海一家遊戲場的聘請。也高高地掛着正牌。綠萼梅何能高興。在上海唱了一年多。居然也有堂子裏的女人。去轉他的念頭。那堂子裏的女人。便叫做楚館老九的。初起不過是吊吊膀子。後來便吊上了。兩下裏也和方冠南和梅老二般。扭股糖兒似的扭在一處。楚館老九也連出堂唱都失魂落魄似的。有一次我有一個朋友叫做小何

他也是叫做楚館老九的。禮拜六晚上開了公司房間，便去叫楚館老九的堂唱。那小何也是個小白臉。以前和楚館老九在一起。楚館老九總是有說有笑，表示出親熱的神氣來。誰知這一天那楚館老九只是一味懶洋洋地。小何和她講話，她也待理不理似的。小何心理已經有些不自在了。楚館老九坐了不到十分鐘，便推說轉堂唱。旁若無人地竟自走了。小何心裏一不高興，便也不去勉強留她。誰知楚館老九去了不到半個鐘頭，便有一個女人慌慌張張跑進房間來，拉了小何一把道：「何大少不好了，說着淚流滿面，欲知這人是誰，何事流淚，且聽下回分解。」

第十八回 匪迹銷聲三天打泡戲 憐新棄舊一段惡姻緣

第十九回 梨花春雨飛掌擊紅顏 紈扇秋風傷心吟白首

小何向來人仔細看時。却原來是楚館家的小阿媛。那小阿媛走進房間。便拉了小何一把道。何大少。我們九阿姊。有一隻一根葱的金鐲。和一把扇子。忘記在這裏。大少你可曾看見。小何搖搖頭道。這不是見鬼嗎。鐲頭是在你九阿姊手腕上的。怎麼會忘記在這房間裏起來。小阿媛頓了頓足道。何大少。你不要和我們摟白相。是你何大少偷解下來。和她開頑笑的。便請快些拿出來。休要帶累我們各處找了。……小阿媛還沒有把話說完。只聽得拍的一聲。臉上早吃了一個耳刮子。小何怒容滿面。大聲說道。放你媽的狗屁。誰和你們摟白相。你瞧我何大少。是不是要偷你們金鐲的人。好便罷。不好時。大家都到你們生意上理論去。小阿媛臉上吃了一下。又辣又疼。早用雙手握住。淚流滿面地說道。何大少。我不過來問問你。你也犯不着動手動腳呀。小何一發火氣大了。便要搶上前再打第二下耳刮子道。你還要嘴硬。爲甚麼不去問張三不問李四。

却偏偏要來問我姓何的呢。這時旁邊早走過幾個朋友來。做好做歹。把小阿媛勸了出去。這場風波。才告平息。事後調查。那楚館老九的一個金鐲。和一把扇子。倒不是假的。不過並不是丟了。因爲那綠萼梅也是住在大亞旅館。所以禁館老九出了小何的房間。便到綠萼梅那裏去鬼混。忽然心血來潮。解下腕上的金鐲。來和手裏的扇子。一古腦兒都贈給綠萼梅做了表記。可是想要遮掩房間裏的耳目。所以回去說是丟了。却教小阿媛到小何的房間裏來找。誰想小何因爲楚館老九坐堂唱。櫪子都沒有坐熱便去了。所以心裏正沒好氣。及至聽小阿媛說話。又是有失檢之處。自然怒氣冲天。上前動手了。却晦氣小阿媛白吃了一記耳光。只得哭哭啼啼地回到生意上去。這事是事後經小何調查出來的。楚館老九和綠萼梅倆熱度。一天高似一天。自然慢慢地便談到嫁娶問題上去。不過綠萼梅却有一層爲難之處。因爲綠萼梅早已定了婚。而且所定的又是一位女學生。以前訂婚的歷史。也很有記載的價值。原來綠萼梅有一年在嘉興唱戲。那嘉興本沒有固定的戲館。每逢唱戲無非是搭一座草臺。唱這們十

天八天罷了。所以名角兒是不到這種小地方去的。那時綠萼梅在甯波還沒有唱紅。所以時常也夾在江湖班裏。到各處碼頭上去。東唱十天。西唱半月。撈些外快。那一次到了嘉興。同班的人。唱完了戲。便回船上去吃飯睡覺。因爲江湖班都是食宿在船上的。也是轉徙起來。可以便當些的意思。綠萼梅偏偏嫌船上住不慣。他在班子裏。本來也算數一數二的角色。每天分起錢來。旁的跑龍套掃邊老生之類。不過分什麼三百五百文。綠萼梅却要分到一兩吊錢。因此便想自己掏出腰包來。住在岸上。免得那船一晃一晃的。連飯都吃不下去。便託人在一家鄉紳人家。租到了一間牆門間隔壁的屋子。在裏頭支了兩張床鋪。和一個唱老生的一同住著。又問人家借了一張三條腿的桌子。用磚頭墊了。勉強敷衍著。也強似在船上僵僵著身體。十分不舒服。湊巧這家鄉紳人家姓孫。有一位小姐。在小學校裏讀書。年紀只有十六七歲。這一天從學校裏散課回來。見自己家裏牆門間隔壁。有說話的聲音。禁不的起了好奇之心。便向門縫裏張望。只見一個年紀很輕的小夥子。拿了一本。書在那裏邊看邊和身旁的人談天。

這位小姐認得看書的人。便是戲台上的綠萼梅。還有一個却不認得。她心想。往常聽見人家說唱戲的人。大都認不得字。如何這綠萼梅倒手不釋卷起來呢。她們在學堂裏念書的人。本來是開通的居多。當下也就不假思索。逕自推門進去。含笑問道。你是綠萼梅嗎。綠萼梅聽見門響。一抬頭見是一個年輕的女郎。不免吃了一驚。後來知道是房東的女兒。才放了心。那孫小姐俯身瞧綠萼梅看的書時。却是一本石頭記。便笑了一笑。當下閒談了幾句。也就走了。自從這一次起。孫小姐便時到綠萼梅這邊來玩耍。兩下裏便發生了愛情。可是一個兒江湖班的是戲子。一個兒是鄉紳人家的小姐。齊大非偶。自然不能公然把談到婚姻問題上去。所以大家也只各自把心事藏起在肚子裏。這也不在話上。一天綠萼梅的哥哥。在船上抽鴉烟。被警察局裏抓得去了。也是孫小姐去求她的父親。拿了一張名片去。才把這人要了出來。這江湖班在嘉興唱了幾天。便要開往別處去。綠萼梅因爲不願意再東奔西走。所以想依舊回甯波去演戲。只是捨不得孫小姐。便來慫恿孫小姐向她父親說了。倒甯波去讀書。兩下裏便可

以時常廝會。那時甯波湊巧有一家教會女學校。名譽很好。所以孫小姐的父親。並不攔阻。當下綠萼梅先走。孫小姐隨後也就到了甯波。大凡人家的女兒。有了外心。只要一脫離父母的勢力範圍。便容易被誘惑。孫小姐到了甯波。便被綠萼梅連哄帶嚇。破了身子。兩下裏海誓山盟。正是說不盡的恩愛。那時綠萼梅包銀賺得很少。有時連家用都顧不週全。虧得孫小姐時常接濟。才一天天的敷衍下來。常言道。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凡是瞞着人幹的事情。不免要有天亮的時候。孫小姐和綠萼梅倆停眠整宿。只圖眼前的歡娛。那願後來的禍患。誰知天偏不從人願。不久孫小姐便紅潮不至。月信愆期。地有起喜來了。初起還不覺得怎樣。後來肚子一天一天地高了起來。這才慌了手脚。孫小姐哭了幾場。找醫生想打胎時。那些醫生都搖着頭說。我們體上天好生之德。傷天害理的事。是不幹的。孫小姐沒法。便索性拚着一死。回到嘉興去。把這件情事和盤託出。在父母面前自首。孫鄉紳雖然跳得八丈高。可是木已成舟。經不起老婆幫着女兒說話。便把女兒許了綠萼梅。反而了却向平的心願。那時綠萼梅經莊

蹠一捧。便走起紅運來。掛的牌子。幾乎每一個月便升上去一步。不久便掛了正牌。包銀也是加到每月兩百元。孫小姐便催綠萼梅料理結婚的事情。趁肚子裏這一塊肉。還沒有出世的時候。早些完了心事。免得生下來的孩子。被人家說是私因。叵奈綠萼梅這時對於孫小姐的熱度。已是減到了零度以下。本來男女之間。要是沒有夫婦這一倫。那種始亂終棄的案子。還要多得不可開交咧。幸虧一結了婚之後。便受國家法律的保護。不能毅自由離婚。才減少了許多慘劇。孫小姐心想我們倆的婚約。現在已經訂定的了。肚子裏這個孩子。也不怕你綠萼梅不承認。說不是你的親生骨血。就是緩幾年結婚。也還不致於出甚麼變故。所以催了幾遍。見綠萼梅假痴假呆的。便也懶得再催了。不久生下一個孩子來。才下地十天便死了。那時候綠萼梅受了上海一家遊戲場裏的聘請。離了甯波。孫小姐也就回到嘉興去。住在母家。隔了幾個月。便到上海來。和綠萼梅敘敘舊好。順便又問起結婚的日期來。說究竟定了沒有。綠萼梅安慰她道。待我積蓄了幾文。再行擇期辦喜事吧。現在一雙空手。教我怎樣下手呢。孫小姐

一想這話不錯。便越發把這結婚蹉跎下來了。及至綠萼梅另外又和楚館老九有了秘密交涉。莊蹻是知道綠萼梅家事的。覺得這件事情很不妥當。可是自己究竟是個局外人。不便出頭去干涉。便悄悄地寫了一封信給孫小姐。把這事情原原本本的報告了一遍。孫小姐接了這信。只氣得發昏章第十一。自然不敢怠慢。便趕着趁當天的火車。到了上海。一口氣便趕到了大亞旅館。這時剛值正午十二點鐘。綠萼梅因為隔夜唱戲唱得時間晚了。所以還沒有起身。孫小姐推門進去。便向床沿上一坐。望着綠萼梅的臉。只是冷笑。綠萼梅本來因為自己和楚館老九的事情。懷着鬼胎。見了孫小姐臉色鐵青。坐在床沿上一言不發。心中便瞧料了八九分。可是臉上却只裝做不知道。故意側着頭問道。是誰得罪了你。大清早便跑到上海來生氣呢。孫小姐不聽這話。猶可。一聽了這話。便如火上添油。把平日溫柔體貼的神情。完全變了。只見她柳眉倒豎。杏眼圓睜。挫一挫銀牙。便指着綠萼梅罵道。你這忘恩負義。得新棄舊的忘八。我姓孫的。那一樁虧負了你。你今天却要丟掉了我。另外去娶堂子裏的濫污婊子。我且問

你。我當初辱沒了千金小姐的身分。是爲了誰。在寧波的時候。向家裏拿錢來貼補你。不算。還時常把衣服首飾去質當得錢來。又是爲了誰。後來我有了喜。生下來的時候。簡直痛得連心肺都絞翻了。又是爲的誰。你也不去撒泡溺。照照自己的臉看。你在寧波的時候。拿二十塊大洋一月的包銀。連貼肉的小衫都穿不週全。光着背脊。便穿了一件棉襖。那個時候。你忘記了嗎。十二月裏。皮袍子在當舖裏頭。是我拿錢去替你贖出來的。那個時候。你忘記了嗎。你母親挺屍在床上。衣衾棺槨都沒有着落。你跪在我面前。一把鼻涕一把眼淚。那個時候。你忘記了嗎。你如今以爲是爬着高枝兒來了。便可以。把從前的事情。一筆勾銷。哼。哼。一個人。良心放在中間。尙且要沒飯吃。何況像你這樣。連豬狗不如的東西。將來能有好日脚過嗎。如今我也不要求你甚麼。只請你擺句說話出來。究竟怎樣發放我。你教我死。我決不活。你教我走。我決不賴在這裏。只要你。自己說得出口。就是了。孫小姐說到這裏。不禁哽咽得連喉嚨都給堵塞住了。一聲響亮。便暈倒在床上。……列位看官。孫小姐剛踏進門的時候。綠萼梅的天良。未嘗不

發現。所以臉上有些訕訕地。後來經孫小姐數說了一番。一句句都似尖刀般。剗入綠萼梅的心裏。常言道。壓迫的勢力愈利害。抵抗的力量也越大。孫小姐不說這一番話。綠萼梅或者內疚神明。會懺悔自己的罪惡。如今給孫小姐傾箱倒篋地一說。綠萼梅便變羞成怒起來。索興把良心安放在一邊。連聲冷笑道。當初的事情。也是兩相情願的啊。你存心想和我決裂。却偏要編出這些混話來。好讓外邊的人知道了。倒像是我綠萼梅忘恩負義似的好好。大丈夫何患無妻。你孫小姐是個閥閱名門的千金小姐。我綠萼梅是個唱戲的下賤。坏。常言道。戲子無義。你孫小姐要派我存心休棄。你我還敢辯白嗎。從此以後。一刀兩斷。倒也乾淨。不過你孫小姐也不必做出這種樣子來嚇人。砍了腦袋。也祇銅錢大的一個疤。我綠萼梅倒要瞧瞧你孫小姐。究竟使出甚麼本領來咧。綠萼梅說完話。便賭氣跨下床來。向沙發上一坐。圓睜着雙眼。看着孫小姐。好似要把孫小姐吞下肚子去的一般。那孫小姐不過急痛攻心。神志有些模糊罷了。至於綠萼梅說的話。她却一一聽得清楚。禁不得又是一陣劇烈的激刺。反似打了一針。

嗎啡般。腦筋也被打得清醒了。她便一聲不說。霍地立起身來。扶牆摸壁地出了大亞旅館。到了南京路上看時。只見日月無光。天地異色。她這時眼淚反一滴也沒有了。立在日昇樓的轉角上。癡癡地發了一回怔。便咬緊牙關。跳上五路電車。到南火車站。回嘉興去了。綠萼梅知道孫小姐這人。天性並不壞。只是要强好勝。她這時一怒而去。決計不會再來了。自己正好和楚館老九進行結婚的事情。當下也就把孫小姐丟在腦後。興高采烈發請帖。定酒席。居然也用着軍樂隊和汽車。大吹大擂地。房子就借在城北泥城橋。過他鵝鵝鰓鰓的光陰。憑你孫小姐在嘉興哭得肝腸寸斷。他可也管不得許多了。白香山在空花家枱面上。把綠萼梅的事情。詳詳細細述了一遍。連那幾個堂唱。聽了。也連呼作孽。這時蔡一吊見時光差不多了。便招呼房間裏拿稀飯來。大眾胡亂吃畢。便抹臉漱口。性急的先告辭着走了。白香山只因心裏記罣還有報紙的大樣沒看。所以也急於要走。便一個人出了空花家。向北踱去。不一會便到了南京路。打從大亞旅館門前走過。他忽然想着莊荷絲從揚州來了。也住在大亞。他房間裏是個鷄鳴。

狗盜聚會之所。自己不妨到他間房裏去彎彎。在那裏也許可以得到一點消息。停會子要是拚起版來。缺這們一兩行。便須臨時寫幾行三日報告填彌上去。也可以不愁沒有資料了。主意想定。便走進大亞旅館。立在樓梯腳邊。等電梯下來。一會兒那電梯便降到了平地上。鐵柵欄一開。出來了許多人。老的少的。村的俏的。一共也有十來個。白香山等他們走完了。便想提起右脚。跨將進去時。誰知電梯裏最後出來的一個人。却一手拉住了白香山的胳膊。不放他進去。欲知這人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

梨花春雨飛掌擊紅顏

韻扇秋風傷心吟白首

第二十回 狗盜雞鳴開門揖客 雲停雨竚下榻延賓

白香山正欲提起腳來。跨入電梯。却被迎面一人。將他拉住。白香山舉目看時。拉住他的正是莊蹻。問道。你來找誰。白香山埋怨莊蹻道。被你一拉。電梯又上去了。須在這裏再等一二分鐘。正是那裏說起。莊蹻道。你不說找誰。我也明白了。你是不是來找莊荷絲的。如若不然。也就罷了。如若是的。那我便要忠告你。還是以不上去爲妙。你難道連莊荷絲的脾氣都不曉得嗎。他生平絕技。就是罵人。不但筆頭上不肯饒人。便是嘴上也時常把人挖苦。人家被他罵得一佛出世。二佛涅槃。他却在旁嗤嗤地一陣傻笑。你就是火氣再大些。也只敢怒而不敢言。因此他罵人的氣燄。越發高了。他平時專找林麓山人莊赤子鮑天泣這一班所謂老牌子的文豪開頑笑。至於你我。他說是未入流的小子。連正眼也不肯向我們瞧一瞧。咧。沒的我們反送上他門。給他開胃去。白香山一想。自己資格。實在夠不上被他罵。自然還是以不去爲妙。便道。你這話不錯。那麼

我便到印刷所看大樣去了。停歇再會罷。莊蹻道：慢走慢走。我反正是做我這條癩腿不着。要跑到天亮才肯回西新橋小客棧睡覺去。此刻沒有地方跑，便跟你到印刷所去頑一趟也。未爲不可。白香山雙肩一聳道：那是再好沒有。你說不得可以幫我校對些樣子咧。說罷，兩人便一先一後往印刷所而去。列位看官做書的趁這兩人還沒有走到印刷所的時候，便先把莊蹻口中莊荷絲交代一番。原來莊荷絲原籍是餘姚人氏，只因他的老太爺在揚州做官，所以便把家眷遷到了揚州。莊荷絲也是住在揚州的日子多。這莊荷絲真是近代的一位奇人，年紀才只十四五歲，已是文采斐然。不過他人雖是聰明絕頂，却總不肯把腦筋用到甚麼科學上去，便是國文也只揣摩熟了。莊子和國策這一類和人家辯難的文字，這種文字和近來的報館最爲相宜。因此莊荷絲不免時常要弄些筆墨，投稿到報館裏去頑耍。那時上文所說的莊赤子正在上海主編一張工報的小品。這莊赤子也是文壇上著名的一件怪物，專一挑撥弄火，教做稿子的人，在報上尋相罵。他便可以不愁缺乏資料。有一次偶然收到了一篇莊荷

絲的投稿。莊赤子大爲佩服。便在那稿子的後面。加了按語。把莊荷絲着實恭維了一陣。又替他起了一個渾號。叫做小夥子。莊荷絲經他這們一捧。聲譽便騰起了。後來莊荷絲也時常做了小說。賣給書舖子裏。他的一枝筆。正是並世無兩。寫戀愛。便是情致纏綿。寫社會。便是嘻笑怒罵。有時挖苦起人來。當得上冷雋二字。不過生性便如劉四般歡喜罵人。越是老前輩。他越不買這一筆帳。因之平日在文壇上目空一切的人。見了莊荷絲。不免疾首戚額。要想出種種的方法來排擠他。可是他的小說。得讀者的歡喜。書舖子的老闆。以牟利爲目的。自然爭着要花了錢去買他的稿子了。莊荷絲雖是賣文爲活。却還是公子哥兒的脾氣。金錢到手。一會兒便花得精光。憑你日試萬言。也只落得一個囊空裘敝。湊巧他的太爺又故世了。便把一家子的千金重担。都擱在莊荷絲身上。莊荷絲只得在揚州閉上大門。拚命著書。可是書舖子都是開在上海的。所以隔一兩個月。便須到上海來一次。和他們接洽接洽。莊荷絲又是個住不慣小旅館的人。所以到了上海。不是大亞。定是極東。三四塊錢一天的房間。一開便須十天半。

月說也可笑。莊荷絲一到了上海。那些和莊荷絲點頭的朋友。也都爭先恐後。要到他房間裏來頑耍。真是一天到晚。一晚到天亮。無一時無一刻。不是高明滿座。此去彼來。好似走馬燈般。有幾位仁兄。還要帶了女人一同來。倦了便在他沙發上並頭交股而睡。有時沙發上已是睡了一對。一聲門響。却又有一對。挽臂而入。見沒有地方睡覺。便索性來揭莊荷絲的被窩。捫身進去。就在莊荷絲的腳邊。蜷伏一宵。這種借他人的房間。圖自己的好夢。還算是天公地道的事情。最可笑的。更有許多人。朋友引朋友。狐羣狗黨。弄了一大淘。踏進房間。便嚷着肚子餓。一陣電鈴。把侍者叫了來。甚麼鮑魚湯。什景飯。隨嘴亂說。侍者不知道這些人的來歷。反正莊荷絲的錢。早已預付在那裏的了。自然諾諾連聲。一會兒大盆小碗。也就搬了一桌子。吃完東西。送上帳單來。便是五塊幾角。這幾位天吃星。拿起手巾來。抹了抹油嘴。謝也不謝一聲。便溜之大吉。結果。便都上在莊荷絲的帳上。論理莊荷絲是個賣文爲活的人。那有餘錢結交這些酒肉朋友。要是換了別人。不客氣些。早已下了逐客令。客氣些。便調房間。使那般人找不到。

就完事。叵奈荷莊絲生性是個一天不罵人。一天便不快活的。他花了這許多冤錢。便買些朋友。教他們一個個坐在眼前。供自己的笑罵。好在那些受罵的人。本來只圖哺嚙。只要有措油房間。可以白相。有白食可吃。便是罵他們烏龜忘八。他們也可以逆來順受。這就叫做交易之道。所以莊荷絲房間裏。天天擠得水洩不通。也不知要鬧多少笑話。後文自有交代。這裏便表過不提。做書的寫到這裏。便又須掉轉筆尖。敘述莊蹻和白香山兩人了。兩人從印刷所看了大樣出來。電車站上的大鐘。那長針已是指。在阿拉伯字的三字上了。這時雖是夏末秋初。已涼天氣未寒時。可是夜深了之後。露水很重。兩人都是穿的印度綢長衫。單薄得很。不約而同打了一個寒噤。莊蹻便問道。白香山。你此刻預備往那裏去。白香山嘆了口氣道。不瞞你說。我本來想到莊荷絲的房間裏。在他沙發上睡一夜的。如今給你一說。又不敢去了。只得拚着做兩條腿不着。在馬路上做夜差巡捕。走到天亮咧。莊蹻也繃了繃眉道。本來我也想回到西新橋小客棧去的。叵奈那裏一張客舖。要賣三角錢。此刻身上只勝兩隻八開了。那邊是現錢買

現貨。諸親好友。概不賒欠的。自然免開尊口了。若是教我陪你做夜差巡捕。只恨我這條癩腿不掙氣。和你在一起走路。真是驢子跟馬跑了。我却有一個主意在這裏。那常州的孫測海。這幾天到上海來了。開了一家叫做威司克旅館的房間。我瞧見他房間裏一共有兩隻床舖。他睡了一張鉄床。閒着一隻木榻。未免可惜。我們何不去揩他一夜油。在他原不傷什麼。在我們却有了一个棲身之地。豈不是兩全其美。白香山聽了。快活得跳起來。道。快去快去。再好沒有了。要是真個跑一夜。天氣涼了。發起傷寒痢來。須不是頑的。白香山正說到這裏。忽地又哎喲了一聲。道。你不要把念頭想左了。那位孫測海先生。聽說是一刻離不了老婆的人。每次到上海來。總是一夫一婦。像雙回門般的。一則他有了家眷。我們去和他搗蛋。未免不方便。再則他要是和夫人睡在兩張床上。那豈不是我和你去。還是撲了一個空嗎。三則時光已經三點多了。我們去叩他的門。驚擾他的清夢。也太說不過去。莊蹻聽了。哈哈大笑。道。你說的這三層意思。都不成問題。因爲孫測海不但爲人很要朋友。更兼他的夫人。也是十分開通的。決不致有

臥榻之旁。不肯容他人鼾睡的道理。你說的第一層。就不必過慮了。它們夫婦。愛情極篤。當然是睡在一個榻上。決不會分床睡覺的。據孫測海告訴人家說。他娶這位夫人。娶了十年。簡直夜夜都是睡在一起的。而且總是做一頭睡。從沒有像世俗夫妻般。年紀一大。便抵足而眠的那種惡習慣。他還說。有一夜兩人拌嘴。孫測海便賭氣在夫人腳邊睡下。那知到了半夜裏。渾身便不舒服起來。過了一會。才自己恍然大悟。知道不舒服的原因。就是爲了不和夫人一頭睡覺的緣故。所以敢誇口說一句。十年之中。沒一夜不是同睡在一起。而且尤其沒一夜不睡在一頭的。那你說的第二層意思。自然也可以不成問題了。至於時間太晚這一層。那孫測海是個抽鴉片烟的。大凡抽鴉片烟的人。多數俾晝作夜。越到天亮。他越會精神抖擻。很有早上七八點鐘睡覺。下午三四點鐘才起來。此刻正該是孫測海過足了烟癮。和他夫人話家常的時候。我們快些走罷。休真的等到天亮。他老人家關門睡覺了。我們却去做不速之客。那才是惹人討厭。白香山依言。便隨着莊蹻。逕投三馬路而來。路上便問莊蹻道。聽說孫測海在常

州很有點一部分勢力。這話確不確。莊蹻道。怎麼不是。他辦着一家報館。對於新聞的編輯取材。都臻上乘。更兼小品一欄。也和上海的小報一般。標題用木刻。擔任撰述的。如莊赤子。莊荷絲這些人。在上海都是頂兒尖兒的人物。若不是出三塊四塊一千字的稿費。這幾個傢伙。那裏肯動筆。因此孫測海每月的開支。要有一千元左右。一年便須一萬。光靠賣幾張報紙。是只好喝西北風的了。他能彀維持這們許多年數。歷久不敝。足見他的勢力不小。甚麼人都須買他的帳咧。白香山道。那麼他爲甚不把報館搬到上海來呢。上海究竟是中國第一商埠。弄錢也比較容易些。總強似在常州辦那地方報呀。莊蹻搖頭道。你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你道上海辦小報容易嗎。除掉四大金剛之外。那一家不虧本。虧得鼻塌嘴歪。所以沒有停版的原因。就是因爲騎上了老虎背。欲罷不能的緣故。孫測海爲他的報紙銷場起見。也久已有要搬到上海來的計議了。無如他一打算之下。他在常州辦報。早已把門路摸熟了。甚麼地方可以插外快。甚麼地方可以敲竹槓。他都瞭如指掌。一日到了上海來。報界裏比他資格深的很多。得壓在

他的頭裏不放他探出腦袋來。這是第一層。其次上海地方的人。瞧報紙罵人也瞧得司空見慣了。譬如人們偶爾打打嗎啡針。那精神自會覺得興奮的。要是天天打了。身體被刺激得麻木。便覺得打和打沒甚分別。所以在上海想借着報紙敲人家的竹槓。比登天還難。常言道。一方曲蟻吃一方泥。孫測海躊躇了好一會。覺得還是以不搬爲是。所以才打消了這個念頭。……莊蹺說話之間。早已到了威司克旅館。只見這時旅館門口。連門燈都熄了。莊蹺推門進去。大門裏面。却有一個茶房。把一扇板門。搭成了個高舖。叉手叉脚的睡在那裏。原來中下等的旅館。茶房每晚須輪值一人看守大門。也是稽查旅客。怕有什麼歹人。偷了東西出去的意思。時常有身上不名一文的人來開了房間。想趁天光沒亮的時候。便溜之乎也。有了這看守的茶房。出入的人。便都須從他腦袋旁邊經過。也就不愁有甚麼偷漏了。閒文剪斷。且說莊蹺帶着白香山格蹬格蹬。一直上樓。找到了孫測海的房間。便用手想去推門。誰知那門却已關得實騰騰地。白香山道。如何。我早和你說睡了。你偏不信。也是你我命中註定。此日此時。該做

一趨夜差巡捕。還是趕快向後轉開步走罷。莊蹻遲疑了一會。才毅然決然道。不。我們既已來了。就不能不鼓起勇氣來。你退後一步。讓我敲門吧。白香山依言。站得遠遠的。莊蹻腿雖癱了一條。兩手却力大如牛。當下便掄起碗口般粗的拳頭來。在門上擂做一片聲響。敲了約摸有一分鐘光景。便聽得房向裏有個男子問道。誰呀。這聲音分明是渴睡才醒。莊蹻便答道。是我。房間裏便寂然無聲了。隔了好一會。才聽得有一男一女竊竊私語的聲音。接着便是拖鞋一遞一聲的。窸向房門而來。司潑靈一聲響亮。那門便開了。只見孫測海。光着上身。赤着雙足。只穿了一條短褲。見了莊蹻。摩挲着近視眼道。請裏面坐。莊蹻便向白香山招了招手。兩個人大踏步走了進去。莊蹻在椅子上。一屁股坐了。便開言道。測海兄。你室有餘榻。我們兩人。却要借宿一宵了。孫測海忙道。這屋子裏。不很乾淨。我替你們二位招呼茶房。另外開了個房間吧。孫測海說這兩句話的意思。原是變相的逐客令。要是莊蹻乖覺些。便早已可以聽出絃外有音來。叵奈他今天因爲沒了宿處。急得滿頭是汗。你教他另外開房間。他一摸身上。只贖兩角小

洋萬萬不夠付房間錢。俗話說得好。叫做路極無君子。只得假做不懂。故意客氣道。很好很好。就是這裏罷。邊說邊便脫去長衫。向旁邊榻上一鑽。早已睡得四平八穩了。曰香山瞧見機會難得。便也依樣葫蘆。在莊蹻脚後睡下。任憑你孫測海怎樣不願意。也驅逐他們不出去的了。只得繃了繃眉頭。把房門關上。自己也就上床。和他的夫人重圓好夢。白香山翻來覆去。只是睡不着。隔了半個鐘點。忽地耳朵裏聽見一種聲息。起來欲知是甚麼聲息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 狗盜雞鳴開門揖客 雲停雨竚下榻延賓

第二十一回 打秋風良朋獻計 投濁流請帖遭殃

白香山爲臭蟲所擾。轉輾不能成寐。仰起頭來看莊蹻時。却見他已是沈沈睡熟。鼾聲如雷了。正在百無聊賴的時候。忽然有一種異樣的聲浪。微微地送入耳鼓。白香山便十分詫異起來。側着耳朵找尋那聲浪的來源。原來就出在孫側海的床上。那一種聲浪。真當得上如泣如訴。如怨如慕。這八個字。白香山才恍然大悟。是孫測海和他的夫人。在那裏敦夫婦之倫。白香山聽了。便嚇得不敢動彈。生怕這邊床上一有了聲息。那邊床上的聲息。便立刻停止了。當下只得悄沒聲兒。蹣伏在莊蹻的脚下。連大氣也不敢出。偏那位莊蹻。把他的一條癩腿。兀是一伸一縮的。只在白香山鼻子邊捱擦。又值那隻尊足。兩三個月沒有洗濯。所以一種氣味。吹入白香山的鼻子裏。接連打了幾個惡心。幾乎不把適才在蔡一吊那裏吃的花酒。一古腦兒都在這裏還了席好容易。如老僧入定了一般。裝做不問不見。可是莊蹻腳上的氣味。縱使勉強可以耐得。至於

孫側海床上的聲息。却還是一陣陣地送將過來。不由你不聽見。白香山是個還沒結婚過的人。聽了這種聲息。不禁從喉嚨口起了一股熱氣。向下直衝。到了小肚子裏。哎。嗚。這可要了白香山的小命。所以孫測海床上的聲息。直到天光發亮。才得休止。白香山這邊。捱命也捱到那個時候。方才吐了一口氣。朦朧入睡。那鐘上噹噹地敲了十一下。白香山和莊蹻兩人才陸續醒了。細聽孫測海床上時。却是毫無聲息。莊蹻再也不會客氣的。當下便自作主張。命茶房去弄了兩碗鱗魚麵來。把肚子填飽了。也不去驚動孫測海夫婦。和白香山倆。便出了旅館。道了一聲再會。分道而別。白香山向南走去。正走至汕頭路轉角時。却被一個人把他拉住。白山香定睛細看。却原來是蔡一吊。便笑着道。一吊。你昨晚報効了一次。總該得着甜頭的了。不過今天兜風到北新涇去時。在酒排間裏。冰凍荷蘭水。切記少喝一瓶。否則生起來陰傷寒來。我們又須準備送錠帛。不免要大破吝囊了。咧。蔡一吊笑着啞了一口道。休得胡嚼。你吃過飯了沒有。白香山也笑道。可以算吃過。可以算沒吃過。蔡一吊不懂道。此話怎講。白香山道。實不

相瞞。我起來了還沒一個鐘點。便稀哩嘩拉嚼了一碗鱈魚麵。此刻正想法要在那裏弄頓白食吃。要是弄得到呢。適才的一碗鱈魚麵。便算是早餐。要是弄不到手呢。不用說。早餐自然只好改爲中飯了。蔡一吊道。原來如此。我還沒吃甚麼東西。此刻腹內空空。我們不如一同往北京路蟲報館去。弄點東西吃罷。白香山躊躇了一會道。去便去。可是我身上委實祇賸幾隻銅版了。你不要罩我的牌頭。說明了。我才跟你去咧。蔡一吊拍着他口袋裏的洋錢。鏗鏘鏗鏘做一片聲響道。你放心。隔夜買票的錢。還都在我的身上。這一些小東道。做兄弟的會就是了。去吧。去吧。我還有事和你商量呢。白香山這才放了心。兩人便僱了黃包車。往蟲報館而來。進了大門。白香山留心打量時。只見是一個兩上兩下的石庫門。這時蔡一吊在前引導。兩人便蹬蹬的上了樓梯。白香山問道。你的報館。是在廂房樓上。還是在客堂樓上。蔡一吊拉了拉白香山的衣角。悄悄地道。不要聲張。我的報館。是在亭子間裏呀。白香山噗哧笑了一聲。也不說話。兩人到了亭子間門口。蔡一吊便摸出鑰匙來。開了房門。讓白香山到裏面坐地。白香山瞧

那壁上時。只見中間掛着一個鏡架。玻璃裏面一張虎皮牋。寫着三四行怪字。認得正是莊赤子的手筆。便隨口念道。蟲不蟲。吊不吊。蟲一跳。蔡一吊。後面又有一行字道。一吊爲蟲報週年紀念乞書。赤子題。白香山念完。便哈哈大笑道。莊老先生的筆墨。正是雋妙。達於極點。你看他只有寥寥十二個字。便把蔡一吊和蟲報等字樣。都嵌了進去。別人決計學不到這樣舉重若輕的。蔡一吊道。不錯。他老人家平日聲價自高。輕易也不肯替人家寫甚麼祝詞頌詞這一類東西的。惟有我蔡一吊去。他總是隨到隨書。他當面恭維我。說後起之秀。只有老兄。前輩先生的宏獎風流。也就可以使人佩服了。白香山正色道。怎麼不是。就如兄弟。偶爾填一兩首詞。其實詞律和詩韻。起碼要翻上大半夜。那裏及得來他的敏捷。可是他老人家口口聲聲。說我是秦七再世。黃九復生。怎樣不教我感激得鼻涕和眼淚齊流呢……白香山還待搖頭晃腦地說將下去時。蔡一吊道。我肚子裏咕咕地在那裏打飢荒了。你吃什麼菜。這裏又沒茶房。只得我自己喊去了。白香山道。我一碗蟾麵。還沒有變糞。此刻只隨你的便。你吃什麼菜。我也吃什

麼菜便了。蔡一吊道：「那麼就是一塊錢的和菜罷。」白香山點頭道：「好。」蔡一吊果然自己去叫菜。回來了，又拿了一個臉盆，到自來水龍頭上去，弄了半盆冷水來，把隔日吃過的碗碟，慢條廝理地擦洗得乾淨了。又用一塊毛巾把水漬揩揩乾。一古腦兒都放在麻栗寫字枱上。正在忙亂的時候，忽聽得樓下有人叫道：「和菜難叫的。」蔡一吊便舉起一雙濕手，到樓梯上應了一聲道：「是亭子間裏。」便見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廝，把菜送了上來。兩冷盆，兩炒一湯，共計五色。蔡一吊招呼他一一搬在寫字枱上。那小廝搬完了菜，便伸出一雙烏黑的油手來道：「洋錢讓我帶回去。」蔡一吊咦了一聲道：「你這孩子是第一回送菜嗎？」這錢明天來收，難道怕我們逃走了不成？那小廝把腦袋搖得似博浪鼓般道：「不行不行。上一回也是你們什麼報館裏來叫了菜，那錢却老是不肯付。帶累我從正月裏跑起，跑到端陽節，跑了五個月，才把一塊錢跑到了手。回去吃帳房先生罵一個狗血噴頭。這一回可不上你們的當了。你如若不肯先付錢，我寧可白跑一趟。把這菜帶回去吧。」說着，便真個待動手來把菜重又搬回籃子裏去。蔡一吊賭氣起

來。便從口袋裏摸出一塊洋錢來。噹的一聲。丟在地下。叱了一聲道。你不要狗眼看人低。老子有的是洋錢。你就拿了去吧。那小廝這才沒有話說。彎腰檢起那塊洋錢來。却又仔細看了一遍。見不是甚麼挫邊夾銅的。這才一聲不響。提了那隻籃。下樓而去。這裏蔡一吊招呼白香山坐下。兩人風捲殘雲般。把四個碟子一個碗。吃得精光。這才擦了摩麻皮。抽塊毛巾來。胡亂抹了嘴唇。白香山伸手向衣袋裏取出昨晚在枱面上揩油來的牙籤。一面剔牙。一面問道。一吊。你適才說買票的錢。都在你袋裏。這句話究竟是怎樣講。蔡一吊笑道。這就是兄弟的一點小本領了。原來昨晚客人來買票。那錢我都不曾交代給房間裏。在枱面上的時候。又故意多喝了幾杯酒。你們走了。我便假裝酒醉。向床上一橫。一霎時便鼾聲如雷起來。那個老七。還當是我存着有和她落相好的心咧。所以在三四點鐘的時候。便上床來陪我睡覺。她用手推推我。我却翻了一個身。假裝依舊睡熟着不理她。她見推不醒我。自己反覺困倦起來。便真個睡着了。我眼睜睜地望着天光發亮。便一個人溜了出來。她們都睡得死人一樣。老實說我這一溜

之後。便從此不再到她們生意上去的。這幾個買票的錢。也可以快活它十天八天。你看我這法子巧妙不巧妙。白香山伸出右左大拇指頭來道。畢竟是蔡一吊名不虛傳。往後我弄到過不去的時候。也要如法泡製一下咧。蔡一吊搖搖頭道。湯裏來水裏去。我挖空心思。還是時常鬧飢荒。眼見得離中秋祇有一個多月了。籬邊堂唱錢可以不開銷的。惟有這張蟲報。是我的衣食飯碗。不能教它停版。可是印刷所紙頭店製版所房錢。欠得一塌糊塗。若是不趁早想法子。我這蟲報。便須關門大吉。所以我拖你來。想和你商量。你瞧那裏有可以借錢的地方嗎。說不得利息二分三分多。承認一些。如若要抵押品。那麼我只得回到家裏去。把浦東的田單。在老子手裏偷幾張出來。千萬須求你替我想個法子。蔡一吊說時。只是左一個右一個。向着白香山作揖。白香山笑道。我那裏有法子可想。老實說。我也急得要命。眨一眨眼。天氣便要涼快了。嘩。單長衫。此刻還在高牆頭裏。我瞧你堂子濫跑。客濫。請還當你是手頭很寬裕的咧。今天本待向你開口。不料你竟向我商量起來。這不是小鬼摸上了大蒜頭嗎。蔡一吊晒嘴。呸。

舌道。這便如何是好。這便如何是好。白香山見他急得這等模樣。便有些不忍起來。翻着兩顆眼珠子。想了好一會道。法子是有一個在這裏。不知你贊成不贊成。蔡一吊見有了法子。喜得直跳起來道。你說你說。只要是弄進錢的頑意兒。沒有不贊成之理。你快說出來。我和你三七二十一。各半均分就是了。白香山點頭晃腦地問道。你朋友不多。蔡一吊拍着胸脯道。怎麼不多。上海灘上。上中下三等。都知道有我蔡一吊。不過你問這話怎的。因為朋友雖多。酒肉朋友千個有。患難之交半個無。你有錢的時候。大家來吃你的用你的。便蔡先生長。蔡大哥短。等到你錢一光。大家便給脚底你瞧。躲得連影子都不見了。所以你要教我向朋友借錢。那麼你這法子。等於不想。白香山道。只要你朋友多就好。你家裏有甚麼婚喪喜慶。他們總該要來送禮的啊。譬如有一百個朋友。每人送兩塊錢。一共便可以有一兩百塊錢。……蔡一吊不等白香山說完。便搶着說道。你這法子果然不錯。可是我老子今年六十多歲了。他兀是不肯就死。這訃聞自然分不成功了。我今年二十四歲。姘頭是軋過幾個。可是正式的夫人。還不曾娶得。

第二十二回 判罰金雉妓上公庭 討嫖賬冤家逢狹路

上海租界。自從抽簽禁娼以後。祇有長三書寓。後來却又開禁了。至於么二和野雞。表面上都算已在禁絕之例。每天晚上。那些塗脂抹粉的女人在黯淡的燈光底下拉客。這完全是瞞上不瞞下的勾當。所以遇見有專查野雞的巡捕。打從馬路上走過時。那野雞免不得便要四散紛飛。老遠地躲進衙堂裏去了。要是跑得慢了些。吃巡捕撈進巡捕房裏。明天解上公堂。至少又須罰一二十塊錢。這也是破屋更遭連夜雨了。那蟲報館貼鄰的野雞堂子。不多幾時。便解過公堂。所以早已成了驚弓之鳥。禁不起蔡一吊恐嚇。已是矮了半截。說起這家野雞堂子。何以會被巡捕房裏破獲的呢。倒也十分好笑。原來蟲報館是在北京路一條衙堂裏。這衙堂裏兩上兩下的石庫門。一共有二十多宅。所以大房東爲保護房客安全起見。便向巡捕房裏納了費。雇了一名中國巡捕來。看守這衙堂。專管鐵門的啓閉。晚上。一到十二點鐘。那巡捕倒也不敢怠慢。便開

的一聲把鐵門關上。又下了一把挺大的鎖。有正當職業的房客。敲過了十二點鐘。本來出進的就很少了。叵奈三房客中間。有許多野鷄堂子。野鷄的市面。自然是在夜間的。十二點鐘雖是已經敲過了。客人却還是拉不到。只得依舊在街頭立着。右的運氣好些。便死拉活扯地捉到了一個瘟生。似押解罪犯般。把他押回衙堂裏來。有的一直到天亮。還是一雙空手。只得也垂頭喪氣。趲回衙堂裏來。便不免都來和看門的巡捕。纏惱。還有一般野鷄。身上生了淋毒性的白帶。膀胱在那裏發炎。可是迫於老鴇的淫威。非但不替她找個醫生診治。還要硬逼着她們照常接客。要知道膀胱一發了炎。那小便存積不住了。憑你小便的時候。痛如刀割。可是還時時刻刻想要解手。她們一熬不住。便回家裏去上馬桶。十二點鐘以前。鐵門開着。你跑出跑進。是不生問題的。過了十二點鐘。鐵門關了。便須央求那巡捕開鎖。她們身上生了這種牢什子的病。如何能熬着不來去去呢。便你也叫巡捕。我也喊開門。那巡捕被些野鷄鬧得連睡覺的功夫都沒有了。自然開門的時候。不肯和顏悅色。有時還要濫污婊子。斷命野鷄地罵上

幾聲。那些野鷄因爲時常要他開門。所以忍氣吞聲。不敢回嘴。到了端陽節。那巡捕便靈機一動。心想這些野鷄堂子裏。半夜三更的叫開門。此刻要是上門去。向她們要幾個節規錢。她們總該沒得說的了。主意想定。便挺胸凸肚。一家一家來討節規。誰料那些野鷄堂子。都是一錢如命的。所以這家兩角。那家三角。連大洋錢的影子都看不見。那巡捕的預算表上。原預備每家開銷一塊錢的。如今見了這們許多零碎角子。不禁大失所望起來。便發話道。你們半夜三更。教人開門。甚至一夜要開你們五六回。我當這一名看衙堂的巡捕。靠山吃山。靠水吃水。怎的連一隻洋都不肯出。這是甚麼道理。那些野鷄。不聽見巡捕提起這話。倒也罷了。一聽見巡捕提起這話時。不禁把平日所受巡捕的奚落。一齊兜上心來。當野鷄的本來練就的一派下流脾氣。無論什麼話都說得出來。便指手劃脚地上前說道。你知道我們錢的來路嗎。若不是把身體給人家睡覺。開門七件事。拿甚麼對付。你如今嫌錢少。我們看來。你就不必再當巡捕了。不如教你家的老婆。姊妹。女兒。一般地像我們把身體佈施給大衆睡覺去。那時候你做

了烏龜。自然錢也多了呢。巡捕聽了。氣得發昏。章第十一。當下也不肯相讓。兩下裏唇槍舌劍。幾乎不打將起來。虧得衙堂裏的旁人上前解勸。才得了事。那巡捕賭氣。便把收來的幾隻角子。豁嗶嗶一聲。都摔在地下。說我不要這賣皮錢了。野鷄堂子裏的人。見巡捕這樣瞧不起人。不禁也生起氣來。便聯合了野鷄同業。找位拆字先生寫了封信。公稟大房東。把這巡捕定了個強索陋規的罪。名大房東便和捕房商量。把這巡捕調回。另外換了個人來看守。這巡捕一口毒氣。無處發洩。便將衙堂裏的野鷄堂子。開了一張花名單。向捕頭那裏告密。列位試想。他在這衙堂裏看門。看了三個多月。自然對於衙堂裏的房客。姓甚麼。叫甚麼。做甚麼生理。肚子裏都熟極而流的了。所以捕頭接到了這張花名單。按名拿捕。自然如囊中捉鼈一般。不會走漏一個。蟲報館的芳鄰。也在其內。關進女押所裏。吃了幾天官司。繳上了三十塊錢的罰金。才得釋放出來。雖然不曾改業。每天晚上。還是依舊到馬路上拉拉客。可是聽見巡捕房三字。便會嚇得屁滾尿流。所以聽見蔡一吊說要向巡捕房報告去。早似青天裏起了個焦雷般。連臉

上的顏色都變了。只聽得撲通一聲。那老鴇已是向蔡一吊面前雙膝跪倒。連連叩頭道。蔡先生。你大人不記小人之過。我們有甚麼話得罪了你老人家。你老人家只當我們是放屁。須知我們這一次關進巡捕房去。借了印子錢。才得出來。你老人家要是再和我們開頑笑。我們也只有死路一條的了。只求你老人家看在子孫面上。高抬貴手。饒了我們罷。蔡一吊適才說的報告巡捕房。原不過嚇嚇她們的。不料這一嚇。果然把她們嚇得叩頭不迭。自己佔了上風。覺得面子上光彩不少。可是小竹槓沒有敲得到手。如何肯輕易干休。當下便仰着頸子。兩隻棗子核般的眼睛。只是瞧着天花板。憑你老鴇叩響頭。叩得額角上起了個老大的疙瘩。他却依舊假裝沒有看見。給你一個不瞅不睬。那老鴇正在沒有法子時。倒是那個紅媛乖覺。忙去枕頭邊摸摸索索。取出兩塊雪白的洋錢來。悄悄地向蔡一吊手裏一塞。蔡一吊接到手裏。覺得又圓又硬。畢竟洋錢是個好東西。只見蔡一吊那張臉上。頓時便有了笑容。宛如臘月裏天寒地凍。一日經春風吹過。霎時間便雪消冰解的一般。好一個蔡一吊。真是能屈能伸。只見他打

了一個哈哈。學那老鴇的揚州白道。不當人花拉子。這又何必客氣呢。在一個門口裏。自然該船幫着水。水幫着船的。你們有什麼爲難的事情。只要來找我。便好替你們想法。好在我蔡一吊。外面包打聽白相人。那一處地方不兜得轉。只要我歪一歪嘴。他們便會脚跟打着屁股。跑東跑西地替你幹去。就是上公堂要找律師。也惟有我蔡一吊最熟。鼎鼎大名的紅律師那。一個不和我換過帖子。所以你們這裏有我撐了腰。就是走進一個三道頭的巡捕來。都不相干。俗話說得好。天塌的事情。自有長人頂着。你們儘管放心就是了。這封禮我權且收下。不過到了吃酒的那天。你們是一定要來的啊。那老鴇見蔡一吊已是轉怒爲喜。心中一塊石頭。方才落地。便從地下爬了起來。聽蔡一吊信口開河的那些胡言謔語。她和紅媛倆也只有連聲應是的分兒。那裏敢道半個不字。蔡一吊說完話。便點了一點頭。大踏步回亭子間而去。這也不在話下。光陰過得飛快。看看離蔡一吊請帖上所訂的日期近了。幾位接着蔡一吊請帖的人。居然也紛紛地送起禮來。可是那些送禮的朋友。不知道蔡一吊發帖子的目的。是在打秋風。

他們還以為蔡一吊是真的生了兒子咧。所以有的便送小孩帽子。有的便送小孩鞋子。有的送小孩穿的袍料。有的送小孩的玩具。更有些小報界裏的同文。他們本是秀才人情紙半張。會畫的便送一張畫。會寫的便送一付對。而且又都是不曾裱好的。還得貼上裱工。才能張掛。接二連三。都是送東西的。送大洋錢的。竟是絕無僅有。累得蔡一吊開發送力。反捧了白花的洋錢。拿到烟紙店裏換角子去。真是偷雞不着蝕把米。直把蔡一吊恨得牙癢癢地。他發一個恨。把鞋子帽子袍料。捧着到畫錦里去賣給顧繡店裏。可是只賣兩三角小洋一件。他譬如推着在箱子裏。也沒有用處。便樂得換了幾文。至於那些書畫。是換不到錢的。便向字紙籠裏一塞。翻轉了兩片嘴唇皮。只是嘆氣。可是既然發了請帖。那酒席却又不能不備。到了那天。也只得硬着頭皮。在菜館裏招待賓客。他發請帖的時候。却發了一份給唱武生的童伶。叫做李千秋的。那李千秋本是北京的戲子。因為湊巧伶界大王也在上海唱戲。所以李千秋便跟着來充配角。蔡一吊以為小孩子總該容易哄騙些。便樂得打打他的秋風。所以也發了一份請

帖給他。那李千秋見外面印着有蟲報館代發字樣。知道上海小報館裏的人。是不很好惹的。便恭恭敬敬封了四塊錢。差人送到蟲報館來。蔡一吊拆開一看。見四張是一塊錢的鈔票。直喜得笑逐顏開。自言自語道。畢竟這種人識相。要是我蔡一吊的朋友。人人如是。我蔡一吊也不愁沒有生路了。到了請客的那一天。這位十四五歲的李老闆。居然坐了汽車。親來道賀。蔡一吊接進裏邊一看。不禁又倒抽了一口冷氣。原來李千秋後面跟着兩個身體魁梧的人。腰裏硬繃繃的。却是手鎗。因為時世不好。上海地方。到處是綁票匪。所以李千秋雇着這兩個人。貼身保護。蔡一吊今天既是做主人。對於這兩個保鏢的和一個汽車夫。自然該拿出做主人的場面來。每人的夜飯錢。起碼就該開銷一塊錢。三個人便須三塊。再饒上請李千秋吃一頓。他送的四塊錢。也只有虧本而不會賺錢。列位試想。蔡一吊如何會不叫苦連天呢。蔡一吊拿出這三塊錢來。幾乎落下幾點辛酸的眼淚來。這也是好打秋風的報應了。蔡一吊這次請客的結果。虧本便虧得一塌糊塗。好在他頭上頂着一塊小報的招牌。便到處可以強賒硬借。合該

是那家菜館裏晦氣。被蔡一吊欠了一百五十幾塊錢。分文都沒有會鈔。便拍拍屁股走了。直到做書的寫這一部人獸關頭時。事情已是隔了近十年。這一筆欠款。却依舊宕在那家菜館的帳簿上。這是後話不提。且說蔡一吊那天請客出來。垂頭喪氣。在馬路上一步步的想捱回蟲報館去。不想迎面便來了一輛鋼絲包車。那水月電燈直耀的人眼上都花了。不過隱隱約約却也瞧見車上並肩疊股。坐著有兩個女人。推想起來。定是那家堂子裏的倌人出堂唱咧。蔡一吊正待細細賞鑒這倌人的面貌時。誰想那車上的人。却先開口叫了一聲蔡大少。蔡一吊不覺一呆。再仔細看時。千不是萬不是。偏是那個空花老七。不禁夾耳根子通紅起來。只得轉過臉去。假裝沒有聽見。虧得那包車夫跑得飛快。眨一眨眼。便相離有一丈多路了。空花老七坐在車子上。把她的一雙高跟漆皮的小蠻靴。頓了幾頓道。阿三。要你跑快的時候。你偏跑不快。不要你跑快時。你偏又跑得飛快了。真是豈有此理。那車夫阿三便陪笑道。七小姐。爲甚麼要發脾氣。我沒有知道啊。老七道。是那個阿蔡。接眷客人。請客請客。連人家買票的錢。都假

裝酒醉。便一古腦兒袋得去了。甚麼下腳的錢菜錢。一個紗壳子也不會開銷。眼見得離中秋近了。我找又沒處找他。此刻在路上被我瞧見了。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功夫。誰知又被你這斷命人。充軍般的一跑。那阿蔡便溜得無影無蹤了。那車夫便道。七小姐不要光火。等我拉回去找他便了。說完話。便真個把車子掉轉頭。拉向適才的地方來。老七下車。四面一望。那裏有蔡一吊的影子。原來蔡一吊見了空花老七。只怕被她扭結固結地拉住了要錢。所以早已三十六着。走爲上着。向旁邊一條弄堂裏一溜溜得不知去向了。依老七的意思。還要四面找尋。倒是那跟局的老三道。算了罷。何必急在一時。他除非開了碼頭。否則也不怕他飛上天去。停一天。我們找到他的什麼蹩腳報館裏去便了。老七這才怏怏地上了車。風馳電掣。來到大亞旅館出堂唱。車子停下。那車夫阿三。便從車廂底下。拿出一塊毛巾來。抹着額角上的油汗。老七便問老三道。幾號。老三摸出局票來。看了一看道。十二號姓高的。老七側着頭想了一想道。是那個姓高的啊。老三道。書局裏的。老七哦了一聲道。那是老六的客人。這房

間好像不是姓高開的咧。老三道。房間是姓莊開的。昨天晚我還同了老六來出過堂唱。那姓高的對於老六。好像很有意思。可惜老六被那雲家裏迷昏了。不把姓高的放在眼裏。老七披了披嘴道。姓高的真也想不穿。有了錢。那一個倌人不好做。却偏要釘緊我們六阿姐。兩人邊說邊已走到了二層樓上。只聽見十二號裏一片笑聲。老七道。你聽。這班人又在那裏串甚麼鬼戲了呢。說完話。已是走到了十二號門外。便伸手推門進去。誰知房間裏的人。見老七和老三來了。越發笑得前仰後合起來。那老七還道是自己身上有甚麼可笑之處咧。便從鬚腳裏滲起兩朵紅雲來。欲知房間裏的人爲甚麼發笑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 判爵金雉妓上公庭 討嫖賊冤家逢狹路

第二十三回 窺浴書生工諧謔 開房間娼女費躊躇

大亞旅館十二處房間裏。笑得一團糟似的。老七和老三推門進去。那笑聲兀自還不曾止住。這時那位姓高的客人。却坐在玻璃窗底下沙發旁邊。招了招手道。老七這裏坐。老七便走了過去。道。對不住。高大少。六阿姐遠堂唱去了。那姓高的却只繃了繃眉。也不說甚麼。旁邊便走過一個長身玉立的少年來。鼻梁上架了一副金絲的近視眼鏡。那眉毛和眼睛。都不住地一掀一動。瞧他的樣子。實在有些滑稽。老七飛了一個眼風。便撐不住要笑了。忙用手絹兒掩着櫻脣。只見那少年走了過來。問姓高的道。這位就是貴相知嗎。姓高的搖搖頭道。不是。我做的是老六。這個是老七。你瞧如何。那少年笑着道。攬轡未安。踴躍疾馳。下駟材也。老七聽這少年嘴裏之乎者也。還當是在那裏贊美自己咧。便把兩顆眼珠子。一齊轉向少年這一邊來道。大少。倪是勿好格包荒點吧。少年瞧見老七眼白多而眼黑少的一雙眸子。不禁打了一個寒噤。姓高的大笑。

道。老七他是從來狗嘴裏不肯落出象牙來的。他說的那裏是好話。他說你屁股大。睡起覺來一定會扭動咧。你趕快過去打他幾下吧。老七聽了。不禁起飛紅了臉。那少年便笑着蜷開去了。這裏老七定了定神。拉住了姓高的衣袖。低低地問道。適才你們爲何發笑。姓高的便一五一十地說道。適才有一家堂子裏的小阿媛。到這裏來出堂唱。見這裏有浴室間的。便一時高興起來。說要浴室。我們大家自然和她的調。她打了一個電話到生意上去。告訴明白了。說要浴室。浴才得回去。便走進浴室裏去脫衣服。姓高的說到這裏。便指了指適才說笑話的那少年繼續說道。那位莊大少。再也頑皮不過。他見小阿媛進了浴室。聽那水聲。知道人已是浸在浴盆裏了。便掇了一張椅子。把椅子放了上去。人便爬上去站着。因爲那浴室門上。却有一扇氣窗。從氣窗的玻璃裏。便可以望見裏面那小阿媛的一身白肉。莊大少站在上面。瞧了一個飽。可是看得出神了些。那額角便碰在玻璃窗上。碰的一聲響亮。裏邊小阿媛抬起頭來。瞧見玻璃外面露出半張面孔來。這一嚇。只嚇得她魂不附體。她本是立在浴盆裏的。脚下一滑。便

摔了一個筋斗。在浴盆裏哎呀了一聲。屁股上便揭去了一塊油皮。那莊大少見小阿媛摔了一交。心裏也是一慌。立足不穩。一聲響亮。便也從椅子上跌將下來。幸虧地上鋪着很厚的地毯。雖然跌得七葷八素。可還沒有跌痛了那裏。所以我們大家笑得連肚腸都幾乎笑斷了。直到那小阿媛暈紅雙頰着回去了。我們還是在這裏好笑。我們大家都說莊大少會唱收關勝。跳三隻柎子咧。其實莊大少平日專門貧嘴薄舌地調侃人。應該讓他吃一點小苦頭。也是現世現報。姓高的一席話。說得空花老七也是笑得花枝招展。當下老七坐了約摸有一刻鐘的光景。便俯着姓高的耳朵道。六阿姊不久就要回來的。你到我生意上去坐坐罷。姓高的把頭點了點。兩人便不約而同地立起身來。姓高的開了衣櫥門。取了一件紗馬褂披上。適才那少年便走了過來道。時候還早。袖海兄怎麼便要走了。原來這姓高的喚做高袖海。當下高袖海便微笑道。我到汕頭路去彎彎就來的。說罷。便和老七老三一同出了大亞旅館。老七老三依舊坐上包車。高袖海便雇了一輛黃包車。往老七生意上而來。老七招呼高袖海到亭子間裏。

坐定。放下門帘。一問房間裏才知道老六還沒回來。一面派人去尋。一面便來陪着高袖海。有一搭沒一搭的談笑。消磨些時光。老七當下便問高袖海道。高大少你說的那個莊大少。是那裏人。那間房間。可是他開的。高袖海道。他叫莊荷絲。本是紹興人家裏。却住在揚州。他不到上海來則已。一來了便須開房間。一班朋友都歡喜到他那裏去。湊鬧熱。其實我也開好房間在富貴飯店。只因大亞裏頭來得鬧猛些。便也擠到那裏去了。富貴的房間却是空着咧。老七道。富貴裏是有跳舞場的。高大少你也時常去跳舞嗎。高袖海搖搖頭道。罷了罷了。那些舞女。她們以爲是迎姦賣俏穿的衣裳連袖子都沒有。腋下的毛。一根根的數得出來。算是學外國人的樣子。恨不得把整個的身體都赤裸了。好讓跳舞的男人爲了他們發狂。其實我瞧了他們塗粉像刷石灰的一般。抹胭脂又像猢猻屁股似的。就連隔夜飯都嘔得出來。這種舞不跳也罷了。還是帶幾個堂子裏的人去跳舞。比較高明些。你願意去麼。你要去我可以奉陪你。老七抿着嘴一笑道。我可沒有這種天官賜。還是等着和六阿姊一同去罷。高大少你說跳舞女人

不及我們長三堂子裏的。其實長三堂子裏的人。現在也很多兼做舞女的。不過跳一次舞。給人家樓抱一回。只須幾隻角子。我們出堂唱。却要一塊錢一趟。萬一往後長三堂子裏的人。兼差的多將起來。那般客人。勢必至於不肯來叫我們的堂唱了。要和我們見面。便打夥兒都到跳舞場去。這豈不是把長三裏的營業和規矩。都給攪亂了嗎。所以聽說有些本家。正在商量若要聯合起來。不許吃堂子飯的人兼做舞女呢。高袖海笑道。現在流行結團體。商界有聯合會。工界又有工會。你們若是聯合起來。結成一個團體。倒也是很好玩的咧。老七正要回答時。只見門帘一掀。進來了一個女子。一張鵝蛋臉兒。兩條細長的眉兒。嘴唇很小。真賽似櫻桃一般。瘦怯怯的身裁。頭髮已是剪了。向後梳掠着。宛如男人一般。原來便是老六。只見那老六似顰似怨。進得房來。喚了一聲高大少。便一屁股坐在牀沿上。高袖海道。你出遠堂唱了嗎。怎麼去了這大半日。老六嚶嚶了一聲。兩隻眼睛。只是望着房間裏的油地氈。一聲兒不言語。高袖海見他一聲兒不言語。好似有甚麼心事的一般。便覺得無趣。也就閉上口。一聲不響起來。倒

是那老七乖覺。便走上去。在老六耳朵上噤噤喳喳。不知說了些甚麼話。老六才點了點頭。伸出一隻手來。搭在高袖海膝蓋上道。高大少。後天是禮拜六。我們房間裏還沒花頭。你高大少肯幫幫忙嗎。高袖海聽見了這話。不覺眉花眼笑道。要我幫你的忙。是很便當的事。不過我也要請你幫幫忙才好。我富貴飯店有房間在那裏。你今晚可有功夫到那面去和我談談天嗎。老六聽了這話。倏的又低下脖子來。默然無語。老七便忙着向她使了一個眼色。老六這才眼睛望着高袖海。勉強嘻開嘴。齶來一笑。接着便微微點了一點頭。老七也就隨手遞上一捲請客票來。又問高大少歡喜吃甚麼菜。好預先關照他們弄去。高袖海道。隨便什麼菜都行。只要老六她不賴。我的請客是決不會賴的。老七笑得格格地道。不是怕你賴啊。你高大少可別誤會了。菜館裏的菜。怕你高大少不合胃口。那麼我們還可以弄幾樣家常菜來。究竟要弄不要弄。自然要請你高大少示的呀。高袖海道。這樣也好。便是鹹燒芋。加厘雞之類。揀清淡些的。隨便弄一點吧。老七點了點頭。便自去關照。這裏高袖海又問老六道。你究竟去不去。肯去的。

便和我一同走。老六紅着臉道：你先去。我隨後就來便了。高袖海便從身上摸出一隻金錶來。看了一看道：時候已是一點鐘了。你甚麼時候來。不要放我的生。你要是不願意的。便趕快和我說。這個事情。原是要兩相情願的。不過你不來。我後天的請客。也就作爲罷論。話須說明在先。免得將來多句閒話。老六嬌嘆道：你這煩得來。說來自然會來的。還有甚麼放生不放生呢。高袖海才立起身來走了。老七蹙了進來。向老六扮了個鬼臉道：那話兒走了嗎。你究竟去不去。老六頓足道：都是你啊。裝神弄鬼的。送我騎上了老虎背。你們便都不管了。老七聽了這話。倏地把臉往下一沉。哼哼冷笑道：六阿姐。你不要狗咬呂洞濱。不識好人心。這個花頭。是做在你帳上的。你是拆份頭的。你有沒有花頭。干我鳥事。這真叫做熱心人招攬是非多了。我看姓高的人。也不見得推扳。比起你那個雲家裏來。要勝上幾十倍咧。不知你安上甚麼心兒。姓雲的是個窮鬼。你偏肯掏腰包去津貼他。姓高的有錢。你偏不肯淺就他。要是我們吃堂子飯的人。人都像了你。這個門口還能開得下去嗎。老六聽老七嘮嘮叨叨地數說自己。只氣得雙

淚交流。邊哭邊說道。我是自家身體。須不是你的討人。到了拆份頭的時候。花頭缺少。有我在這裏陪貼的。我愛和誰軋妍頭。就是我親生的娘。還不能管我咧。姓高的臉比姓雲的漂亮。姓高的錢比姓雲的多。我何嘗不知道。我不愛姓高的。也沒有甚麼理由。只是我心裏不歡喜這姓高的就是了。你試想。心裏不願意的人。偏要去和他親近。這是多少痛心的事。你却又強迫着我要走這條路。我也知道這房間是你們媽舖的。所以你便拿出小本家的面孔來了。好便罷。不好時。中秋節也近了。我和你各走各的路。河水不犯井水。我勸你還是少做做作孽事情吧。老六說到這裏。不禁哽咽得幾乎連話都說不出來了。老七也氣得臉色鉄青。眼淚婆婆。拍枱拍桌地說道。我以爲和你是要好的小姊妹。沒有什麼忌諱。所以多嘴了些。誰料你却說出這種嘔人的話來。好了好了。當我老七的話是放屁。你愛雲家裏不愛高家裏。自然我不能來管你。只求你六阿姊。高抬貴手。不要把強迫的罪名。加在我老七頭上。我老七已是感恩非淺了……老六和老七這樣一鬧。直鬧得沸反盈天。那老三便走進亭子間裏來。連說代勸。先把

老七勸住了。然後再來勸老六道。好妹子。你也不用傷心了。我們吃了這一碗把勢飯。也叫做沒說法。所謂做此官行此禮。有了好客人。不能不巴結些。阿七的說話。原也不會錯得。眨一眨眼。中秋節就快到了。我知道你妹子也不是手裏有積蓄的人。你們一家子好婆阿姨。都靠着您養活的。我也知道您這幾年中。在堂子裏。不但掙不到錢。還拉虧空。有上千洋錢的債在身上。若不是揀幾個洋盤客人。斫幾下斧頭。將來年紀一大。試問還有誰肯借錢給您用。好妹子。做阿姊的。只因年紀輕的時候。歡喜胡調了些。所以背了一點債。如今年紀三十歲了。還是吃這一碗堂子飯。看來這個債一輩子也還不清的了。說句不怕妹子見笑的話。做阿姊的。一個月裏頭。還有三回五回。要和老客人開開房間。不是爲了錢。爲的是甚麼啊。連那個姓烏的。一部絡總鬍子。擦得臉上火辣辣的。可是他問我這鬍子你討厭不討厭。我只得說不討厭。我最歡喜有鬍子的。有良心咧。其實我未嘗不愛小白臉。可是小白臉沒錢的居多。爲了錢的關係。不得不去愛我所不愛的人。也叫做沒說法啊。我看妹子你快趁年輕的時候。積幾個錢是正。

經。將來年紀略大了些。有了錢貼給他們。那小白臉要多少就有多少。拉一把揀揀都使得。因爲小白臉沒一個不愛錢的。老三這一番半莊半諧的說話。引得老六破涕爲笑。便向老三輕輕地啐了一口道。我愛雲家裏。不是愛他的。小白臉。你瞧雲家裏的臉。算得是惹氣的了。可是我見了他的面。便愛他愛得赤緊。不看見了他。又時常想念他。不知是甚麼緣故。這大概是前世事了。說罷又嘆了口氣。老六說時。忽地又想着老三說的背債不背債的那話來。眼見得到了中秋。許多債主。又該逼命似的來逼自己了。想到這裏。不禁心裏一陣寒噤。便咬了一咬牙關道。也罷。算我老六晦氣。拚着這身體。去結識了姓高的吧。老三聽了。不禁合着手掌。念了聲阿彌陀佛道。這才是屋子裏出了太陽呢。你哭得眼睛紅紅地。怎好到富貴飯店去。快起來掠掠頭髮洗臉罷。邊說邊便把老六攙扶起來。走到鏡臺前。替她倒了些美髮霜在頭上。用梳子梳光了。又教粗做娘姨。去泡了水來。傾倒在面盆裏。用肥皂把臉上擦乾淨了。這才白玉霜香水精。外國粉胭脂盒子。搬了一桌子。慢條斯理的粧飾完畢。老三又替她開了衣櫥。取出一

件印度綢單旗袍。週圍釘着黑水鑽邊的來。教她換上。這才由車夫拉了。往富貴飯店而去。老七見她走了。才向老三披了一披嘴道。謝謝罷。嘴硬骨頭酥。有本領的。便教雲家裏討了做少奶奶去。便不必再陪人睡覺了。那姓高的。真叫做瘟生。要是換了我……老七話還沒說完。老三早接口道。要是換了你。早丟了老六玩老七了。老七笑着。便來打老三。不想客堂裏相幫一聲怪叫。老七便和老三不約而同地。都到房門口來接應客人。只見冒冒失失。便撞進一個人來。欲知這人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

窺泖浴書生工諧謔

開房間娟女費躊躇

第二十四回 鴛鴦待闕淚灑蕭郎 鸞鳳換巢情牽蕩子

老七和老三到門口來接應客人。時只見這客人千不是萬不是。正是那老六的恩相好小雲。只見小雲踉踉跄跄進了房間。劈頭第一句問道。老六呢。老七扭轉了脖子。只是不理他。老三也懶洋洋地道。堂唱去了。小雲一屁股便坐在一張紅木炕沿上。又問道。去了有多少時候了。甚麼時候回來。老七道。早呢。她外面有十七八個堂唱。兜轉來怕天都亮了。這老七的說話。分明是一派胡言。倒是那老三。心想也不必騙這小雲了。不如和他說明了。顯見得老六已是有了戶頭。也可以教小雲死心塌地。若能從此教老六和小雲一刀兩斷。爲老六這一方面打算。倒也未始非福。主意想定。便道。雲大少不是外人。便說明了也沒甚麼妨礙。我們這裏有一戶客人。看中了老六。答應在禮拜六替我們請客。所以此刻老六便和他開房間去了。今天晚上你雲大少說不得只好讓一讓的了。可是你雲大少來了。我們倒記起一件事情來。那個戶頭答應禮拜

六請客禮拜日却依舊空着。就請你雲大少幫幫忙吧。好在你們都是和老六有交情的。靴兒靴弟一人占一夜。倒也是天公地道的。事情咧。老三說完話。吃吃地便是一陣笑。老七見老三要姓雲的請客。這簡直是蚊子叮石白了。明知道這是老三調侃姓雲的。便暗暗罵了聲促狹鬼。邊又用眼睛瞟着姓雲的。看他怎生回答。却見那姓雲的也不接口下去。却涎着臉只管追問老六和客人開房間在那家旅館裏。老三用手指頭指了一指道。你去問老七吧。老七道。我不知道。你別要挑撥弄火的。出難題目給人家做。小雲知道老七更難說話。還是老三爽快些。便來捱着老三做一處坐道。三阿姊。做好事。和我說明白了吧。老六是在那家旅館。那客人姓什麼。老三便推了小雲一下道。哎喲。雲大少。你這種米湯。還是藏着等老六來了灌罷。我們是粗腳笨手的。怎好和你雲大少坐在一起。快坐遠些。有人來瞧見了。怪難看的。小雲依舊嘻皮笑臉道。不妨事。我和你三阿姊也可以一同去開房間的啊。問明了。就去開在老六的隔壁。倒也無啥。老三被纏不過。便道。是在富貴飯店。那客人姓高。小雲哦了一聲道。老六和我說

過的。姓高的是開書舖子的。我認得。小雲說罷。便立起身來道。了一聲宴歇會。旋轉身軀走了。老三便追上一。步問道。雲大少。慢慢交走。哩。禮拜日請客那。哼。那知姓雲的。早已跑得無影無蹤了。老三不禁吓了一口道。冒失鬼。明知道你請不起客。故意嘔嘔你。誰料你果然是個扶不起的阿斗。老六道。你闖了禍了。這雲家裏是在圈子裏的。他自己手下。聽說也有人。你如今把旅館和他說了。他萬一招呼了許多小抖亂。去尋着姓高的起來。不是兩下裏要打了出手。才得收場嗎。老三道。放心。姓高的也不是省油燈。況且老六是在堂子裏做生意的。姓雲的要獨占他。道理上也說不過去。常言道。光棍不說無理話。白相人也是講道理的。決不會鬧出事來。姓雲的他問這句話。不過怕我們騙他。所以去做偵探罷了。老七一想。這話不錯。便道。老六碰着這小雲。也算是倒了八百年的霉咧。但不知它們怎會走在一起的。老三道。說來也話長。總之。小雲也幫過老六的忙。老六所以肯這樣死心塌地。戀着他咧。原來上海堂子裏的嫖客。最初是官場最有勢力。後來便是錢莊幫撐市面了。因為錢莊幫的規矩。就是小夥計。每年也可

以宕這們一千八百的賬。若是年終能歸得清楚。那生意是再也不會停歇的。明年一過初五。便又可隨意宕掛。自然花天酒地。重行闊將起來了。不過年年要會能穀把宕帳歸齊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到了西洋鏡拆穿的這一天。堂子也嫖不起了。錢莊幫在嫖界裏的勢力。也就一落千丈。便有交易所幫代之而起。本來交易所是個大賭場。輸的不必說。贏的鈔票成大捲的放在身上。也須想個消納的地方才好。便大家打夥兒都跑起堂子來。等到交易所風潮平了下去。雖然有幾多人還是嫖。可是總沒有以前的盛了。近年來上海堂子裏的勢力。便完全被白相人占了去。上海的白相人。是一種特殊的社會。他們的勢力。在上海地方。便居第一位。這個外埠的人。或者不知道。至於上海人。那是誰也承認的。其實白相人三字。說得不好聽些。便是幫匪。可是世界潮流。瞬息萬變。意大利有什麼棒喝團。美利堅有什麼三開黨。那麼中國的白相人。也可謂吾道不孤了。他們販土。開賭。賺起錢來。何等容易。自然也以嫖堂子爲尾閭之洩了。所以那一個妓女沒有白相人的嫖客。這個妓女。便不能站到人面前去。老六的客人。

中間也有白相人。這白相人是個同胞的弟兄。初起是哥哥做老六的，請客的那一天，便把他兄弟邀了來。兄弟一到，便坐下來打牌。哥哥是主人，自然也應當坐一脚。可是後來客人漸漸來的多了，便喊老六道：「阿六，你來打兩圈罷。」反正還有七八付，便須完了。老六便走將過來，接替那個哥子。恰巧和兄弟坐的是上下首。那個兄弟見了老六，不禁在肚子裏稱贊道：「這個阿姐真漂亮。我們哥哥眼力不錯，可是我爲什麼留心了。這許多年數，却找不到一個頭臉平整些的呢。」也罷。堂子裏的寡老，是大家好玩的。我就割一回哥子的靴腰試試看罷。主意想定，便存心來吊老六的椰子。桌子底下的脚，不住地向老六絲襪上捱擦。進牌出牌的時候，又順手牽羊。在老六的纖纖玉手上搔了幾下，湊巧那老六見這位兄弟，倒也生得眉清目秀，和那個哥子一個大肚皮。滿臉騷鬚子的，有雅俗之別。便也存心和他勾搭。當下也就一五一十把媚眼送將過來。直送得那個兄弟筋酥骨軟，險些兒不就在碰和抬底下捱了下去。好容易失魂落魄地，把兩圈牌敷衍完了，便向鴉片烟舖上一躺道：「阿六來替我燒兩口提提精神。」老六依

言便真個睡向下首。拿着烟籤子挑着鴉片烟。在燈上慢慢價燒。那個兄弟瞧見哥哥不在眼前。便悄悄地道。阿六。我停會開了房間。打電話來好嗎。老六笑着點頭。那兄弟這一喜。便賽似開香堂收了許多徒弟的贊敬般。當下聽聽便把口鴉片烟抽完。立起身來。穿上馬褂想走了。他哥哥問他那裏去。他說今晚癩痢鑫寶在羣玉坊請客。我還要去買張票咧。他哥哥不說甚麼。便放他走了。那知去不多時。那電話鈴便響將起來。指名要老六聽電話。老六跑將過去聽時。却原來就是那兄弟的聽完電話。便來和那哥哥說道。大少對不起。我還有一個堂唱要去出咧。那哥哥也只隨意應了一聲。誰知老六這一去。直到抬面散了。可還沒有回來。那哥哥等到兩三點鐘。等得有些不耐煩才走了。這晚倒是便宜了那個兄弟。他哥哥花了錢。却讓他兄弟占頭籌去。這個事情不發覺。哥哥心裏已經有氣了。可是天下的事情。若要人不知。便除非已莫爲。憑你被窩裏做的事情。一般地也會有人傳說。所以隔不了幾天。這事情便被那哥哥知道了。他這一氣。就非同小可。不過打折胳膊也只向裏彎。到底是同胞的弟兄。這件事

情明明是他兄弟引誘了老六。可是他却不怨兄弟。偏把一口毒氣完全呵在老六身上。便招呼了幾個手下的小弟兄。亂闖闖地要來打老六的房間。那天若是老六在生意上呢。準定會吃不了兜着走。幸虧事有湊巧。老六因爲她娘生了病。所以好幾天沒有到生意上來了。老七和老三。一拔瞄頭不對。忙低聲下氣。替老六說了多少好話。那白相人見老六不在生意上。火氣也就壓了下去。祇得坐了一會便悻悻而去。臨走的時候。便說過三天再來。老六她除非不吃這碗堂子飯。否則老子一定不饒她。說完話才挺起大肚皮。敲着司的克。一窩風走了。這裏老七老三。滿頭是汗。便悄悄地來捎了個信給老六。老六得了這消息。也急得不可開交。後來一想。客人中間有個姓雲的。聽說他巡捕房地界很是熟悉。若是去找他。也許可以有法子。想這姓雲的不用說。便是小雲了。這小雲名字叫甚麼。和我這部人獸關頭。沒有甚麼大關係。也就恕不交代了。且說這個小雲。是在一家報館當外勤記者的。說起這外勤記者四字。原是日本名詞。上海的報界。從前是沒有這種制度的。採訪新聞。在本埠不過是靠幾個訪員。那些訪

員一大半便是老槍鴉片煙抽得骨瘦如柴。那有功夫出去採訪。便每天照例到巡捕房警察局之類的機關裏去抄錄一點瑣案來。其餘便在燕子窩裏橫在鴉片烟舖上道聽塗說地。也就胡亂算是資料了。文理欠順都不很要緊。反正有編輯先生可以修改的。謄寫的時候。有的用墨筆。有的考究些便用複寫紙。真是五光十色。後來邵飄萍編輯一本書叫做新聞學。便把這種制度介紹到中國來。可是還嫌外勤記者四字帶些日本色彩。所以把它改做外勤交記者。不過一時因為人才難得。連邵飄萍自己在北京辦報。聽說也是親身出馬咧。那時上海報館聘了黃遠生徐彬彬等做通訊員。這幾個人寫通信。却另外有一種筆墨。真叫做嘻笑怒罵。皆成文章。於是上海的報館裏。感覺到報紙要出色。不僅編輯先生該高明。就是採訪新聞也應當延攬專門人才。所以便漸漸地試行這種制度起來。隔不了多少時候。各報館的外勤記者越聘越多。可不約而同的。大家都成立了一個採訪部。小雲便也在這時受僱於一家報館。他的職務却是專跑巡捕房新聞。常言道。近朱者赤。近墨者黑。小雲因為和巡捕房接近的緣故。

自然包打聽外國三道頭都和他稱兄道弟了他叫老六的堂唱。初起也不過是在枱面上。別人都叫了。他不能不叫。並不存心轉老六的念頭。老六也是把小雲當作普通客人看待。並沒有怎樣的感情。不過知道小雲巡捕房裏有些路道罷了。這時老六怕那白相人和她搗蛋。委實沒有辦法了。便不期然而然地想起這小雲來。便親自打了一個電話到小雲的報館裏來。湊巧小雲採訪新聞任務完了。在採訪部的沙發上架起了腿。和同事們談天。那電話鈴丁零零丁零零的響了起來。一個同事去聽了。便招呼小雲道。有個女人打電話給你。小雲道。奇啊。那裏來的女人呢。邊說邊便走到電話旁邊來。接過聽筒。喂了幾聲道。那一個老六。哦。原來是你。有事商量嗎。好的好的。我等一會到極東飯店來叫你堂唱便了。準定十二點鐘。不拆爛污說罷。便把聽筒掛上。同事們聽了。便和他打趣道。小雲三十塊大洋一月的薪水。還跑堂子嗎。本領真大。小雲一面穿馬掛帶帽子。一面却笑道。你們不要胡言亂道。不過叫叫堂唱。有甚麼道理。那位同事便哎唷了一聲道。說的好輕鬆話兒。一個堂唱。便是一塊錢。一天叫一個。你一

月的薪水。便都結交堂唱了。虧你還如無其事咧。小雲哈哈笑了一陣道。傻子傻子。這堂唱錢。又不比南京蕪湖等處。規矩是要現開銷的。到了節邊。有錢的時候。便開銷開銷。沒錢的時候。便一漂了事。難道堂唱錢。她們還好向臨時法院開欠不成。小雲說完這幾句話。早戴上帽子。說了聲宴歇會。便從水門汀樓梯上下去了。出了報館。也不雇車子。洒開大步。便往極東飯店而來。原來小雲有一般朋友。在極東常年開着公司房間。小雲沒事的時候。便時常前去揩油。或是洗澡。或是抽鴉片。倒也是個老主顧。這天要叫老六的堂唱。自然以極東為最相宜。所以一踏進房間。便揷電鈴叫茶房。却被一位朋友把他的手。按住道。慢來慢來。你叫茶房。是不是要吃東西。那麼我們便要聲明一句。你如若吃東西。各人惠各人的。並且要現錢交易。不准記帳。這是我們新近的議決案。上一回你吃一碗鹹泡飯。連招呼也不打一聲便走了。後來還是在打撲克抽的頭錢裏。替你惠了鈔。你要是再來一個。我們就不能擔負了。小雲呷了一口道。誰要吃你們的白食。要你急得這般模樣。我叫茶房。是教他們拿局票。要叫堂唱。你放心就

是了。那人這才沒得說。一會兒茶房送上局票來。小雲便提筆寫將下去。不用說自然是叫老六了。那局票去了約摸有半個鐘點。老六便單身一人來了。只是她脂粉不施。玉容慘淡。小雲倒吃了一驚。便拉住她手問道。什麼事。急得你眼睛紅紅的。老六見問。用問手捧住心口道。不要說起我們吃堂子飯的。真是八面下風。客人們心裏高興。便好不高興了。便是我們晦氣。我吃這碗。也吃得怨盡怨絕的了。說時。眼圈兒不禁又紅將起來。欲知小雲幫忙與否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

鴛鴦待闕淚灑蕭郎

鸞鳳換巢情牽藕子

第二十五回 鰐魚開眼一夜碎郎心 嬌鳥依人片言知妾意

老六眼圈兒一紅。含愁帶恨。把兄弟割哥哥的靴腰。那一節故事。演說了一遍。又說怕那白相人要來打房間。所以拜託你幫幫忙。小雲聽了。不禁嘆味一聲笑道。這是你自己不好。袴子帶太鬆的緣故啊。老六用纖手輕輕地打了小雲一下道。人家急得甚麼似的。你還要尋開心。小雲才道。事是沒有甚麼要緊。不過這白相人是甚麼路道。須打聽得明白。因為圈子裏最講究一個輩分。現在上海地面上。大字輩是寥寥可數的了。那麼這人最多是個通字輩。他的老頭子有面子沒面子。你總該知道啊。老六搖了搖頭道。我那裏知道呢。不過瞧他們的情形。這人也是起碼白相人。你弄個包字頭來。準定可以把他嚇退的事。不宜遲。他們約着明天晚上再來的。那麼明天白天。你便須布置好了。晚上我在生意上等。你小雲點點頭道。既是起碼白相人。這事情都在我身上。你放心就是。老六千恩萬謝。當下又談了些旁的話。便叮嚀而別。第二天喫過晚飯。

果然那白相人又帶領了十多個腰圓背闊的朋友。來到空花家。問老六來了沒有。這時老六因爲小雲還沒來。所以躲在隔壁。不敢出頭。教老三和老七兩人出來支吾着。虧得老三是個風塵老手。便上前笑道。衆位大少請坐一會兒。老六就要來的。說時便教粗做娘姨。倒茶敬香烟。裝盆子。鬧得鴉飛雀亂。那些白相人一會兒嫌茶淡。一會兒又嫌香烟不是茄力克。說你們拿出白錫包來。難道瞧料大少們嫖不起堂子嗎。老三和老七也只得忍氣吞聲。敷衍着他們。可是他們存心是要來搗蛋。便處處地方。得着風便扯蓬。拍枱拍橈。鬧得不可開交。正在難分解之際。相幫高叫了一聲。那小雲便同了一個頭戴銅盆帽。身穿黑物華葛夾袍。左手夾着半檝雪茄烟。右手拿着司的克的胖子。一同走了進來。這時老三因爲知道老六有了救兵。所以故意把門帘吊起。這兩人一脚便跨進了白相人在那裏尋事的房間。這許多白相人中間。倒有一大半認得這黑袍子的人。便是巡捕房的包打聽。有幾個人。還在他手裏犯過案子。便已嚇矮了半截。有幾個雙腿彈琵琶似的。早已在那裏想出鬆了。說時遲。那時快。那包打聽進得

房來。用眼睛四下裏一瞟。早已瞧見房間裏並沒有十分有面子的人。頓時便扳起面孔。把司的克向中間一隻紅木大理石圓桌上一放道。你們來做什麼。租界裏的長三書。厲。領有照會。也是正當營業。你們誰敢打房間。誰便須吃官司。怪不得提籃橋的外國牢監。連擠都擠不下呢。包打聽說完這幾句話。便仰着脖子。只是冷笑。那個哥哥本來是這許多小抖亂中間的領袖。今天的這場是非。又是由他身上而起的。便硬着頭皮。上前拱了拱手道。老大。這件事情。你老大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說時便把老六和自己兄弟的一番交涉。說了一遍。包打聽却把腦袋搖得像博浪鼓般道。你不說還好。你一說。更顯得你是蠻不講理了。第一層。老六原是當堂子的。誰有錢。誰便可以去嫖她。要是偶然被人割了靴腰去。便須打房間。老六可沒有這許傢生。供給你們打咧。第二層。這事情原是你自己兄弟不好。你爲甚麼不去怪他。却偏偏來尋老六說話。顯見得只袒護着自己人。却把別人出氣。你也是在外頭跑跑的人。請問你這道理。到了場面上。可能說得出去嗎。包打聽一席話。說得這白相人啞口無言。反是小雲怕把這些人

逼得過分了。他們下不得台。將來隨時隨地。好和老六搗蛋。終究也不是老六之福。所以便接口道。事情說過就完了。我看諸位得饒人處且饒人。也不必再和老六結這一場仇恨了。今天勞動諸位。過一天等老六拿出錢來。請諸位紅紅面孔。諸位有了這面子。也好撤開手了。小雲和包打聽兩人。一軟一硬。把那班白相人弄得服服貼貼。見小雲說了請客的話。便趁此下台道。兩位老大說的話。我們都是自家人。還敢違拗麼。我們走罷。一衆小抖亂得了這句話。如同皇恩大赦般。便也道走罷去罷。頓時抱頭鼠竄。走得一個不賸。這裏老六出來。向兩人千恩萬謝。兩人謙遜了一陣。喝了杯茶。也就走了。這場風波。便告平息。經此一來。老六和小雲倆。便有了感情。在老六一方面想呢。堂子裏吃飯。原是不容易的。如若沒有一個有面子的人撐腰。便須受人欺侮。難得小雲是在報館裏做事的。那職務也還算高尙。又和這些小抖亂有些淵源。往後凡事還須仰仗仰仗他。因此老六見了小雲。便格外殷勤。小雲也久已愛上了老六。只因她本來淺就。也就死了這條心。如今見老六忽然移船就岸起來。自然不肯把機會錯過了。

兩下裏正似乾柴遇烈火一般。不久便開了房間。成其好事。兩人一有了交情。經過了相當期間。那感情越發深了。便形影不離起來。小雲當兩情歡暢之際。也曾含笑問過老六。說我臉又不漂亮。錢又沒有。你究竟爲了什麼才愛我的。那老六長嘆一聲道。堂子裏的人。表面上固然迎新送舊。張來張好。李來李好。可是骨子裏却都有一個恩客在着。這個恩客都是知心着意的。有什麼病痛時。仗他扶抑爬搔。這種恩客。有的信人歡喜小白臉。便把小白臉充任。有的信人歡喜金錢。便把有錢的人充任。只有我老六。既不講究臉。也不講究錢。只要這人能夠拿一付赤心來待我。我便終身戀着他了。這一席話。簡直說得小雲感激涕零。從此也就安心做老六的恩客。兩人嫌大旅館價錢大。便索性開了五馬路一家小旅館的房間。祇有六角錢一天。兩人便把這房間長包了。說不得這房間錢。也都是老六掏腰包的。列位試想。兩人的愛情這樣濃郁。自然小雲聽了老六和那姓高的去開了富貴飯店的房間。要失魂落魄似的了。且說小雲一口氣從空家奔了出來。不暇思索。便直奔富貴飯店而來。才踏進大門。忽然又有些

躊躇起來。心想哎喲。老六在姓高的房間裏。我又不能闖進去。把她抓出來的。這便怎麼辦呢。正在進退兩難之際。忽然一眼瞥見了帳房間的那隻電話機。便靈机一動。當下忙向那旅館一覽表上查明了姓高的是在四十六號。便不敢怠慢。三脚兩步跨到帳房間裏。向帳房先生打了一聲招呼。那帳房認得這人是報館裏姓雲的。便點了點頭。小雲走近電話機。便取下聽筒。教接到姓高的房間裏去。接通了之後。高袖海問是誰。小雲便逼緊了喉嚨。裝做空花房間裏打來的。說有堂唱。叫老六回去。那知道男人裝做女人的聲口。畢竟容易露馬脚。不多時。已被高袖海聽了出來。便呸了一口道。又是電話局裏接綫生尋開心了。便把聽筒掛上。不來理睬。小雲見第一次電話不靈。便再搖第二次。後來索性把那電話鈴只管猛搖不已。搖得高袖海火光起火來。便跳下了床。把電話聽筒取下。另外掛了起來。那鈴聲的聒噪。這才被他躲過。依舊來摟着老六。做一被窩睡覺。可憐老六。他也明知道這電話是小雲打來的。心裏何嘗丟得下他。只是自己既然來了。姓高的也斷不能輕易放自己回去。只得萬分委屈。陪高袖海同睡。

她身體雖然陪着姓高的。至於那顆心。却還是牽腸掛肚在小雲身上。再講小雲接連搖了十幾次。見一次都不能通。便嘆了一口氣。趑上樓梯。在四十六號房門外。立了一個多鐘點。隱隱約約。聽見老六說話的聲音。只是不便上前叫喚。九曲迴腸。正如被一把快刀。在那裏一寸寸的斃割般。後來茶房見這人痴等在那裏。還當是有神經病的咧。便上前來盤問他的來踪去迹。他才沒奈何。趑下樓梯。又在大門裏學那看門的巡捕般。站了大半夜。看看天光發亮。那富貴飯店大門。湊巧是向着跑馬廳的。每當晨光熹微之際。凡是家裏養着各種鳥類的。便都擎着鳥籠。來到跑馬廳鐵柵欄外面。頓時幾十隻鳥兒。也有畫眉。也有黃鶯。各自轉着嘹亮的歌喉。在那裏你一聲我一聲的叫着。小雲一夜沒睡。眼睛紅紅地。便也來擠在養鳥人的中間。背倚着鐵柵欄。兩隻眼睛。却還是望着富貴飯店的大門。連霧也不霧一霎。好容易等到了八點多鐘。才見那老六。蓬着一頭亂髮。披着一件綠色軟緞的夾斗蓬。從富貴飯店的大門裏。婷婷嫋嫋地走將出來。小雲如獲至寶般。忙迎上前去。老六見了小雲。便問道。你不是在這裏候

了一夜嗎。小雲點點頭。老六見小雲憔悴得這等模樣。心裏不禁萬分憐惜。便也噙了兩胞眼淚。哽咽着說道。我們到五馬路旅館裏去罷。邊說邊便來牽了小雲的衣袖。各自跳上黃包車。來到五馬路小旅館裏。進了房間。便倒在小雲懷裏。痛哭起來……禮拜六的晚上。高袖海果然在老六那裏請客。老六兔不得打疊精神。應酬客人。這時高袖海請的客人中間。也有當律師的。也有小報主筆。也有大報的外勤記者。便坐了兩桌麻雀。從七點鐘碰起。直碰到十一點鐘。還沒有歇。只聽得房間裏的人嚷着高大少朋友來。門帘一揭。便進來了一個長不滿三尺的人。只見他穿一件嗶嘰單長衫。鼻梁上架着一付近視眼鏡。走起路來。一條腿好似有些毛病的。高袖海見了。便歎然道。小牛你怎麼來得這般遲。小牛道。今天禮拜六。我一個人就有四五處應酬。正是忙得分身不開。我早就預備在這裏多坐一歇的。所以先到旁的地方去彎了一彎。最後才到這裏來。高袖海道。先吃點心。後叫堂唱。等碰完了麻雀。再坐枱面。小牛道。點心已是吃了兩處。再吃是吃不下的了。堂唱那可不能不叫。說完話。便坐了下去。寫局票。高袖海

道。你不是依舊叫蟬媽嗎。小牛笑道。自然堂唱雖多。蟬媽却每天至少須叫一次。當下寫完局票。發將出去。果然不到半個時辰。那蟬媽老八已是來了。這蟬媽老八生成的圓面孔。塌鼻梁。年紀也在二十開外了。穿一件外國緞的旗袍。走了進來。見小牛在鴉片烟舖上躺着。便向他腳後坐下。推了推小牛道。阿牛。你怎麼到了這時才來叫堂唱。大概旁人叫的膩煩了。才來叫我的咧。小牛急得坐了起來。指天誓日地說道。天地良心。我從六點鐘奔起。奔東奔西的。奔到此刻才在這裏坐定下來。你想連坐一歇的功夫都沒有。更那裏有功夫叫堂唱。蟬媽老八搖了搖頭。那一付耳墜。便丁東丁東個不住道。我不相信。小牛道。叫不叫由我。信不信由你。如今我們閒話少說。今天那個汪爺。可曾來過。老八把嘴一披道。怎麼不來。一來了。就和我動手動脚。真叫做又好氣又好笑。又是你的朋友。我們不能得罪他。誰想他竟是轉起我的念頭來。你想好笑不好笑。小牛道。好啊。他要轉你的念頭。你就何妨和他幹一次呢。反正我是個從不會吃醋的。老八啐了一口。小牛臉上早沾了好些唾沫。老八又用手在小牛背上拍了幾下道。你

倒肯做死烏龜的。怪不得你背上拍起來。嗚嗚的響咧。小牛一面掏出手絹來。擦去臉上老八的香唾。一面却笑道。謝謝罷。烏龜也做不了許多。又不是我家裏的太太偷了人。你吃的原是這碗把勢飯。面子上雖然說自從認識了我。就沒有和旁人落過相好。可是我不會一天到晚跟着你的。你就是和旁人偷偷摸摸的。我何嘗會知道。倒不如讓姓汪的剪了邊去。自己人。利權才不致外溢咧。老八聽了這話。便笑得格格地。捏了棉花般的拳頭。在小牛腿上打了一下。這一下。打得小牛渾身舒泰。賽似抽了一口鴉片烟。老八笑停了。才用手掠了一掠頭上的短髮道。好了好了。誰和你鬥口。快些在這裏坐了枱面。到我們那裏去吧。姓汪的說明在那邊老等的。兩人正說之際。兩桌麻雀。湊巧同時碰完了。高袖海招呼擺枱面。房間裏的人。七手八脚。把枱面擺好。便來招呼衆人入座。衆人也不客氣。一窩風團團坐下。酒過三巡。老八暗暗拉了拉小牛的衣角。小牛便招呼房間裏的人。絞把手巾來。抹了抹嘴唇。向高袖海謝了一聲。便立起身來道。我還有一點事情。要先走一步了。高袖海笑道。老八不來則已。一來了。便好似解

羞押着犯人般。把牛大少押了回去。這是甚麼道理。老八笑道。這是牛大少自己要走。關我啥事。說着便和小牛倆出了空花家。回羣玉坊而來。姓汪的却在亭子間裏等着。老八便引小牛匆匆地來找姓汪的。誰想還沒有跨進亭子間的門檻。便見旁邊閃過一個娘姨來。向老八連連搖手道。八小姐不要進去。老八聽了。便是一怔。欲知娘姨何事搖手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 鱈魚開眼一夜碎郎心 鱒鳥依人片言知妾意

第二十六回

嫩蕊嬌花摧殘丙夜

愁雲慘霧籠罩申江

小牛和嬋嫣老八正要舉足跨進小房間去時。旁邊却閃過一名娘姨來。向着老八搖手道。八小姐快不要進去。老八詫異道。汪爺又不是外人。要你鬼張鬼智做甚麼。那娘姨便走近一步。悄悄地說了幾句。小牛原離得不遠。順便也就聽到了十之一二。便也笑着向老八扮了一個鬼臉道。汪家裏是前世沒見過女人面的。到了堂子裏。最好像鹹肉莊上一般。幾塊錢斬一刀。他這幾天還纏着我。說要找個小先生開苞咧。眼前他既已愛上了老九。我看老九將來也不見得會有什麼大指望。就委屈她成全了汪家裏的志願吧。好在汪家裏有的是錢。他這一回到上海來。原預備花上一萬和八千的。你的娘便樂得敲敲他的小竹槓。老八會意。點了點頭。兩人便撤下娘姨。掀簾而入。只見那姓汪的橫在銅床上面。懷裏摟着一個十四五歲的小姑娘。叫做老九的。在那裏渾身亂摸。正在十分得趣。所以適才娘姨叫老八不要闖進小房間裏去。原是爲了姓

汪的和老九將近入港。所以怕把它們好事撞破了的緣故。這時老九在姓汪的懷裏笑做一團。斷斷續續的說道。汪爺怪癢的。快放手。邊說邊便雙手亂舞。那袖子拂在旁邊一盞鴉片烟燈上。幾乎不燃燒起來。小牛便打了一個哈哈道。老九快把衣袖放在火上燒它一個窟窿罷。燒破了舊的。反正汪爺會賠你一件新的咧。老八也笑着嚷道。娘姨快去倒盆水來。它們摟得緊緊地。須要潑一潑才好。姓汪的見兩人進來了。這才放了手。拉開了闊嘴吧。露出一口黃牙齒來。向着兩人嘻嘻地笑。老九趁勢跳下床來。在衣櫥的玻璃鏡子面前。照着用右手掠了掠頭髮。小牛一翻身就睡在姓汪的對面道。汪爺你不要瞧不起這老九。倒是鄉下大姑娘。有吃無看相咧。那個汪爺聽了。這才對了他的胃口。便拍手道。照呀。往常中國人的所謂美人胎子。大多數是瘦怯怯的身裁。須要弱不禁風。工愁善病。才有男人去恭維她。那裏知道。這種美人。只能畫在月份牌上。看着嘖嘖贊賞。至於實用主義。那就非要像老九一般。身體結實不可。小牛耳朵裏聽着汪爺的話。眼睛裏瞧着老九的身子。矮胖得似水葡萄般一概。不由心下十

分好笑。可是嘴裏却不能不敷衍着他。便接口道。汪爺。你現在也不用發愁了。上海的女學堂裏。那一處不是跳舞體操。把女孩子們的兩條尊腿。操練得和牛腰一般粗細。這樣結實的身體。就是教她們上前綫去殺敵致果。還綽乎有餘。閨房之中。自然要把我鬢鬚眉男子。殺得樹降旛了呢。小牛搖頭晃腦。正在說得上勁。只聽見一陣脚步聲。便進來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。那臃腫的身裁。才不愧是一頭水牯牛。原來這人正是鋪房間的本家。叫做小脚三孀孀的。便是小牛看了小脚三孀孀一眼。才吐着舌頭向汪爺悄悄地笑道。這個身子才結實呢。汪爺不禁也嘆味笑了一聲。那小脚三孀孀邁開一雙六寸不足。五寸有餘的金蓮。格蹬格蹬地走入室中。笑道。牛大少。你不是在那裏講外邊又在打仗了嗎。這個年頭。兵荒馬亂。小百姓們比長毛的時候。還要難活命呢。小牛見小脚三孀孀頭不對馬嘴的說出這一番話來。却也懶得和她歪纏。便含糊答應了幾聲。小脚三孀孀見小牛不接下去。便掉轉口風。向着汪爺道。我家這阿九。你汪爺瞧上去。還可以將就將就嗎。汪爺翹起右手大拇指來道。豈但將就。簡直

是身上沒一處不惹人憐愛。三孀孀你真有本領。調理出這樣一個人來。三孀孀見汪爺稱贊她。便越發揚揚得意。撲通一聲。便把一個挺大的屁股。在旁邊椅子上壓將下去。可憐屁股大椅子小。連那椅子和茶几的空隙裏。都擠滿了肥肉。她又把左腿拖向。右邊膝蓋上。將鞋子向小脚上兜了一兜。嘆口氣道。汪爺。你沒有瞧見過阿九初來的一年咧。那個時候。她才七歲。拖着兩條鼻涕。一頭黃毛。結了條小辮子。頭髮根裏都是蝨子。多得好似馬蟻一般。教人看了。都要肉兒癢癢地。是我好容易。用水銀琉璜替她抹上。才斷了根。後來洗澡梳頭擦臉。也不知費了多少心力。才調理出水葱兒般的一個人來。三孀孀說到這裏。老九不禁向地上啐了一口道。姆媽總是歡喜翻舊賬。說罷。便似蛺蝶穿花一般。低着頭。跑出房間去了。三姆媽又笑着道。汪爺。你要是瞧阿九瞧得對勁時。便替她點了大蠟燭吧。小牛在烟舖上聽了這話。便也打着邊鼓道。汪爺那有不對勁的道理。可是你三孀孀要什麼條件。也須說得出來。好教汪爺肚裏有個分寸。三孀孀把頭連搖上幾搖道。這還用說嗎。你汪爺賞賜的。多少總是瞧我老太婆得

起。要是大家討價還價的。還成甚麼樣子。我們要是存心開汪爺的條斧。一來對不起汪爺。二來汪爺是你牛大少介紹來的。我們多要了。你牛大少面上也是難交代的。汪爺便插嘴道。在你三孀孀。固然是一片好意。可是鼓不打不響。話不說不明。我們甯可先小人後君子。沒的將來大家多句閒話。小牛這時明知道三孀孀不肯開價。原是她調皮之處。可是兩下裏當面講。却也不免都有些面嫩。事到其間。少不得做自己不。替它們做一個穿針引綫之人了。老八面上。也好記上一次大功。主意想定。便立起身來。拉三孀孀到外面大房間裏。和她唧唧噥噥了一會。又來烟舖上和汪爺咬耳朵。經他這樣跳出跳進了好一會。才把這件事情說妥了。汪爺這一方面。拿出一付四兩重的金釧臂來給老九。另外又是一百洋錢。算是給三孀孀的。等到事情過了。便由汪爺揀一個日子請客。做兩打花頭。這樣三面言定。便把口頭契約訂了。三孀孀這一方面。知道老九也是個扶不起的阿斗。將來只能跑跑棧房。在長三堂子裏是做不出世的。所以也不敢存甚麼奢望。在汪爺一方面。原是個江西來辦貨的客人。錢帶得可不

少存心想在上海玩一個暢快。不過震於上海堂子的威名。點大蠟燭都要花上一兩千的。如今祇須五六百塊錢。自然喜出望外。便也爽快快地答應了。這小牛穿針引綫。倒也沒說滿十句話。兩下裏一拍就合。那個汪爺十分急色。便託小牛問三嬸嬸。幾時可以實行。三嬸嬸道。我既已答應了。便過一天也好。今天也好。隨汪爺的便就是了。汪爺聽了這話。直快活得心花怒放。忙道。我看揀日不如撞日。就是今晚也好。我反正開好房間在那裏。也不必再另外找地方了。不過三嬸嬸一方面。不見顏色。怕還不很相信我姓汪的。這倒要你牛大哥答應一聲的了。小牛把手拍着胸脯。做一片聲響道。這個你儘管放心就是了。老實說。三嬸嬸一家。若不是我小牛替她們撐着。她們還能在堂子裏站這許多年代嗎。我吩咐她們的話。就不怕她們牙齒縫裏敢迸出半個不字來。小牛說完話。便真個來和三嬸嬸說了。三嬸嬸因爲小牛是一家的衣食父母。他說的話。那裏敢駁回一聲半句。再則瞧這汪家裏。倒也是老老實實的生意人。不見得會連開苞的錢都漂了去。所以便一口應允。汪爺一骨碌從鴉片烟舖上扒起身來。嚶

道。走罷走罷。老九到那裏去了。這裏老八便和三嬌嬌倆。七手八脚。替老九裝扮起來。可憐那個老九。自從賣到了三嬌嬌家以後。因爲臉子生得不漂亮。所以三嬌嬌也不指望她有甚麼好處。一晌總是粗衣惡食。在生意上當雜打差。誰想今天偏會夾忙裏鑽出一個汪爺來。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。居然肯挖腰包。替她點大蠟燭。不要說三嬌嬌始願所不及。就是老九自己。也有些受寵若驚咧。她在堂子裏耳濡目染得久了。恨不得也如老八一般。出出堂唱。穿起了很漂亮的衣服。坐在那水月電燈點得雪亮的鋼絲包車上面。出風頭去。她只想到了這一層。却想不到點了大蠟燭之後。從此便陷入泥犁地獄裏。愈陷愈深。沒有出頭的一天了。閒文剪斷。且說這一晚。她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喜洋洋地跟着汪爺便走。那小牛見汪爺要走了。便拉住了他道。你且慢走。你那旅館裏。還有空房間沒有。我和老八今晚還有幾句話要說。便也索性和你房間開在一起了吧。汪爺忙說道。有有。我先去替你和茶房說了。你隨後就來吧。說完話。便頭也不回。帶着老九走了。這裏小牛在老八耳朵上說了幾句。老八點點頭。見時候已經不

早料想不見得再會有人叫堂唱的了。便換了衣服。跟着小牛同往汪爺那旅館而來。到了旅館裏。那知汪爺的房門。已是關得文風不透。小牛正欲上前叩門時。旁邊却轉過一個茶房來道。汪先生關照的。說如果那牛先生來。房間已是開在二百零九號。他等不及。已先睡了。小牛鼻子裏嗤的笑了一聲道。不得了。這江西老表。極到這等模樣。老九今晚定然給他累苦了。老八伸出纖手來。在小牛腿上擰了一把道。你不要光說別人。你自己想想。第一回和我落相好的那一晚。是個甚麼光景。小牛給她一說。不禁臉上也有些訕訕地。兩人邊說邊便進了房間。不說那汪爺這一晚將老九盡情蹂躪。且說老八如何提起和小牛落相好時的舊話來呢。其間也有一個緣故。原來小牛在火車站上辦事。此外還兼了時間報的外勤記者。因為火車站上時常有大人物來來往往。倒也是新聞的策源地。所以報館裏大多數便拿出錢來。委託了車站上的職員。替它們通通消息。譬如夜車將要開行了。突然間有一位要人來關照。教預備花車。說要到南京去。這些職員得了消息。祇須一個電話。打到了報館裏。便立刻會有另外的

記者一輛汽車趕到火車站來。問那要人到南京去是甚麼目的。或是問她對於現在時局問某項題的意見。明天加油加醬。便可以在報上揭載出來。這種報館和機關裏職員勾通的把戲。早已成了慣例。也就毋庸細說。且說也不知是那一年。時局上發生了重大變化。眼見得上海是要換旗號了。嚇得鎮守上海的官吏。手忙腳亂。更兼上海的許多工會。又都蠢蠢欲動。今天也開會。明天也宣傳。越發把坐在龍華的那一位什麼官兒。弄得寢不安枕。食不甘味。便索性倒行逆施。派了隊伍。背着大刀。搨了駁壳。在西門一帶巡查。見有穿西裝的。便不管是不是間諜。抓將過來。舉起大刀。砍下腦袋。順便又是飛起來一脚。把那屍身踢翻在地。鮮血骨都骨都地往外直冒。淌在馬路上。積聚着成了一條小河。好不怕人。這樣一連殺了十幾個人。不但穿西裝的嚇得躲在家裏。不敢出頭。就連穿中裝的。也都深藏密潛。輕易不肯向外邊亂闖。馬路上就祇幾個老媽子。提着竹籃在外面買菜。這些老媽子是個女流之輩。也就不怕人家疑心。她是什麼黨什麼派的。馬路上經此一來。也就冷清清地。這時湊巧有一位新聞記者。聽說

西門殺死了十幾個人。便去找一點新聞資料。那知才走過方板橋。便有十幾柄手鎗。同時包圍了他的前後左右。吆喝着叫他站住。這位新聞記者一低頭。便見十步之外。一具死屍。身首異處。那血還是鮮紅的。足見殺的還不久。這位新聞記者身上有一本小記事冊。上面一項一項。記着許多工會的地址。某工會是在某某路。某工會是在某某里。這種東西。在新聞記者身上。原不希罕。可是那些八太爺。只知道殺人。這新聞記者第一身上穿着西裝。已有可殺之道。第二口袋裏又裝着這一件東西。任憑你舌底翻瀾。把死的說成活的。可憐八太爺連新聞記者是甚麼東西。還不知道咧。真所謂秀才遇着兵。有理講不清。這新聞記者暗暗叫聲吾命休矣。正在千鈞一髮之際。幾位八太爺想動手搜查他身上時。他忽地靈機一動。想起口袋裏還裝着一張司令部的通行證。或者借他可以救得自己一命。想到這裏。便不等他們動手。便先自己伸手取出通行證來。向着那些兵士一揚道。你們不要和我囉唆。我是辦公事的。有你們長官給發的通行證在此。那許多八太爺。中間有一個人。背上插着一枝令箭。這人在一夥兵

士中間似乎地位比較高些。一伸手把通行證接了過去。反覆審視了一遍。見不是假的。便疑惑這人來頭一定不小。便頓時換了一副面目。喝退了衆人陪笑道。先生大概是在那一個衙門裏辦事的。不過你先生既已穿了西裝。便是過了我們這一重關口。前途還是有人要攔住的。更兼司令又發下了格殺不論的命令來。萬一遇了不講情理的人。抓住先生。一刀兩斷。你先生在此亂世紛紛的時代。就是做了鬼。也還有冤沒伸處咧。我看你先生還是回到租界上去的太平些。不知那新聞記者聽從與否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

嫩蕊嬌花摧殘丙夜

愁雲慘霧籠罩申江

第二十七回 噴熱血民命等鴻毛 碎芳魂蠻音聽鳩舌

那新聞記者聽了這話。宛如皇恩大赦一般。慌忙謝過了那背着令箭的兵士。回身便走。及至一條腿跨進了法租界。才叫了一聲慚愧。掏出手絹來。把額角上的汗珠兒擦抹乾淨。自從這樣一來。性命是人人寶貴的。再要教他們到華界去採訪新聞。那是誰也要搖頭的了。因此新聞的來源。便一天少似一天。那風聲又一天緊似一天。末了。圖窮匕現。工會裏爲要撞掉現當局。教他們早些滾蛋的緣故。便發出了總罷工的命令。報館裏也早已得了消息。預備第二天把這件事情。詳細地記載出來。那裏知道。下半年司令部來了一個電話。說立刻要召售各報館總主筆談話。那一家不到的。便封掉那一家報館。說完這幾句話。電話也就搖斷了。各報館得了這個電話。都嚇得戰戰兢兢。不敢不去。也不敢就去。便草草地先開了一次會議。常言道。在他簷下過。怎敢不低頭。便議決硬着頭皮前去。可是總主筆地位重要。親身出馬。萬一被他們拘留起

來。那可不是頑的。便決定各派重要的外勤記者做代表。五六家報館。便是五六輛汽車。魚貫着向龍華進發。到了司令部。只見長槍大砲。擺得密密層層。幾位記者先生。差不多就在刺刀鋒下匍匐而過。虧得把門的軍士。知道是司令部召來的。倒也不敢怠慢。便立刻帶領到會客室裏。在一張大菜枱週圍。團團坐定。一會兒便見有一位戎裝佩劍的副官長。皮鞋聲音囊囊地走進室中來了。也不就座。便立在大菜枱的一端。朗說道。今天甚麼混賬工會。發出了總罷工的命令。想諸位也早已知道了。不過這個消息。和治安大有妨礙。所以司令教兄弟傳諭。請諸位務必把這條消息抽去。若是那一個敢違拗這一句說話的。謝某人便是一個榜樣。原來前幾天有一家外國報主筆姓謝的。因為做文章反對那時的現當局。所以被司令部派了汽車。候在租界裏。趁這姓謝的猝不及防。便把他似老鷹抓小雞般。抓來向汽車中一塞。風馳電掣。便向龍華而去。及至巡捕房裏得訊。想來救護時。那裏趕得上。這幾天姓謝的。還有槍斃的消息。所以副官長特地提出來警告各位記者。也是殺雞給猴看的意思。好教各位記

者覺悟。租界不能完全做護身符的。果然各位記者聽了。嚇得面面相覷。中間有一位記者。想嚇嚙着說幾句話時。那知副官長。却向他瞪了一眼。一擺手便喊了聲送客。門裏門外的勤務兵。便也一疊連聲喊送客。幾位記者。只得一聲不響。站將起來。出了大門。依舊坐入汽車。回報館而去。把這番情節稟告了總主筆。大家準備明天報上。對於總罷工的消息。不着一字。盡得風流。那知到了晚上十點鐘。工會裏來了十幾名代表。送來一張總罷工的宣言書。說請貴報一字不易。照登在本埠新聞裏。如若貴報胆小。不敢登出來時。哼。哼。那時敵工會就要採取相當手段對付了。這幾個人本來口袋裏。隆隆然向外突出着。又像手鎗。又像炸彈。說到這裏。更伸手到口袋裏去。像要摸將出來。用武力解決的一般。嚇得那報館裏的朋友。忙不迭的打恭作揖。說一定照辦。一定照辦。好容易把工會代表敷衍走了。誰知司令部又來了電話。說適才吩咐你們的話。你們想來都還記得。明天報上。若是把罷工的消息。漏出半個字來。便要你們主筆的命。那接電話的人。也只有唯唯應是的分兒。這樣內外夾攻。可把辦報的人弄得茫無適

從了。便有人氣憤憤地說道。眼前的報館。除掉兩家最老的牌子以外。那一家不要賠本。每年多則賠幾十萬。少則賠幾萬。多出一天。便須多賠一天的錢。況且又是這樣不自由。要是得罪了工會。報館本來是代表民意的。似乎於天職有虧。要是得罪了當局。又怕有殺身之禍。倒不如明天起。大家停版了罷。也可以省下幾千塊錢來。等到時局變化過了。再行出版。也還不遲。這個主張出來了。大家覺得不錯。便一致贊成。說停版停版。不過那個時候。正值報紙競爭的時代。所以甲報便怕乙報表面上雖然答應。骨子裏却依舊出版了。明天被它獨自占了市面去。乙報又怕甲報這樣。所以雖是議決停版。那幾個編輯先生。却依舊筆不停揮。把材料都一古腦兒預備齊全。排字房也照例插小樣拚版子。把版子放在機器上準備着。一面又派了人到別家報館去偵察。只要瞧別家報館機器一響。自己也好開馬達印報。那才不致上了別人的惡當。就在這樣互相監視之下。直到六點多鐘。各家報館的機器。都寂靜無聲。才大家放了心。這二停。便停了有七天。那個時候。風聲越發緊急。不但報館停了。連那火車也不開了。小

牛兩邊的職務都停頓着。閒着沒事。便要想法子消遣消遣。才出來和幾個朋友開房間。叫堂唱的。頑將起來。便開始叫了嬋媽。老八的堂唱。那個嬋媽。老八原是人家的媳婦。只因丈夫不長進。專一吃喝嫖賭。却把老婆和母親丟了。不管在上海住着。生活程度。這們高。沒有錢。那裏可以過得一時半刻。初起。老八便做做女工。勉強敷衍着。後來因爲老八身體不好。做工是很辛苦的。便慢慢地支撐不住起來。她的婆婆。看着可憐。便來和她商量道。好媳婦。不是我做婆婆的教導你。媳婦不幹好事。實在因爲你身體不好。我們家裏。又是一天不做。一天不吃的。你必須找件賺錢不吃力的事情幹。我婆婆才可以靠在你的身上。不致餓死。我看要賺錢不吃力。只有吃堂子飯。不知你的意思怎樣。列位看官。麵包問題支配之下。女人們那裏講得到真操兩字。而況上海的風氣。吃堂子飯。並不算是羞恥的。那老八一想。除了走這一條路。就沒有第二個吃飯的方法。自然委委屈屈答應了。從此老八便包在三嬌。那裏出堂唱了。可是這一碗堂子飯。粗看上去。未嘗不是發財的終南捷徑。叵奈若是一毫沒有經驗的女子。驟然間。

踏進堂子們去。一來呢。沒有熟客人。二來呢。不知道種種門檻。憑你臉子怎樣漂亮。結果便都背債背得一塌糊塗。蟬嫣老八這樣一個小家碧玉。那兩種資格。都嫌欠缺。自然沒人請教了。因為生意不好。不免要受三嬉嬉的冷嘲熱調。所以老八便發憤想要拉牢幾個戶頭。因為存了這樣的一條心。所以出堂唱的時候。對於客人格外巴結。瞧小牛這人。在堂子裏倒也肯用幾個錢。便使出渾身的本領來。籠絡小牛。只是小牛沒露出口風來。說要和自己攀相好。自己自然不便送上門去。這一天也是天假之緣。小牛在旅館裏叫了老八的堂唱。坐了約摸有一個鐘頭。老八一瞧白金手表上。已是十點鐘了。便立起身來。拍了拍小牛的肩胛道。牛大少。明天來叫吧。此刻時候已晚。我要回去了。小牛點了點頭。老八便盈盈地立起身來。分花拂柳。出房而去。臨走的時候。還回過頭來。向着小牛一笑。那知走不了幾多時候。老八忽地又退了回來。用纖手拍着胸口。連聲喊嚇殺我也。小牛瞧她嚇得面如白紙。身體又不住篩糠般的抖着。忙問什麼事。老八掙扎了好久。才道。連我也不知道是甚麼事。我適才出了大門。瞧見馬路

上連一個人影子都沒有了。正在詫異時。忽見許多外國巡捕中國巡捕印度巡捕。都是三個一起。兩個一堆地站着。我還道是因爲時世不好。所以走路人都躲在家裏。不敢出來。那些巡捕也是防備歹人的。也就不介其意。便放胆向前走去。那知走才三五步路。便見有一個印度阿三。手裏擎着明晃晃的手鎗。指着我道。快些退回去。若是不聽這話。便要抓你到巡捕房去了。那個印度阿三說的中國話。斷斷續續地。舌頭硬得很。我聽了好久。才聽明白了。頓時便嚇得魂不附體。也不敢問他爲了甚麼事。不許我在馬路上走。便沒命的逃回來了。老八說話的時候。還是玉容失色。嬌喘微微。小牛聽了。也覺詫異。便立起身來。推開沿馬路的窗子。走到了洋臺上。察看馬路上的動靜。那裏知道。果然馬路上靜悄悄地。連鬼也捉得出來。小牛正欲定睛細看時。不想黑影裏便有一個山東口音的男子。大喝一聲道。呔。快把窗子關起來。你要是再探頭探腦地。我便要放鎗了。這一句話不打緊。頓時也就把小牛嚇得三魂渺渺。六魄悠悠。疾忙縮進身軀。把窗子砰的一聲關上。頓足道。怪啊。怎麼白天一點不知道消息。晚上便這般緊。

急起來呢。說時便捺電鈴。把茶房叫來。問他所以。那知茶房也是搖頭道。這個却連我們也不知道。待我去問問帳房裏看。邊說邊便真個回身而去。去了好久。才來回報。道牛先生不得了。據帳房裏說。這幾天外面謠言很大。說甚麼工會武裝的糾察隊。要來攻打租界。所以巡捕房裏頒布了戒嚴令。晚上十點鐘以後。便禁止通行。要是不知道這戒嚴令。過了十點鐘在路上走時。便須關進巡捕房去。到了天亮。才可以放出來。我看今晚八小姐是不能回生意上去的了。還是陪陪牛先生吧。茶房說到這裏。便向老八霎霎眼睛。一笑而去。老八聽了這話。沒法可想。只得安心住下。這一夜。便和小牛有了道理。說也可笑。租界上的戒嚴令。也不知關了多少人在巡捕房裏。站在水門汀上。寒風凜冽。又凍又餓。誰不抱怨。說倒了八百年的霉。無事端。戒什麼嚴。却累得我們在這水門汀上蹲到天亮。真是那裏說起。誰知道老八和小牛。却幸虧戒嚴。才在那黃金也似是的銅牀上。白雪也似的錦帳中。幹了一套男女之間的例行公事。正是那邊懊惱覺更長。這邊却又歡娛嫌夜短了。老八和小牛這一晚說不盡的千般恩愛。萬種

溫存。心目中那裏再會想到有無數誤犯戒嚴令的人。關在巡捕房裏。餓得肚子裏蛔蟲咕咕地叫個不住。這時只要有可以吃的東西。便是山東的大餅。北京的窩窩頭。也可以一搶而空咧。真是無巧不成書。說時遲那時快。只見巡捕隨手抓進幾副賣食物的担子來。甚麼餛飩咧。火腿糉子咧。五香茶葉蛋咧。白糖蓮心粥咧。拍的一聲。便問了鐵柵欄的鎖。把這幾個小販趕將進來。和衆人關在一起。那巡捕鎖了柵欄門。也就回身去了。衆人這時。五臟廟正在打飢荒。見了這許多食物担子。如何不喜。便都走上前去。掏出銅子來。買了充飢。眨一眨眼。便把那幾副食物担子。買得精光大吉。那些小販。被巡捕拉進來的時候。不免愁眉苦臉。誰想進了巡捕房之後。倒反做了這一項外快生意。便一個個臉上都露出笑容來。話休煩絮。且說小牛見汪爺把房門關上。便笑他急色。那知却被老八提起了舊話。那一夜因爲戒嚴。兩人便在旅館裏有了交情。在老八眼光中看來。那時小牛的急色。却不輸似今日的汪爺。小牛也自己想着了心病。不禁臉上訕訕地。無言可答。良久才搭越着道。這些陳年挖臭屁的話。去說它則甚。我

們還是睡覺要緊。說時便伸手來替老八解那衣紐。老八用右手食指在臉上刮着小牛的羞。小牛却一味傻笑。霎時間便雙雙解衣入寢。這時兩處房間裏雙雙鴛侶。那愛好之私也就毋庸細表。第二天晚上汪爺便實踐昨夜的口頭契約。真個在蟬媽家裏大張筵席。請起客來。小牛以大媒的資格還幫着汪爺張羅賓客。汪爺在商界裏人頭還熟悉。這天發出去了三四十張請客票。倒有一大半人來叨擾的。所以還沒到八點鐘。早黑壓壓擠了一屋子的人。忙得房間裏的娘姨大姐似沒頭蒼蠅一般。恨不得連脚都舉將起來。好幫着手做事。那個小脚三嬌嬌見客人來得這般多。知道兩打花頭是只多不少的了。所以笑得連眼睛都沒了縫。趕着汪爺和小牛二人拍馬屁。拍得亦樂乎。那個老九居然也穿起新衣服來。鬢邊插着一朶紅花。宛然是個新嫁娘。那些來客也有知道昨晚一重公案的。便又笑着和老九打趣。直羞得老九紫膛色的臉皮上。又薄薄地透出一重紅暈來。那時有一位客人。却偏來和老八打哈哈道。聽說人家新做親的夫婦。不但兩口子打得火一般熱。還要害人家心癢難熬。原來那些吃喜酒

的客人見獵心喜。便不免都要回去和着老婆親熱親熱。這個名目便叫做舊翻新。但不知你和牛大少。昨晚可曾做翻新過。這句話不打緊。正觸着老八昨晚的情景。他是心有裏病的人。便也張紅了臉。啐了一口道。除非是你老今晚回去。和你們太太去舊翻新的了。我和牛大少是一逕規矩矩格。說得衆人哈哈大笑。連老八自己也撐不住笑了。正在鴉飛雀亂之際。忽地一陣電鈴聲響。衆人便知道有客來了。才把話頭打斷。欲知來客是誰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

噴熱血民命等鴻毛

碎芳魂蠻音聽鳩舌

一一

第二十八回 報嫌隙力索嫖賬 窺秘密亂闖房間

打斷話頭的來客不是別人。正是蔡一吊。小牛見了。不由得一怔。原來蔡一吊平日專吃鑊邊酒。他只要打聽得有熟識的人。在堂子裏請客。定然會風雨無阻地趕得來的。這一天他倚仗着自己是個辦小報的。小牛雖然是個大報的記者。也還可以算是同業。因此做不速之客。小牛心裏縱然討厭蔡一吊。表面上却不能不和他敷衍。只見蔡一吊進了房間。便拉了小牛一把。到僻靜的所在問道。這幾天你身上血旺不旺。中秋節就在眼前了。虧空拉得一塌糊塗。你要是有錢的。就請借我一二十塊。小牛嘆味一聲笑道。你不要裝腔了。誰不知道你這幾天腰裏麥克麥克。蔡一吊愕然道。你這話是聽見誰說的小牛笑道。倒裝得像呢。誰不知道你這一次替一位未出世的令郎開湯餅筵。大洋鈿弄進不少咧。蔡一吊聽了。不由叫起撞天屈來道。這話真是冤哉枉也。請湯餅這事情是有的。叵奈我這班朋友。再也促狹不過。你送一頂帽子。他送一雙鞋。

子。我光起火來。便把這些半什子的東西。都捧到畫錦里去。依舊賣給那些顧繡舖子裏。羊肉當狗肉賣。可憐也不值幾多錢。臨了連菜館裏的帳。都至今還欠着。沒有付過半個子。外頭的謠言。却又都像我蔡一吊發了財似的。這真是那裏說起。小牛拍了拍他的肩胛道。弄不到就弄不到了。何必極得連額角上都出了汗呢。老實說罷。我姓牛的這個中秋節上。還脫頭五百多塊。連我自己此刻也不能預料過得過不過咧。反正你是老牌子了。只要給它們一個不瞅不睬。就是沒有錢。也得過去的。蔡一吊再想往下說時。房間裏的人來請坐枱面。小牛便撇下蔡一吊跑了過去。蔡一吊只得也跟在。小牛背後。不等主人邀請。先自坐了下去。房間裏起手巾斟酒。主人又一個個請問同席的貴相知。預備寫局票。這些都是照例文章。也就毋庸細表。一會兒堂唱都來了。便絃管噉嘈。唱將起來。蔡一吊見了這許多女人。早笑得眼睛都沒了縫。正在邊喝酒。邊和旁人叫的堂唱調笑時。那裏知道霹靂一聲。空花老七和老三。也趲了進來。這一嚇。頓時便把蔡一吊嚇矮了半截。霎時間便蹣跚不安起來。湊巧老七一眼也早已瞧

見了蔡一吊。便板着臉叫了一聲蔡大少。又接着說道。你堂唱要轉的啊。蔡一吊事到其間。也只得點了點頭。老七便教老三在這裏自己繞道過去。拖隻凳子。坐在蔡一吊身後。拖了蔡一吊的袖子。一把道。蔡大少。你好。你怎麼一去不來呢。你既是早想要走的。那麼爲甚麼不把客人買票的錢留下呢。蔡一吊被空花老七。當着大衆。揭了他的痛瘡疤。頓時臉上紅一陣白一陣。枱面上的客人堂唱。四五十隻眼睛。又都注視在自己臉上。直把他羞得只恨沒有一個地縫可鑽。常言道。惱羞成怒。蔡一吊的台。已是被老七坍盡了。他便索性橫了心。當下也就冷笑連聲道。那天早晨。誰教你睡得像死人一樣。你沒醒。我又交給誰去。這幾天因爲我事情忙。不到你那裏來。也是有的。誰想你今天一見面。便提起這個話。難道我蔡大少還要少你們堂子裏的錢嗎。空花老七見他說得這般硬朗朗。便也故意點了點頭道。原來如此。那麼今天既是在枱面上無意中遇到了你蔡大少。就請你蔡大少把那一筆錢賞賜了我們罷。邊說邊便伸出纖掌。攤開蔡一吊面前。立等他拿出錢來。蔡一吊原是嘴硬骨頭酥。想用硬話把老七說

退了。且躲過今天再說的。誰知老七竟一點不客氣。自然把蔡一吊說得懣住了。眉頭一皺。不禁又計上心來。便道好。你打量我蔡大少拿不出錢來嗎。你既是瞧不起我蔡大少。你這種紅堂唱。我也仰攀不上。你索性回去。把局帳也鈔了來。我當場一古腦兒都付給你。彼此好一刀兩斷。蔡一吊這幾句斬釘截鐵的話。並不是他身上有了錢。所以敢誇這句口。他原以為堂子裏的人。最怕客人現開銷局錢。他所以把現開銷的話嚇嚇老七。好等老七不敢要局錢。便連前天的買票下腳錢。都不敢要了。誰知老七也不是個省油燈。他早料到蔡一吊是個空心大少爺。心想這種戶頭。就是斷了。都沒有關係。他既是搭大少爺的架子。翻起臉來。便索性和他抬一抬槓子。也不怕他使出甚麼手段來。主意想定。便道好。這是你蔡大少吩咐的。我們吃堂子飯。原是將本求利。客人們賞賜的錢。我們還敢推辭嗎。好在今天枱面上的各位大人老爺。大家都聽見的。這明明是蔡大少瞧不起我老七。所以要抄局帳。我們這種桂花堂唱。也不敢一定要叮牢了蔡大少。反正蔡大少的戶頭多得很。也不在乎我們這一家。至於蔡大少既說

明了要賞我們的菜錢和錢局錢。我們自然也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。沒的將來反被蔡大少說不識抬舉。老七說到這裏。倏地又柳眉倒豎。杏眼圓睜。立起身來。向着老三道。三阿姊。你聽見了蔡大少的話嗎。你就回去抄一篇帳來。我和蔡大少在這裏坐等。那老三聽了。覺得老七這一着棋子。下得太兇了些。所以脚下不免有些遲遲疑疑地。老七光起火來道。三阿姊。你蠅蠅整整幹嗎。蔡大少是個何等樣人。他還有和我們吃堂子飯的人尋開心的道理嗎。老三聽了這話。才真個向另外一個叫堂唱的客人。說了聲對不住。便孃孃婷婷抄局帳去了。這時枱面上的人。都一聲不響。看那兩方鬥法。老七也氣得蝦蟆般。坐在蔡一吊身後。低着頭只管拈弄衣角。蔡一吊見事情越鬧越僵。想不到老七竟是這般潑辣。便坐立不安起來。霎時間屁股上好似有十萬八千口繡花針。在那裏刺的一般。只側着頭想脫身之計。頓時枱面上大家都鴉雀無聲。一會兒相幫端上菜來。做手接過。放在枱上。小牛代表主人。便舉起筷來。說了一聲請。大家才鼓起興來吃菜。可憐蔡一吊。憑你端上來的是山珍海錯。到此地步。也就嚥不下喉。

囉去的了。好容易被他又想出了一個計較來。便舉起手上的手表來。想看鐘點。誰知蔡一吊自己還沒看清楚。空花老七在後面。却已瞧得清楚了。便嘆哧一聲笑道。蔡大少。你這手表不但早已停了。而且連長針都沒有。光賸一個短針了呢。須要教修鐘表的修一修才行。蔡一吊被他拆穿了西洋鏡。不禁把臉紅得像豬肺一般。幸虧他面皮倒還不嫩。便立刻掉轉身軀。拉過老七的玉腕來。看了那手表一眼。哎喲了一聲道。時候已經不早。此刻十一點鐘都敲過了。我的那張蟲報。明天要出版的。此刻須往印刷所看大樣去。對不起各位。我要先走一步了。說罷。便立起身來。溜之大吉。誰想老七手快。蔡一吊的衣襟。却被她一把拉住。動彈不得。只聽得老七鶯聲嚶嚶的說道。蔡大少。且請坐一會兒。老三抄帳。就要來的。蔡一吊邊洒脫了老七的手。邊走邊說道。老三抄了賬。你明天到我蟲報館裏來算罷。說完話。便頭也不回。急急忙忙。逃出了嬋嫣家。滿想這樣一來。總該逃出老七掌握的了。那裏知道老七依舊不肯放鬆一步。居然追了上來道。蔡大少。我們明天是起不起早的。既承你的情。答應今晚付給我們。明天不是

反而要多周折了嗎。你蔡大少要到那裏去。我也跟着一起去吧。說罷更不待蔡一吊答應。見蔡一吊出了衙堂。跳上黃包車。她也跳上了自己的包車。跟在後面。這一下子。直鬧得蔡一吊上天無路。入地無門。只得硬着頭皮。把老七一直接帶到了印刷所裏。那個老七。倒也好耐性。眼看着蔡一吊校小樣。拚版子。她只坐在一旁靜候着。眼睜睜地瞧他究竟。也不說話。蔡一吊胸中十五隻吊桶。七上八下的。連報上的錯字。也就無心校正。弄得一場糊塗。他也顧不了許多。便胡亂校了一遍。又故意延捱了許多時光。直捱得三點多鐘。報紙的手續都已完畢。老七這才開口起來。只拉住了要蔡一吊到生意上去走一遭。蔡一吊自然不肯。老七估量他身上一定沒有錢。却恨他還要誇這個海口。不禁牙癢癢地。便索性抓破了臉。和蔡一吊大鬧起來。劈手拉了蔡一吊一把領口。要和他拚命。鬧得印刷所裏的許多排字工人。烏黑着兩手。都來瞧熱鬧。蔡一吊只是哀求說好話。可笑他到此山窮水盡的地步。才不敢嘴硬了。這家印刷所。湊巧又是在馬路上。霎時間便連走路的人都圍了攏來。伸頭墊脚的往裏瞧。老七這時越發悍

潑了。只拉住了蔡一吊高聲叫道。列位請看。這個人便是上海的小報主筆蔡一吊。他欠了嫖帳不肯付。請列位評評。天下可有這個理。蔡一吊一聽她高聲喊叫。越發沒了主意。只聽得撲通一聲。便向老七雙膝跪倒。淚流滿面道。七阿姊。七太太。七祖宗。我此刻委實身上沒有錢。只得求你老人家高抬貴手。放我過去。待我慢慢地去想法。拔還你便了。要是我蔡一吊存心想賴你七阿姐的錢。我死了見閻羅王。便須罰做豬狗。永世不得翻身。我賭了這血淋淋的毒咒。你七阿姐總該放手了。馬路上瞧熱鬧的人。見蔡一吊跪在老七面前。做出那種愁眉苦臉來。便都拍手叫好。畢竟印刷所裏有個排字頭腦。見越鬧越不成話了。便出來打圓場。陪着蔡一吊向老七說了多少好話。老七見蔡一吊身上實在連一隻羊都拿不出來。他欠的又是嫖帳。難道真個和他打官司不成。石子裏榨不出油來。也是沒用。只得趁勢收篷。限蔡一吊三天之內。把這一筆錢籌措完全。若是到期依舊空言搪塞。哼哼。那時節老娘便要不容氣。請幾位白相人嫂嫂。打到你蟲報館來了。蔡一吊這時。只要老七放手。便是教他喚一聲親娘。他也決

計不敢搖頭。便諾諾連聲。答應不迭。老七這才放了手。坐着包車。揚長而去。這裏蔡一吊兒老七去遠。便摸出手絹來。把額角上的汗珠兒擦抹乾淨。才暗暗叫了一聲慚愧。謝過了那排字頭腦。信步出了印刷所。心中盤算。想老七這般撒野。若是不給他幾個錢。決計不能了事。可是自己聽了白香山的話。開了一次假湯餅筵。還是賺不到幾個錢。此刻時候又是離節邊近。了一般朋友。誰不說手頭緊。急切裏又向那個開口借錢。去盤算了好一會。忽地想起一個人來。這人是誰呢。便是前次自己在空花老七那裏請客。把他請得來的魚乾。聽說這魚乾家裏很有幾個臭錢。好在他名爲讀書。實際還不是天天住在旅客裏嗎。自己要是去找他。倒也可以一找就着的。想到這裏。便也不回報館去了。雇了一輛黃包車。便向四馬路那家旅館裏而來。果不其然。魚乾在旅館裏沒有到學堂裏去。蔡一吊上了樓。問那茶房道。魚先生是不是還在那個房間裏。那茶房吞吞吐吐了好一會道。人是在那房間裏。不過他此刻準備要睡覺了。你先生還是明天再來找他罷。蔡一吊揚着臉道。只要他沒有睡覺便好。反正我不過和他說兩

三句話就要走的。蔡一吊說完話，便提起腳來，往魚乾的房間裏走去。冷不防的却被那茶房張開兩臂攔住去路道：「慢來慢來。」蔡一吊見茶房好生無禮，不由生起氣來，便把適才受的那老七一肚子冤氣，一古腦兒想都發洩在這茶房身上，便沈下臉來道：「奇啊！魚先生和我是要好朋友，他約我這個時候來看他的，怎麼倒反要你夾在裏面攔阻起來？那不是豈有此理嗎？你不要打量我以為是個好相識。我大東東亞一天到晚，也不知要跑多少趟。今天到這小旅館裏，反受起你們的氣來……蔡一吊還沒把話說完，茶房便陪笑道：「也不是我們當茶房的敢來攔阻，委實因為魚先生此刻雖在房間裏沒有睡，可是你先生進去，很不方便，所以適才說請你先生明天再來。要是買貿然放了先生闖進去了，回頭又得受魚先生的排揎，你先生是最體諒我們茶房的。把話說明了，想來決不再會教我們在中間爲難。」蔡一吊繃了繃眉道：「怪啊！你且說說看，究竟有甚麼不方便？你說了出來之後，我要是實在不能闖進去時，便回去明天再來也好。你不說出理由來，我不是你肚子裏的蛔蟲，如何能知道此中曲折呢？那茶房

這才無可奈何。便走近了一步。低聲說道。不瞞你先生說。魚先生今天約了一位女客。適才一同到戲館裏去看了夜戲回來。此刻正叫了點心在那裏吃。吃完點心。便須關了。他早就吩咐我們。說有人來找他。都教回復。說不在這裏。不想你先生來問我的時候。我一時大意。便把老實話說了。如今說明了這曲折。你先生便可以知道我們攔阻。實在是。有道理的呢。茶房以爲說了實話。那蔡一吊知情識趣的。便該立刻回身而去。誰知蔡一吊一聽說有女人在房間裏。一時好奇心勃發。再也不肯不瞧個究竟。當下便笑道。不要緊。我和魚先生是至好。他這事情。只避旁人不避我的說。罷。便推開茶房。向前走去。那茶房不由得連珠價叫起苦來。欲知那茶房是否就這樣放蔡一吊進去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 報嫌隨力索嫖賬 窺秘密亂闖房間

第二十九回 燈炮酒闌迷離蕩子夢 花晨月夕憔悴女兒心

那茶房還想將蔡一吊攔阻時。蔡一吊便騙他道。你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魚先生約我來。正是爲這女人的事情。此刻怕他等得有些不耐煩了呢。茶房聽了這話。才不攔阻了。蔡一吊更不怠慢。認清了魚乾的房間。便推門進去。說時遲那時快。魚乾見蔡一吊深更半夜。來闖房間。窺破了自己的秘密。不禁怔住了半晌。說不出話來。蔡一吊定睛細看時。只見魚乾只穿了一件胡菽眼的短袖汗衫。下身穿着一條白印度綢大腳袴。赤着雙足。跛着拖鞋。正和一個女子並肩坐在床沿上。那女子長衣服也卸下來了。只穿一身紡綢的小衫袴。胸前一行假翡翠的密門鈕釦。綠得可愛。蔡一吊留心打量那女子時。只見一頭鬖曲的頭髮。配着一張臃腫不平的臉。姿色委實不很高明。瞧她模樣兒。倒像是個女學生。這女子見蔡一吊目不轉睛地看着自己。便越發把頸子低垂下去。再也不肯抬將起來。魚乾見蔡一吊既已來了。料想遮掩也是無益。便也搭起着

問道。這個時候。你從那裏來。蔡一吊道。這還用說嗎。自然是堂子裏出來了。說着便向魚乾招了招手道。魚大哥。請到門外來說一句話。魚乾只得下了床沿。和蔡一吊走出房間。靠在走廊裏的欄杆上說話。蔡一吊道。無事不登三寶殿。深更半夜。來驚破你鴛鴦好夢。委實對不起的很。因爲兄弟此刻有一筆急用。知道你是手頭寬裕的。想問你替調五十元。明日下半年。一準奉還。魚乾見蔡一吊是爲了借錢來的。心下便老大的不高興。囁囁着道。不瞞你老兄說。兄弟在此間銷耗實在太大了。家裏給的費用。又是有一定限止的。所以這幾天中秋節近了。也一天天在打飢荒。……蔡一吊見魚乾說話之間。是不肯借錢的樣子。便截住他的話頭道。這個倒也並不要緊。本來開口不開口在我。借不借在你。你真沒有錢。也是沒辦法的。如今我門且別談這些話。我此次來。還有一個重要消息。要報告你老兄。適才我在一家小報館裏。見桌子上放着一封投稿的信。本來小報館的稿子。是極端秘密的。不過兄弟在上海小報界裏。混了多年。這一點點資格就值價了。他們見了我這樣一個。老前輩自然諸事總讓我三分。我便倚

老賣老抽出那封投稿來瞧看。誰想不看猶可。一看時原來記載的就是你老兄的事。情說你老兄現在妍上了個一女學生。雙宿雙飛。如夫若婦。這篇稿子尤其可惡的。是把你老兄和那女學生的名氏。清清楚楚地都記載在上面。我看了之後。心想這還了得。所以便千打恭萬作揖。求那主筆無論如何。不能把這篇稿子登出來。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。才說得那主筆答應了。所以我特地過來告訴你一聲。以後千萬歛迹些。須知名譽爲第二生命。上海的小報。又這樣多。兄弟一個人也擋不了許多。要是被他們冒冒失失地登了出來。再去更正。已嫌遲了。我說完這話。便要走了。明天會罷。適才所說向你借錢。有便罷。沒有時。也不要緊。請你不要擺在心上。蔡一吊一口氣說完了。便故意裝出要走的樣子來。却被魚乾用手拉住道。你老兄也太性急了。我話還沒說完呢。五十塊錢。兄弟雖然調頭不轉。至於二三十塊錢。兄弟却還可以想法。你今天且拿了三十塊錢去再說。等過了節。我再替你調度吧。蔡一吊見魚兒上鈎來了。心下不由暗暗歡喜。可是臉上却還裝做不動聲色道。三十塊嗎。聊勝於無。好在過一天兄弟

一定就可以來奉還的。魚乾嘴裏謙遜着，便回身進房，拿出三張十塊頭的鈔票來，交給蔡一吊。蔡一吊也不檢點，便向口袋裏一塞，道了聲再會，揚長而去。魚乾明明知道蔡一吊嘴裏說甚麼，小報不小報的話，是蔡一吊見景生情，隨嘴編着，恐嚇自己的。可是這種小報館的主筆，宛如毒蛇一般，隨嘴把人亂咬。要是真得罪了他們，被他們在報上假造出一兩段謠言來，究竟不是當要的事，所以只得忍痛拿出三十塊錢來敷衍他走路完事。那床沿上的女子，見客人走了，便問魚乾道：「這是誰啊？兩隻老鼠眼睛，骨碌碌地只管偷看女人，瞧上去一定不是好人。」魚乾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好人還辦小報嗎？這種起碼人說他則甚，給他幾個錢，譬如被狗咬傷了，買膏藥貼，倒是你那同性戀愛的故事，還沒講完，便被這混賬東西岔斷了。此刻請你繼續說下去吧。」列位看官，也許不知道這女學生是何等樣人，因為目前女學生不值錢了。長三堂子裏和鹹肉一般地都會冒充女學生，所以有時竟要疑心魚乾相與的這女子，是那處遊戲場上去撈來的淪白。故意自高聲價，說是女學生罷了。其實不然，這女子倒千真萬確是個女

學生。我上文說的魚乾找驢兒代寫情書。就是寄給這女子。這女子姓曹。叫做曼雲。在西門外一家老牌子的女學堂裏讀書。她如何和魚乾搭上的。我上文在魚乾自己口中業已表過。也就不再多贅。且說從暑假開了學。兩人便揀禮拜六或是禮拜日。時時幽會。這天正是禮拜六。魚乾早就約定了這曹曼雲到旅館裏來。那女學堂裏的規矩。禮拜六下午天是沒有功課的。所以全學堂四百多個女學生。平日是脂粉不施。那衣服也或是洋紗或是夏布。表示出十分儉樸來。好讓甚麼市督學縣督學來視察過了。在考語上着實的誇獎一番。可是一到禮拜六吃過了飯。便頓時鴉飛雀亂。把這種老實衣服脫去。換上了甚麼印度綢或是巴黎紗的。又從箱子角裏。找出胭脂花粉來。一個個打扮得花蝴蝶般。霎時間學堂門口。停滿了汽車包車。這些女學生。便紛紛擾擾上車而去。那家裏不在上海的。便訪親戚或是會情人。學堂裏可以立刻連鬼都捉得出來。所以曹曼雲這天兩點鐘。便已到了魚乾旅館裏。魚乾睡在床上。還沒有起來。見了曹曼雲。不由笑道。你來得怎麼這般早。曹曼雲哼了一聲道。早麼。人家上半年三個

鐘點的功課都上完了。你在床上自然不知道時光的早晚。快起來罷。時候是兩點多了呢。魚乾忙翻身坐起。穿好衣服。又忙着洗臉漱口。這時魚乾因爲今晚不免要奉陪曹曼雲一宵。所以不得不加意修飾。檀香肥皂。就塗了半塊在手巾上。拚命價向臉上擦。恨不得把臉上擦下一重皮來。好把自己乾蠟也似的臉色。變成一個雪白粉嫩。叵奈這是事實上不可能的。所以擦了許久。祇擦去了一重垢膩。那皮膚的本來顏色。却依舊生了萎黃病似的。魚乾無奈。只得揭開旁氏白玉霜的瓶蓋來。用右手食指在上一面一攪。便去了大半瓶。只管向臉上亂抹。誰知太多了。那白玉霜聚在一起。無論如何。總不能勻淨。倒是曹曼雲在旁邊看了。忍不過。便走近魚乾身旁。輕輕說了一聲蠢才。道。我來罷。果然塗脂抹粉。是女孩兒家的專門技能。經曹曼雲慢條廝理地在魚乾兩頰上熨了一會。那白玉霜便勻淨了。魚乾妝飾完畢。才問曹曼雲道。我此刻要弄東西吃。你可能陪我吃一些。曹曼雲點點頭道。也好。學堂裏的菜。真是沒有下箸處。我肚子裏倒也有些飢餓了。就陪你吃一點。也未爲不可。魚乾一面招呼茶房叫菜。一面便搭

起着道學堂裏的菜。自然不能吃。可是你們不會起風潮嗎。我們在學堂裏是老頑這
個巴戲了。所以廚子見了我們幾個人。連頭都痛了。因為風潮鬧得利害了。廚子便須
停生意。要是鬧的小風潮。他的碗盞也不免要被我們摔在地下。豁瑯瑯摔一個粉碎。
無論如何。起一次風潮。他便須損失一次。所以巴不得平平安安地過去。不要鬧出事
來。又因為物價高的緣故。要他們把菜弄得好些。這是事實上不可能的。只得揀幾個
搗亂派拍馬屁。我們偶爾到廚房裏去。他們便會成大碗的甚麼紅燒肉百果雞。捧將
出來。請我們吃。說他們是將本求利。在這學堂裏包飯。還沒包滿半年。虧本已是虧了
三四百塊了。只得求各位先生可憐見的。照應照應。我們聽了。明明知道這碗紅燒肉
或是百果雞。是廚子另給我們的賄賂。可是樂得拿來吃了再說。便各自伸出五爪金
龍來。稀哩嘩喇。吃一個暢快。吃完了。抹了抹油嘴。謝也不謝一聲。三十六著。走爲上著。
有時我們高興起來。却還是要和廚子小開頑笑。記得有一天。我在堂學裏提議。說今
天我們大家豫備多吃一碗飯。譬如平日吃三碗的。今天無論如何。須吃四碗。捱也要

多捱一碗下去。好教廚子燒的飯不夠。你們大家以爲何如。大家聽了。便都拍手贊成。這一天果然狼吞虎嚥。各人多吃了一碗飯。你想全學堂住讀生有六百多名。每人多吃一碗。便是六百多碗。自然把廚子燒的飯。吃得精光大吉了。我們見飯吃空了。使用筷子敲着空碗。敲得叮噹價響。五六百人同時敲將起來。你想這聲音好聽不好聽。自然鬧得沸反盈天。學堂裏的事務員。還當是出了甚麼岔子咧。便氣急敗壞地趕到飯廳上來。問起原因。才知道是爲了沒有飯吃的緣故。便一疊連聲教廚子快些量米下鍋。再行燒飯。廚子不敢違拗。便真個手忙腳亂。燒起飯來。誰知我們是故意和廚子搗蛋的。所以估量他們這炊飯將要燒熟的時候。便一窩風走出飯廳。說我們等不得甯可餓着肚子。不要吃這斷命飯了。可憐廚子燒了許多飯。却沒有人要吃。那個時候。天氣炎熱。今天燒的飯。明天便壞了。廚子只得苦着臉。一桶桶捧着去倒在垃圾堆裏。這一下子損失。起碼要十幾塊錢。所以廚子們聽說是學堂裏包飯。一個個都把腦袋搖得像博浪鼓般。你們女學堂裏。何不也把這巴戲頂上一頂。好教廚子小心些呢。曹曼

雲搖了搖頭道。女子的天性。究竟要比男子溫柔得多。大家以爲因爲正經的事情鬧風潮。還在情理之中。若是爲了吃飯鬧風潮。說出去未免羞人答答。所以任憑你廚子似尅扣軍糧般。把魚肉切成薄片。連風也吹得起。大家却依舊忍耐着。甯可少吃些飯。肚子餓了。便到販買部去叫麵吃。每天四點鐘散了課。每人一碗麵。已是成了刻板文章。魚乾詫異道。奇了。你們販賣部裏還開着麵館嗎。曹曼雲呸了一聲道。那有學堂裏開麵館的道理。我們不過開了一張單子。誰要肉麵。誰要魚麵。交給販賣部裏的職員。它們一般地也到馬路裏麵館裏叫去。販賣部裏做一次居間人。便須抽一成佣金。譬如爛肉麵。是二百二十文一碗。販賣部裏賣給我們。便須二百五十文。這三個銅板。便是他們販賣部裏的盈餘了。魚乾嘖嘖連聲道。學堂裏弄錢的方法。也忒精明了。怪不得從前借着善堂弄錢的人。叫做善棍。現在借着學堂裏錢的人。叫做學棍了呢。……兩人正說之間。叫的菜已是送了進來。茶房也拿着筷碗。跟在後面。才把兩人的話頭打斷。茶房安設筷碗。調排桌椅。諸事停當。兩人便相對坐下吃飯。吃完了飯。魚乾看表。

時已是三點鐘了。便穿上長衫。帶着曹曼雲。到先施永安去買了十幾塊錢的零碎東西。又在外邊隨意揀了一家菜館。進去吃了晚飯。信步走去。到了附近一家戲館子裏。由案目引到包廂裏。坐定了看戲。直到晚上一點多鐘。纔回旅館裏來。踏進房間門。曹曼雲便嚷道。熱死人了。那戲園子裏。黑壓壓地擠得水洩不通。幾千人身上的汗氣。薰的人腦袋好似要裂開來的一般。幸虧他到一點鐘便散了戲。要是這戲演到天亮。我曹曼雲便第一個要悶死在戲園子裏咧。魚乾道你嫌熱。便脫下旗袍來了罷。把電風扇開了。涼快涼快也好。曹曼雲道。不會有人來嗎。魚乾道。你放心。我叫茶房來。吩咐他一聲。如有人來找我。教他攔在頭裏。不要放他闖進房間來就是了。曹曼雲便依言把長衣服脫了。隨手在掛衣架上。魚乾見她脫去了旗袍。只騰一件貼肉小衫。胸前繃得緊緊的。不由心裏蕩了一蕩。便向床沿上捱着曹曼雲坐下。握住了她一隻纖手道。你們學堂裏的同學。有戀人的多不多。曹曼雲見問。便微微地抬起眼皮來。向魚乾臉上望了一眼。才低下頭來說道。聖人說。飲食男女。人之大欲存焉。性慾是根乎天性的。不

論男子或是女子。只要不幹偷偷摸摸的事情。已算是難能可貴了。至於花晨月夕。心中便該起一種遐想。這是誰也免不了的。我們女子聚在一起。自然也和你們男子一般。把性慾來做諧謔的資料。只是見了男子。却故意板着面孔。裝正經的樣子來罷咧。我敢說一句。古往今來。許多烈女節婦。她們的成仁取義。也只在剎那間。下了決心。至於平素胸中。也是誰都不能担保。古井裏定然不起波瀾。所以古人有句詩說得好。叫做論心千古少完人。曹曼雲一席話。說得魚乾點頭不迭。欲知魚乾如何回答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 燈船酒闌迷離蕩子夢 花晨月夕憔悴女兒心

第二十回 女學生暢談同性愛 俏校長痛扑假郎君

曹曼雲滔滔不絕地說了這一大篇性慾論。魚乾點頭不迭。豎起右手大拇指來道。你這一番議論。真是千古不磨。曹曼雲嫣然一笑道。所以我們學堂裏的一班同學。有戀人的自然不少。可是最流行的。却還是同性戀愛。魚乾聽到這裏。禁不住用手拍着大腿道。照啊。不要說你們女學堂裏了。便是我們男學堂裏。也時常把年輕貌美的同學。當他做女人。因此鬧出爭風吃醋的巴戲來。曹曼雲長長地嘆了口氣道。你們不過把年輕貌美的。權當他是女性。這種準女性。全學堂怕只有十幾個人。那裏及得到我們女學堂裏。同性愛已是成了普遍的現象呢。大家各自有一個配偶。從來沒有一個孤單的。這一對假夫妻。中間一個。總是嬌小玲瓏。是個完全的女性。一個却又帶着幾分男性。儼然以保護女性自任。有時兩口子也會拌起嘴來。哭得都和淚人兒一般。每逢一學期開學了。也有見異思遷。另外去和新學生配成一對的。那失戀的人。自然不服。

打碎醋罐頭。鬧出大風潮來。你瞧性的生理作用。潛伏在人身體裏。它的那一種勢力。多們可驚。魚乾點了點頭道。哦。所以廣東地方。聽說還有甚麼十姊妹黨。有的更變本加厲。終身不近男子的。這種人。心理上生理上。怕都起了變態咧。曹曼雲側着頭想了一想道。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情來。我們學堂裏。有兩位畢業生。在學堂裏的時候。真是寸步不離。十分要好。一位姓朱的。那身體小得如李香君的香扇墜般。那一張龐兒。也是吹彈得破。一位姓張的。却生得又長又大。說起話來。似破毛竹般。姓朱的畢業出去。便做了一所小學校的校長。便把姓張的汲引進去當教員。姓朱的在十八歲上。已是嫁了丈夫。她丈夫的老子。也是上海赫赫有名的國學專家。她丈夫的哥哥。還是一位小官僚。這種人家。在上海地方。也稱得起詩禮之家了。姓朱的嫁到這家人家去。自然該心滿意足。叵奈她的公公和大伯子。雖然都是站在人面前的。她的丈夫。却是個書獃子。一天到晚。只知道詩云子曰。全不懂得閨房樂趣。你想朱女士人既是生得這們漂亮。年紀又是那們輕。看見同學們嫁了丈夫。鵝鵝鵝。愛情何等濃郁。再看看自己

的丈夫。却是語言無味。面目可憎。相形之下。便越發怨天尤人起來。夜深了。朱女士在帳中。香夢初回。看一看枕頭上時。却依然不見丈夫的腦袋。忙擦開帳門。探出頭去瞧。却見她的一位寶貝丈夫。手裏捧着一本書。坐在電燈光底下。細眯着一雙近視眼。在那裏觀看。鼻子在書本上。好似捱擦的一般。嘴裏還要念念有辭。朱女士見了。不禁無明火高三丈。便一骨碌翻身坐起。趿着鞋子。走近丈夫身旁。劈手把那本書奪將過來。看那封面上的書名。她的意思。以爲丈夫要是看的紅樓夢或是西廂記。那倒還情有可原。何如奪到手裏。一瞧那書簽。時却端端正正寫着經籍纂詁四個字。不由啐了一口。把那本書隨手向馬桶腳邊一丟。嬌嗔道。這個時候。你還不睡覺。看什麼老腐敗的書。她丈夫見朱女士動怒了。忙期期艾艾地說道。我睡就是。你不要光火。邊說邊便走近馬桶腳邊。彎着腰。檢起那本書來。摩挲了好一會。才恭恭敬敬放在桌子上。騰出兩隻手來。解衣就寢。朱女士這時已經先行鑽入被窩裏了。她滿意以爲丈夫見自己動怒。總該來溫存一會的了。所以閉上星眸。看丈夫怎生發放。一會兒果然耳朵裏聽得

身旁鼻息咻咻，鼻子裏又聞着牙齒縫裏垢膩的一種臭氣，便知道丈夫已是睡下來了。便等候着瞧丈夫怎樣開口。自己便好將計就計。叙一叙天倫之樂。誰知等了好一會，却還是不見動靜。忍不住便睜開雙目來瞧一個究竟。那知不瞧猶可。一瞧時，直把個朱女士氣得發昏。章第十一。原來她這一位丈夫，見朱女士星眸緊閉，以爲朱女士是真睡着的了。所以他也不敢驚動。腦袋才放在枕頭上，便渴睡起來。忙打了一個呵欠。老實不客氣，便迷迷糊糊睡着了。朱女士見丈夫這般不知人事，索性挫一挫銀牙。權當丈夫死了。自己拚着守活寡。也是老天爺可憐見她。一個人太寂寞了。便鬼使神差。教她在學堂裏結識了這位張女士。那時朱女士便掏出愛丈夫的一片熱忱來。都愛了張女士。張女士也是深情款款。兩個人同起同臥。賽似一個人般。朱女士有了這樣一個知心着意的人，便連家裏都不回去了。只是在學堂裏和張女士廝守着。等到畢了業。做了小學校的校長，便帶了張女士進去做教員。說也可笑。張女士除掉上講堂授課之外，便鎮日價在校長室裏和校長唧唧噥噥地談天。不多幾天，這一對假夫

妻的恩愛情形。被同事和學生們。十停中已是瞧料了八九停。自然不免背後紛紛議論起來。好一個朱女士。雖然耳朵裏時常聽到些閒言閒語。她總裝做沒有聽見一般。依舊如無其事。照常和張女士親熱。有時朱女士偶然回到家裏去。和丈夫淘了一場氣。到學堂裏來。兩隻眼睛腫得似胡桃般。張女士手足無措。忙把朱女士摟在懷裏。低聲下氣地安慰着她。張女士自仗是個女人。所以也不避忌人。女僕們見了這種肉麻。當有趣的醜態。因為朱女士是校長。所以當面不敢好笑。只私下用手指在臉上刮着。又背着朱女士向地下唾了一口道。好一對沒廉恥的東西。兩人既是這們要好。論理總不該翻臉的了。誰知牙齒和舌頭。有時還會相打。不要說這種假夫妻了。有一天也不知爲了甚麼緣故。兩下裏忽然吵起嘴來。朱女士披散了頭髮。大哭大鬧。張女士平素是低頭服小慣的。誰知這一次忽然想大振乾綱。兩個人你揪我的耳朵。我揪你的頭髮。就在校長室裏大打其架。霎時間枱脚也朝天了。凳子也翻身了。玻璃花瓶掛鐘。都打得稀爛。幾位女教員聽見了聲息。便嚇得魂不附體。不約而同的。都來替校長解

圍死拉活扯。才都兩人拉了開來。這一場惡戰的結果。校長室裏幾乎沒一件完全的東西了。誰知過了一天。兩人却又和以前一般地親熱起來了。那些同事的女教員。你向我披披嘴。我向你霎霎眼。悄悄地道。這就叫做恩愛夫妻。船頭上相罵。船梢上說話。啊。大家說完這話。又是格格地一陣傻笑。這個風聲一傳出去。便有和朱女士不很對勁的人。到學務局裏去告上一狀。虧得朱女士親戚故舊。都是上海有面子的紳士。費了九牛二虎之力。才把朱女士的校長保全了。却犧牲了一個張女士。只得把鋪蓋捲好。搬出校門而去。可是朱女士畢竟還捨不得這位假丈夫。所以便私下去租了一間小房子。把張女士安頓在那裏。捉空依舊去和她一同過甜蜜的光陰。這不是聞所未聞的怪事嗎。聽說張女士的聲音體態。真有些像男子。更兼在學堂裏。她是教體操的。所以有時穿着男人的洋裝。挺胸凸肚。儼然便是一位健兒。她有一次忽發奇想。一個兒這樣打扮齊全了。便到四馬路一家女澡堂裏洗澡去。誰知推門進去。便被帳枱上的女會計員攔住道。這裏是女澡堂。你們男人怎麼可以闖將進來。快給我滾出去。不

然我們便要喊巡捕。把你解上公堂。辦你一個存心不良。擾亂治安的罪名了。張女士笑道。姊姊休得誤會。我和你姊姊一般地是女子。不信待我到了裏面。姊姊不妨來驗看一下。那女會計員聽了。不禁飛紅了臉。啐道。你面貌聲音。都是男人。虧你還有這張嘴。說出這種混帳話來。你要知道。上海地方。女澡堂只有我們一家。所以必須要辦得關防嚴密。秩序井然。才可以使那班奶奶小姐們安心前來洗澡。今天若是被你一個野男子混進去洗了澡。這話宣揚開去。試問還有那一個再敢來洗澡。我們這澡堂子。不是要關給你看了嗎。你不要捏着鼻子做夢。知趣的。便乖乖地自己走路吧。吃了官司。那時懊悔已嫌遲了。這女會計員說的舌敝唇焦。張女士却還是要進去。兩下裏便爭執起來。那種聲息。便驚動了裏面的女堂倌。女擦背女。扞脚的。都跑將出來。瞧熱鬧。中間有一個女堂倌。忽地咦了一聲道。這不是張小姐嗎。怎麼會在這裏吵嘴的呢。張女士見這女堂倌認得自己的。便越發得意起來。道。何如。姊姊你這時總該相信我。實在是女子。那位女會計員還有些不信。便問這女堂倌道。你不要認錯了人。若是被個

男子混進我們澡堂子裏去了。須不是當要的事。那女堂倌笑道。怎麼會認錯人。我前在朱小姐處當婢女的時候。這位張小姐和我們小姐最要好。是成天在一處的。我怎麼會認錯人呢。原來這女堂倌以前做過朱女士的侍婢。所以才這般說。那女會計員才放了心。也不來攔阻了。張女士便大模大樣。進去洗了一個澡。你想這事情可笑不可笑。……魚乾正聽得出神。不想房間門閉的一聲。便進來了蔡一吊。一開口又是借錢。魚乾巴不得他快些走路。沒奈何才拿出三十塊錢來。打發他去了。這些情節。上文都已表過。不必細說。且說魚乾打發過了蔡一吊。才長長地舒了一口氣。回身重又捱着曹曼雲坐下。笑着問道。你那同性戀愛的故事。還沒說完呢。底下究竟怎樣。快說快說。曹曼雲搖頭道。完了。時光已經不早。還是睡罷。夜短得很。五點多鐘。便要天亮的。有甚麼山海經。且留着待明天再說罷。魚乾這時。忽地想起了一句說話來。便僵僵看身子。俯在曹曼雲耳朵上問道。你適才說你們學堂裏都是配成一對一對的。沒有孤另另的人。那麼和你配對的是甚麼人呢。你究竟算是女性。還算是男性。曹曼雲見

問。格勒一笑道。誰要你尋根究底。睡罷。不許多煩了。說罷。便鑽入裏床。閉上雙目。魚乾見她不肯回答。只得也寬衣解帶。在外床睡下。一宿無話。第二天下午一點多鐘。魚乾才醒了過來。瞧曹曼雲時。見她還是沈沈睡着。知道她身體十分疲乏。也就不忍去推醒她。自己依舊閉了眼睛養神。誰知迷迷糊糊。又有些要睡着的光景。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。只聽得門上一片剝啄聲。原來是旅館裏的恭房。高聲叫道。魚先生。兩點鐘了。魚乾被這一陣聲音鬧醒。便也自己好笑。怎麼會這般好睡的。當下只得高聲答道。知道了。你預備臉水。我就要起來了。這時曹曼雲也醒了。兩人便一先一後下了床。洗臉吃東西。都不在話下。諸事停當。魚乾便道。你今天也不必回學堂去了。我們索性樂它一個暢快。曹曼雲道。也好。可是戲園子和蒸籠一般。我可不上這個當了。魚乾道。影戲館還清爽。不比昨晚大鑼大鼓。鬧的人頭疼。不過此刻三點鐘一場。已是將近開映了。我們索性晚上去吧。天氣可以涼快些。曹曼雲點頭道。好。兩人便坐在床間裏談了些閒話。沒有到外邊去跑。直到晚上八點多鐘。才一同出了旅館。雇了黃包車。往卡爾登

而來。在樓下坐定。不一會影戲便開場了。這天放映的那片子。演的是巴黎跳舞場裏的一件風流案。只見銀幕上的外國女子。只穿了一件極薄極狹極小連短袴的馬夾。赤着雙足。套了雙高跟皮鞋。肌肉不住的顫動。看的人禁不住也都隨着它心旌搖搖起來。魚乾便笑着道。這種片子。正合着現在很流行的一個新名詞。叫做肉感的了。曹曼雲也不答話。只伸出一隻纖掌來。緊緊地握住了魚乾的手。魚乾覺得曹曼雲的掌心。熱得如同火炭一般。便笑了一笑。也不說甚麼。那影戲演到十二點鐘。好不容易才完畢了。兩人同時立起身來。曹曼雲便把一條胳膊吊在魚乾的手臂上。廝併着沿了水門汀向東走去。走了約摸有一刻鐘光景。便到了日昇樓的轉角上。這時有一個汽車夫。便上前兜攬他的生意道。先生可要坐汽車去兜兜風。北新溼徐家匯。兜個大圈子。一個鐘頭。只要你一隻洋。再便宜也沒有了。魚乾聽了這話。便問曹曼雲道。此刻回旅館去也睡不着覺。不如兜風去罷。那汽車夫見魚乾已是露了口風。便不待曹曼雲答應。早就如飛地跑將過去。把車子開了過來。兩人先後跨入車中。並肩坐定。車夫撥動

機關車子便風馳電掣向西進發。過了斜橋總會。馬路也寬了。走路的人也少了。那車子也越發開得快了。只聽得風聲呼呼。只在耳朵兩邊吹過。路旁的房屋也生了腿似的。只管如飛向後倒退而去。眨一眨眼。便已到了北新涇。魚乾定睛一看。只見遠遠地有一座電燈牌樓。紮了幾千盞電燈。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。便指着問那車夫道。那是甚麼地方。車夫答道。是紅玫瑰露天跳舞場。魚乾道。車子就停在跳舞場門口。我們到裏面去休息一下。再回去吧。車夫答應着。魚乾便向那電燈牌樓跟前駛去。到了門前。才殺機停住。只見跳舞場門外。汽車停得密密層層。牌樓上一行電燈字。正是紅玫瑰三字。上面又是一行英文。魚乾伸出手來。扶着曹曼雲下車。欲知跳舞場裏演些甚麼巴戲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 女學生暢談同性愛 俏校長痛扑假郎君

